



天堂在我心

葛羅謝爾／著
梁偉德／譯

領受渴望已久的
真福

真福八端關乎正義、和平與生命。
它不教我們做事的方法，
而是指出一個方向，並拖著我們上路。
真福八端就像吸引金屬的磁石，
以不可名狀的力量把我們推向天主……。

天堂在我心

領受渴望已久的真福

▶ 葛羅謝爾 著
▶ 梁偉德 譯

▶ 光啟出版社 發行

Heaven in Our Hands

Receiving the BLESSINGS We Long for

**BY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
TRANSLATED BY PETER LEUNG**

Copyright : © 1994 by Benedict J. Groeschel, C.F.R.
Chinese copyright : © 2000 by Kuangchi Press, Taipei, Taiwan

天堂在我心

【目錄】

| | | | | | | |
|---------------------------|---------------------|-----------------------|--------------------|-------|-------|----|
| 107 | 81 | 63 | 49 | 27 | 5 | 1 |
| 光照的第一端真福 ——給天主簽了名的空白支票 | 淨化的第三端真福 ——靈魂的食糧 | 淨化的第二端真福 ——因天國而被追逼 | 淨化的第一端真福 ——潔淨之淚 | 寫在心版上 | 蒙福者之路 | 前言 |

127

光照的第二端真福

—次等公民

147

光照的第三端真福

—做天主的工作

171

與天主交融的第一端真福

—神貧的力量

197

與天主交融的第二端真福

—從黑暗中向玻璃窗外望去

前 言

前 言

就和我前一本書《療治原始的創傷》（*Healing the Original Wound*）一樣，這本研討會的結集是應善僕出版社（Servant Publications）的要求與鼓勵，並得到康恩（David Came），海塞（Heidi Hess），特別是莫蘭女士（Pam Moran）的幫助才得以面世，實在衷心感激。這些有關真福八端的文章，原是一九八三年我負責紐約總主教區靈修發展部主任時的講道詞。為了出版，重新訂正修改，因為經過了十年時光，許多問題和例子已不適合。然而，「山中聖訓」是超越時空限制，是永恆不變、歷久而常新的真理。我希望並祈禱每位讀者能在這些篇章中，清晰辨識天主聖神的召喚，而我竭盡所能地將吾主耶穌對門徒的邀請，忠實地呈現出來。

我尤其感激兩位多年好友，杜昆尼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靈修陶成中心創辦人馮剛神父（Fr. Adrian Van Kaam, C.S.Sp.），以及和他一起在匹茨堡創辦主顯會（Epiphany Association）的慕洮博士（Dr. Susan Muto）。慕博士所著的《造就我們的恩賜》（*Blessings that Make Us Be*），給這些研討帶來許多啟發。我誠心推介這書給有意探討真福八端真理的讀者。目前馮神父和慕博士合力完成了另一新作《神聖的指導》（*Divine Guidance*），將真福八端作為導引，指出在不同情況下追隨天主引領的必要。該書集中於真福八端靈修陶成的一面，拙作則以神性恩賜指引下的倫理挑戰為中心。

我還得感謝加爾默羅會賓夕尼亞州艾里斯堡（Elysburg）會院的各位修女，尤其是皮庫司修女（Sister Angela Pikus）及葛波修女（Sister Josephine Koepfel），她們供給我聖十字德蘭本篤（St. Teresa Benedicta of the Cross）的生平（註），感謝雅當斯修女（Sister Boniface Adams, S.S.F.）給我提供有關狄尼爾姆姆（Mother Henriette Delille）的資料，又感謝歐日妮雅姆姆（Mother Eugenia, F.H.M.）給我有關她對維廉士姆姆（Mother Theodore Williams）的私人回憶。感謝華爾許修女（Sister Catherine Walsh, S.C.）和鄧伍迪（Dunwoodie）聖若瑟修院的若望林區（John Lynch）供給我研究資料。我也感激聖三退省院的墨菲（Catherine Murphy）為我謄打全文。

真福八端關乎正義與公義、和平與寬恕、哀悼與饑渴。身為司鐸卅多年，我遇到過十分誠懇真摯的人，他們從舒服的生活挺身而出，為民權、為和平與正義、為道德和人性尊嚴、為信仰和真理、生命與仁慈而努力。從撰寫書信到參與示威，我遇到許多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他們都覺得應該出於正義為他人的權益挺身說話，不論是天主的權利還是未出生嬰孩的權利。我對這些充滿關愛的人感激萬分。他們是天主聖神的工具，教導我認識真福八端，這是二千年前耶穌基督在加里肋亞宣講的真理，也是世代以來迴響不絕的喜訊。

葛羅謝爾 (Fr. Benedict J. Groschel, C.F.R.)

一九九四年六月廿四日 聖若翰洗者誕辰

註：聖女十字德蘭本篤，原名艾笛思坦(Edith Stein, 1891~1942)，早年跟隨胡塞爾研讀哲學，後入加爾默羅會。本書寫就之時為真福，一九九八年宣聖。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飢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心靈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瑪五 3~10)

蒙福者之路

蒙福者之路

這是有關真福的書。談的是一個人與自己、他人及天主和平相處的生活。由於很少人在有生之年達到真福的境界，所以這書談的是達到蒙福的漫漫長路。我設法將閱讀聖人、默觀者的生活後所得的啟發，以及我自己作神師、本堂神父的經驗來探究這題目。

在類分真正的福樂之前，我們得認清什麼不是真正的福樂。我們都珍惜使我們快樂的幻覺，例如幻想富貴人家富裕而刺激的生活，或者有權有勢者的輝煌事蹟。然而我們必須拋棄追逐那一瞬即逝，剎那間便褪色萎謝的虛假福樂。現在我們不妨想像一下名流權貴的實際生活景況。

就拿冬季奧運滑雪比賽來說，從高山競賽滑下的感覺是怎樣的？我不是運動好手，無

論如何都不能想像自己有滑雪選手的靈活身手和優美姿態，不過我可以想像金牌運動員所享受的榮譽和富足。

你能否想像這種名利的快樂？即使年少時曾學過滑雪，也很難想像自己有朝一日參與冬季奧林匹克競賽！設想你日復一日地刻苦練習，全身酸痛，極度疲乏，稍作休息後又不停練習，認真地克制自己，以求保持最佳狀態——尤其是義式乳酪蛋糕擺眼前之時。

又或者，想像自己是職業壘球手。我得承認，這並不是我喜歡幻想的一件事。我每次到南布朗士區（South Bronx）的聖堂時，總得經過楊基（Yankee）運動場，我從不去想七萬多觀眾等著我揮棒一擊的時刻是怎樣的。他們也許要等許久才可看到我擊中一球！球迷也許和我不一樣，能夠想像天才球員生活中的嚴刻和報酬：每天的嚴格訓練，豐厚的薪酬以及觀眾的擁護。

名譽並不是單純的福份，有其黑暗面。不斷受到讚美和注意，可以輕易地扭曲一個人的判斷力和自我評估。生活在聚光燈下很快就使人厭倦。性和毒品的誘惑很是強烈，偶一不慎跌陷其中，將成為大災禍。況且名譽有時可能來得快，去得也快。人們心目中的偶像如果有任何差錯，被逮個正著，更是聲名狼藉了。

不能久享的福份

名譽、金錢和權勢是過眼雲煙、瞬息即逝的福份。固然有人三者兼而有之，可是細察這些所謂福樂，可能使我們的繁華夢立時醒過來。

衣衫襤褸到華衣美服

雖然從沒有幻想過自己是運動選手，可是我有時也會想家財萬貫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今日普遍的文化價值觀。電影明星梅蕙施 (Mae West)，一般的靈修書籍很少引用她的話（也許我是唯一引用的人），她說：「我窮過，也富過，到底富比窮好。」（聽說她晚年生活淒慘，但死前領受天主教聖事。）

資本主義社會心態裏深藏著一種觀念：天主以世間的財富來獎賞正直良善的人。這觀念甚至感染到教會人士，有些福傳工作者以「致富的福音」吸引聽眾。我讀過一篇文章，說一個傳教員把裝滿一元紙幣的籃子丟在聽眾面前，強調他相信物質財富是精神遺產的一部分。許多非基督信仰的人也把財富視為神的恩賜。

儘管我們從不曾體會豪華的生活，但總淺嚐過這般滋味。舉例來說，由於航空公司電

腦超額訂位，可能讓你有機會坐到巨型噴射客機的頭等艙。當你舒舒服服地靠在椅子上喝著香檳，其他可憐的乘客卻像沙丁魚般擠在機艙後面。他們抱怨飛機餐千遍一律，淡而無味時，你卻吃著烹調得恰到好處的牛柳。他們坐得腰酸背痛，勉強伸手伸腳換個姿態，你卻舒舒服服地低頭入睡。在這種情形下，誰說世界是公平的？

我的祖母家道並不富裕，但心靈卻十分豐富。她有時會拖著孫子們到紐約市的高級百貨公司逛逛，那裏的服務員對所有顧客一視同仁，都當富豪一般看待。祖母喜歡人對她刻意招待，所以很喜歡這類公司。我有一位在高價商店當店員的朋友，公司訓練他們迎合顧客的心理，使他們不論貧富，願意花三倍錢買在幾丈外的其他店裡可以買到的東西。訣竅就在於讓顧客滿意這種奢華的待遇，而暗自可憐那在街角買東西的人，因為他們祇能買到二等的貨色，得到次等的招待。

為了招待賓客，雇來特別的員工，準備精緻的美食，的確讓人對富人的享受一開眼界。受過訓練的男女侍應捧著各式美食，穿梭來往於餐堂內，不錯，可以讓你假裝富人幾個鐘頭。接著而來的賬單使你立刻嚐到口袋空空如也的滋味。儘管你仍認為短暫的奢華值回每一分錢，你甚至會浩然長歎，若在經濟上無憂無慮是何等美妙的事。

你不妨繼續作美夢，直至想像到有錢生活的另一面。事實上，富有可以是十分可怕的。

很多有錢人向我抱怨金錢給他們帶來的負擔。因為他們可以失去的比較多，所以不斷為投資煩惱，為金融經濟王國是否穩固而發愁。對一向舒服慣的人，人生不可避免的困厄尤其難以抵受。也許，財富帶來的重擔是喪失了生活的好大部分，被重重人造的帷幔，例如有司機駕駛的大房車，佈滿守衛的房舍等所隔絕了。

曾經有位仁兄，由司機開寶士房車來到我辦公室，他讓我知道金錢可以帶來舒適，卻不能帶來快樂。窮人或中產階級也許還沒學得教訓，以為財富會給人快樂。事實並不如此，有了財富，我們也許會像其他有錢人一樣覺得是個負擔。除了少數能夠明智地生活得像普通人一樣，也懂得把時間用在善行上的幸運者之外。小心！饑餓的鯊魚往往埋伏在財富的軌跡之下，找尋易於獲取的獵物。

做老闆

這比想發達來得容易。相信許多人覺得擁有財富比不上擁有權勢。因為這一來，你可以發號施令。豈不快哉？事實並不如此。最近幾年來，我有機會和許多認真工作的主教及修會領袖一同工作。他們被委以重任，卻深深體會到實際上他們能支配的是多麼少。

事實上，責任越輕的人越希望擁有權力。酒店中管理清潔的女工頭，可以像俄國女王

嘉芙蓮 (Catherine the Great) 一般獨裁。因為她只有幾個手下。戲院守門員可以像沙皇一般統治他的領域。在許多大都市中，不少這類人在他的領域內呼風喚雨。

可是在追尋權力的過程中，我們很少想到大權在握有多麼不舒服。大部分人至少在潛意識中對頂頭上司有些反感。有些人簡直忌妒到眼紅。大家可曾發覺屬下總覺得自己做得比上司好。甚至在教會內，主教和長上往往是批評的目標。批評者總認為自己可以把一團糟的情況處理得更圓滑。

一個掌有實權的人曾經這麼描述做主管的困難：「要知道，把那有能力的和肯做的人加起來，再減去那有能力但不肯做的，和那肯做卻沒有能力的人，你實在沒剩下多少人可供使用！」

相信我，負責任並不是件好玩的事。當權者遭遇的困難和痛苦往往超乎權力的滋味。誤解、怨恨、鬧事、貪權、希望得到賞識……凡此種種，都使當教會領導人是頭痛而絕非值得羨慕的事，即使所領導的大部分是虔敬的信徒。

在一切中最大的是愛

若是財富、權勢、名譽不能使人得到快樂，那麼，愛是不是可以使人快樂呢？似乎沒有什麼比美麗的愛情故事更能引發人們的想像力，尤其是以真正的愛、最虔誠的感情克勝一切困難和障礙，把一個人從困境中解救出來的愛情故事更是感人。

一位富裕的朋友有一次問我，窮人的生活到底是怎樣的。我帶他去拜訪住在哈林區最貧窮處的一個小家庭：這對年青夫婦有四個小孩，夫婦二人僅以微薄的收入維持家計，他們住在樓高四層的一個破落的小房間，家具是從舊貨店買回來，或是教會所捐贈的，牆上貼滿了孩子從學校帶回來的「藝術傑作」。他們的生活雖然十分卑微，但孩子都得到愛。一家也和樂融融。我發覺我的朋友面露愁容，以為他為這卑微的家庭感到難過，不禁感喟地說：「很為他們難過吧？」

他立刻回答說：「沒這回事！」我從他的愁容中看出另一種含意。這位朋友雖然有幸得受高等教育，有成功的事業、經濟穩定，可是沒經驗過這物質不豐的小家庭所有的溫暖。他的愁容不是憐憫這小家庭，而是為自己從沒有得到的愛而嘆息。

能夠被愛，即使只被一個人真正地愛著，是世界上最大的快樂。有些人找到這種快樂，

有些人只能想像被毫無保留地愛的最美妙的愛情。即使如此，從沒有人享受到最圓滿的愛。我們都知道，死亡會把你最愛的人帶走，極大的快樂也隨之消失。

一次，我被邀請到哈林區為一位老太太主持葬禮。我認識這個黑人家庭好幾年了，在殯儀館門前碰到她老邁的丈夫蹣跚地走著，當我們一起走近她的靈柩時，他低泣著，無限尊嚴喃喃地說：「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最好的。」

他們是一對真正相愛的夫婦。沒有什麼成就，更談不上財富和權力，但大家分享了豐盛的愛。然而他們的快樂也終歸完結，至少，此世的快樂已完結。幸而他能在信德中瞻望在天堂上無人可奪去的幸福。在以下的章節中，我們試試存想這種不消不滅的福樂。

被愛的限度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有時會將公眾的喝采當作愛。例如對政治人物或電影明星的喝采。有時我們又給某些基督的跟隨者堆上奉承，其實世上唯一能全心愛人的只有基督。

加爾各答的德蕾莎修女是謙遜的模範。她以簡單的言辭說出意義深長的話，又以無數的慈善事業為窮人謀求福利，獲得無以計數的讚美。全世界似乎都愛基督謙遜的門徒教宗

若望廿三世，他盡力做所有人的精神慈父。聖五傷方濟以犧牲及謙和的精神服侍基督；然而卻成為那時代最為人所周的宗教人物。

另一方面，祇有很少聖人享受到被愛、被接受的快樂，反而經常承受最惡毒的攻擊和極大的折磨。他們經驗到被社會遺棄的痛苦：被最親密的同道、親人或修會的兄弟——甚至他親手所創辦的修會——所排斥。

不管怎樣，外在的讚美和愛慕並不是內修歷程的指標。廣受愛戴的教宗若望廿三世在自傳中顯示出，他在自己深深的虛無感中掙扎的痛苦，而這種痛苦更因為強烈敏感的個性而擴大。讀者想從他的《靈心日記》(Journal of a Soul)中找到一個快樂的人，往往驚愕地發現他在不斷的痛悔和正視自己的弱點，唯一的舒暢是信賴天主的仁慈和基督的聖寵。教宗若望廿三世的傳紀可以掃除一般人的錯覺，以為外表神情輕快的人就沒有內心的掙扎和努力。

試想自己置身於這種快樂的景象中：從眩人眼目又極端虛幻的財富、權勢、讚美到溫馨寶貴卻又轉瞬即逝的愛，這一切世上的福樂是你內心渴望的回響嗎？這一生中，你最渴望的是什麼？什麼才會讓你真正地快樂？對我來說，這些福份中最有意義的是愛與被愛。

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即使人間的愛也是短暫的。若我們要追尋平安和完滿，永不落

空、永不消失的快樂，得從其他方面著手。現在，讓我們細看這快樂的唯一泉源。

真實且恆久的快樂——真福

在山中聖訓中，耶穌告訴我們真福八端裡快樂的奧秘。「神貧的人是有福的。」這是怎樣的福樂呢？有些譯文把耶穌的話翻成：「神貧的人是多麼的快樂。」（How happy are the poor in spirit.）我以為這譯文並沒有掌握到訊息的本質。「快樂」一詞在美國韋氏大辭典（Webster's Dictionary）的定義是：「被幸運與財富所鍾」。固然，為人所愛、有財有勢或許是幸運的一部分，可是一個人總不能把天主國建築在這虛浮的基礎上啊！

真福八端談到比快樂更偉大的東西：這神秘之物就是「蒙福」（Blessedness）。這詞語所具有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韋氏辭典將之界定為：「享受天堂的福樂」。有些人覺得這類快樂不難想像，他們對我說：「我曾有過蒙福的經驗，在某一特別時刻中真正覺得在天主面前感到快樂、蒙福，甚至在貧乏之中也是喜樂的。」或者，他們會說：「在哀悼失去親人的一刻，我體驗到天主的平安。」我自己也經驗過這樣的時刻。若你也有過同樣的經驗，就是真正嚐到天堂的福樂了。

反之，你可能經過幾年甚至幾十年，一直在神修生活上掙扎，認真地默想真福八端的道理，仍不能理解上主所說的「蒙福」的意義。因為每天不停掙扎產生的痛苦，使你竭力想像蒙福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而另一方面，在外表上你努力過基督徒的生活。

你可曾有過一點點福份？抑或你仍在探索基督化生活的真正意義？我相信我們大部分人都處於既曾蒙福，又在探索的階段。不管你個人的經驗如何，下面的篇章有助於你專注地從聖經中尋找答案，尤其在基督的言行和教導中找到答案。

在神貧中尋得快樂、得到憐憫、努力過天主子女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意思？真福八端使人預嚐天主美善，是掌握些微的天堂福樂的道路。儘管你無法想像榮譽、金錢、權力或真愛的感受，我希望你能想像做個蒙福者是怎樣的一回事。

新教學者白祈利博士（Dr. William Barclay）寫過許多助益甚大的聖經註解著作。他在談到蒙福或快樂的問題時，指出 blessed 一字在希臘文是 makarios，這字的意思是「充滿福祉」。希臘人稱他們的神為 makarios，生活在想像的「蒙福島」裏，絕對快樂的神。

聖保祿稱天主為「makarios」，那蒙福的（弟前六15）。白祈利形容蒙福者為：「天主的生命居住在他們內的完滿福祉。這些人知道基督在他們內運作，使他們成為締造和平的人，或是能夠堅忍地接受迫害的人。由於他們順服基督的召叫，祂的慈愛得以滲透他們的心，

改變他們，帶給他們世間不能有的福份。你我能否感受這種福份？或在某一段時間內更接近它？

崎嶇成聖路上的助力

儘管我不能想像自己是個滑雪選手，但身為神父，我總該知道作真正基督徒是怎樣的一回事，不是嗎？說句老實話，對於怎樣切實地生活在聖神內，我和別人一樣整腳。也許因為這種生活並非偶一為之的表演，而是沒有止境的挑戰。耶穌召叫我們日日如常地全心去愛。順境如是，逆境中也如是。你以為做個滑雪能手或世界領袖是難事，我卻認為，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是所有志願中最難的一件事呢！

美國人往往自以為在某些事上懂得很多。許多時候，政客或政策制定者為了自己的利益，說服我們以為自己生活在猶太—基督教化的社會中，以聖經為生活基礎。其實我們的生活離開聖經的教導十萬八千里。我們很少聽到基督教化生活的真正意義。因此，到聖堂去的人外表看來似乎比所謂「在罪惡中的人」好，其實只不過妄自以為罷了。

從接受基督為救世者的角度來說，我們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我們還要走一段漫長

的路程才達到真正的聖善。天主接受我們是在基督內成義的人，可是我們外在的行為遠不能顯彰祂的光榮。聖經告訴我們：「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三10）我們必須窮一生之力，以整個心神和靈魂去轉化。

我相信很少人可以大膽地說自己是「完美的基督徒」，是絕對聖善的。我們大多終其一生努力趨向聖善的目標，但不會感覺已經達到聖善的終點。其實這是非常正常的情況。聖善就像沙漠中閃動不定，令枯竭的旅者眩目的綠洲。直到我們終於來到天主座前，狂飲基督傾流的生命之泉，才真正感到滿足。

不過總有些時候，我們會聽說某個人差不多接近理想的聖善，就好像在窮人中堅忍刻苦工作的德蕾莎修女。於是我們不禁會問：「到底，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樣的？」

我們能知道嗎？抑或信仰生活始終是個令人迷惑的問題？在某方面來說，基督化的生活對每個信徒都是宏深奧秘的。但天主是慈父，祂不會任由我們在黑暗中摸索。祂要光照我們，好使我們能回家，和祂永遠在一起。

真正基督徒生活的奧秘，好像洋葱一樣，包著一層比一層深的問題：我要怎樣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我要怎樣才能成為一個較好的基督徒？我要怎樣才能讓基督的心在我內成形？我要怎樣才能認識真正的福樂？

答案在真福八端中。它們是智慧的寶藏，遠非那充塞在自學指南的書架上，努力學習所得的智慧可以比擬的。聖經和別的輔導有極大分別：基督的教訓具有在人心中心燃起火焰的力量。在生命終結之日，這些真理的金粒將帶著拯救的力量，救我們免於喪亡。因為它們不是人的語言，不是聖者的言詞，而是聖經的言詞，是天主的聖言。

杜昆尼靈修陶成中心 (*Institute of Formative Spirituality in Duquesne*) 的創辦人慕洮博士寫了一本非常出色的書，書名《造就我們的恩賜——真福八端研究》 (*Blessings that Make Us Be: Studies of the Beatitudes*)，把真福八端形容為「天主對每一個人的邀請，要我們到達和平與喜樂的境界」。同一中心的馮剛神父形容真福八端具有「形成的力量」。我非常欣賞他們獨特的見解。

他們指出，真福八端並不教我們做事的方法——例如怎樣滑雪、美化房屋、在困境中仍保持快樂或怎樣減肥。真福八端指出一個方向，同時它本身還擁有形成及轉化我們的力量。在不可名狀的神秘情形下，真福八端不單給我們指出方向，更拖著我們上路。就像機場的自動輸送帶一般，真福八端吸引我們，並以聖神的力量帶我們往前走。真福八端就像吸引金屬的磁石，以不可名狀的力量把我們推向天主。

一旦存想和經驗如此有力的真福八端，沒有人能夠不俯首信服天主的大能。一旦體驗

到了，信德便悠然充盈，產生急劇的轉化力量。

真福八端是象徵性的指標。同時又深刻地改變我們，領我們趨向心中的天主國。沒有這種力量，想做好基督徒是白費氣力的。我們都親眼見過這種情況……或者自己就經歷過。大家可曾見過一些真誠的人，因為受了誤導，結果變成「塑膠製的耶穌像」，只是虛有其表，內裡卻空空洞洞？可憐浪費了精力而徒勞無功，像把水倒在一個沒有栓塞的水盆。

真正以基督徒的身分生活，並不像穿上一件外衣，把正義套在身上那樣簡單，也不是可以藉自己的努力達致的理想。基督的一生是震撼的、巨大無比的內在力量，使我們內心深處沸騰，從而作出非此無法作出的事，蒙福的事。

這聖寵幫助我們逐漸克服罪惡、誘惑、軟弱——我們終生要努力抗拒的種種困難與缺失。這種神恩力量在我們心中運作，好似外科醫生準確的運用手術刀般，使我們超越人性的局限，得以一瞥天堂的景象。

偉大的石雕面容

這一切是否有點抽象？現在且讓我述說基督轉化人心的力量，我要講的是新英倫作家

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所描寫的故事。霍桑的作品往往流露出他加爾文派的教養。可是因著女兒玫瑰霍桑姆姆 (Mother Rose Hawthorne Lathrop)，他和天主教扯上了意想不到的關係。他的女兒皈依天主教，是個令人難忘的神修形象，是道明會「癌症病人之僕」女修會的會祖。

霍桑故事中的主人翁是個小男孩，名叫愛尼斯 (Ernest)，生長在海邊懸崖下的一個小村莊裏。每天夕陽西下，長長的日影投在這崖石上時，產生了一個人臉的形像——平靜、溫柔、神秘、精緻。當地的人有一個傳說：有一天，面容顯現在這崖上的那個人，會來探訪這小村。

愛尼斯一生觀察揣摩這張石像的臉容。耐心地期待傳說實現的一天。每逢商船開進港口，他總要跑去看看，希望找到這面貌平和的人。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愛尼斯年老、失望地去世，因為那平靜的臉容始終沒有出現。

可是當人們把他的屍體放入棺木時，大家都不覺驚奇地叫起來：「這不就是石像那張平靜、溫柔、神秘的臉容嗎？」由於愛尼斯一生揣摩這石像，不知不覺地受了轉化，他的欲望改變了他，使他成了自己所追尋的目標。

真福八端有著同樣的力量。你是否希望得到它所許下的福樂？受安慰並得到滿足、得

享憐憫、成為天主的子女、承受天國、得見天主。真福八端是天主的言語，你若一生誠懇地揣摩它們，它們將會改變你，就像愛尼斯被石像的臉容改變一樣。

霍桑能在世上看到這美麗的臉容。我在夏威夷市府大廈看到的一個石像也可能象徵那石像的容顏。這石像的臉容被痲瘋侵蝕得斑駁、扭曲、浮腫，可是它有著震人心絃的光彩。這是一張充滿神恩聖寵的臉，是達米安神父（Fr. Damien of Molokai）的塑像。達米安神父離鄉背井，來到這南太平洋的小島，為追尋受難、復活的基督而忘我地傳揚福音。他沒有在富貴的王宮或有權勢的衙門，而是在窮苦的、被社會捨棄的人之中尋找他的基督。

達米安神父終生為夏威夷的痲瘋病人服務。他自願在痲瘋病人被放逐的小島上度過餘年。後來神父自己也染上了痲瘋病，在他所愛和卑下地服侍的人中去世。

幾年前我到遠東開會時路經火奴魯魯，在停留期間參觀了達米安神父的塑像以及他領神品的主教座堂，然後乘飛機離去。起飛時，機師宣佈說：「各位先生女士，若各位往右看，可以見到摩洛佳島（Molokai）和狹長的海灘，那是以前痲瘋病人的居留地。達米安神父一生工作的所在。」

從雲端望去，我們看到高聳黑色的懸崖和小小的海灘。遠望有如天堂般美麗。事實上，在達米安神父的愛心灌溉，以及方濟會修女們和其他義工的協助下，摩洛佳的確是飽受惡

疾折磨者的人間天堂。

在飛往西薩摩亞群島（Western Samoa）的亞比亞（Apia）進行第一次退省時，我一直在想達米安神父。當我抵達亞比亞這個港口城市時，竟大大出我意外地發現，另一位我崇拜的英雄也死在一個美麗的太平洋小島上。他是小說家羅拔·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他的小說《被擄者》（*Kidnapped*）及《黑箭》（*The Black Arrow*），我在孩提時看得入迷。史蒂文生葬在亞比亞，靠近山頂的加爾默羅女修院墳場內。當地土著在他去世時，一夜之間掘開濃密的森林，建成他的墓地。這山徑叫「慈愛之心的小徑」（*The Way of the Loving Heart*）。

我默想來自蘇格蘭的長老會信徒和比利時天主教神父的神秘相似之處。他們都同樣死在荒遠的海島上，圍繞在他們身旁的，是他們所愛的土著居民。二人又都深深地被他們所服侍的人景仰。

然後，我想起他們的生命曾在一個特殊的情況下有過交集：一位在火奴魯魯的教士傳出流言，說達米安神父犯了不真的罪。這當然全屬無稽之談。

誣告達米安神父有不可告人的罪，可說是非常大的諷刺，因為達米安神父是我所知唯一公開辦告解的人。由於摩洛佳島是個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地方，所以達米安神父必須乘小

船到聽告解的神父的汽船旁。為了怕傳染給別人，神父不能登上汽船，祇能大聲告罪。達米安神父的一生是本翻開的書。

史蒂文生從沒見過達米安神父，可是聽過他的工作。他一聽到這種誣告，立刻挺身為神父辯護。他寫了一封公開信，駁斥該名散播謠言的教士（這篇帶有強烈諷刺意味的傑作，是我讀英國文學時，老師指定閱讀的典範文章）。

聖善的達米安神父多麼有福！我曾看過他去世時躺在床上的照片。（當時是方濟會修女和另一些神父，以及他忠心的助手伊拉特頓在服侍他〔Ira Dutton，又以若瑟兄弟見稱〕。）達米安神父的臉和身體已被病菌侵蝕得變了形，他兩手完全殘廢，可是面露和平、溫柔、福樂的神色。就像山崖上石像的臉容。

由於天主的聖寵，達米安神父所服侍的、被人遺棄的痲瘋病人，幫助他變成了他所渴求的——基督的臉容。這位仁慈而受迫害的人，儘管脾氣猛烈，學到了寬仁、謙遜。藉著天主的聖寵，他給生活在人間地獄般的島民帶來和平與愛。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夏威夷和比利時的人正感到極大的喜樂，因為教會推崇達米安神父為摩洛佳島受苦的人所作的一切，要把他列入真福。

白祈利博士如此表達真福八端：「啊！蒙福的是有憐憫心的人，因為他們將得到憐憫。」

啊！蒙福的是締造和平的人，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啊！蒙福的是那為義而受迫害的人，因為他們將得飽飫。」

你能否誠心想望自己像達米安神父或其他英勇的人那樣，讓真福八端模鑄你的靈魂？它的許諾是光榮的，但代價是高昂的。願天主聖神指引你學習真福八端，好使你更明白這神聖的福澤。願我們這些只模糊地了解它的人，漸漸更認識這種福澤，充滿這種福澤。當別人看到我們時，願他們也能在我們身上看到耶穌基督的臉容。



天主聖神，自我領洗以後，祢已和我在一起，可是我很少把祢的臨在放在心裏。但若我容許祢在我內施為時，祢會在我一生中所有經歷上，模鑄我，光照我。祢不會強迫我，祢以真光指引我，而不是以鎖鍊束縛我。祢以救世主的言詞，耶穌的聖言呼召我的心。祢藉一切

奧秘的言詞堅固我，成就我。有如創造者天主的聖言構成活生的大地。啊！神聖而奧妙的聖神！我是這麼軟弱、盲目、貧乏又常常自我衝突的，請祢在我身上噓氣吧！好讓我得獲更新。以祢的恩寵撫治我，使我得以成全。光照我，使我得見我盲目不見的一切。提挈我，使我在祢規誠的正途上行走。阿們！

寫在心版上

寫在心版上

買新房子時首先要注意的是什麼？每一個房屋仲介商都會告訴你：地點！地點！地點！聖經也是如此，我們不能把真福八端和全部的天主聖言分開來看。我們不可斷章取義。讓我們查考這些承許讓我們掌握天堂景象的一點點寶貴的金粒，看看主要的問題所在。

瑪竇福音把真福八端放在「山中聖訓」（瑪五、七）的開頭。我當修生時，才知道耶穌可能從來沒有宣講過這篇道理，或者即使他說過，可能也比瑪竇所寫的短得多，我因此感到非常失望。

根據大部分正統聖經學者的說法，這幾句話似乎是耶穌所給的道德教訓的結集。編成所謂的 *didache*（讀成 *did-a-kay*），字根是 *didactic*（意思是教誨）（事實上，有一本名為《十

《二宗徒訓誨錄》(The Didache)的書，是初期教會道德訓導的撮要)。《新約》中這些特別的文句，顯然是吾主耶穌從死者中復活後若干年結集而成的，然後分為幾組形成了山中聖訓。

在路加福音中，同樣的這些教訓放在「平原聖訓」。內容和山中聖訓十分近似，祇不過不是八端真福，而是四端真福、四端真禍(路六17-26)。

你也許會以為基督當年在聖經中說的話，像今日在法庭那樣，由書記以速記寫下，或用機器錄下來。又或者由門徒用錄音機發明以前的原始機器收錄下來。其實把四部福音比較一下，就會發現這些假設是不實的。許多時，就像真福八端那樣，同樣的教導可以在不同的方式下提示出來。

根據學者們的論斷，在某些情況下，福音的確把耶穌的每一句話都準確地記下來。他們稱這些為 *psissima verba* (就是那一個字)。可是山中聖訓並不是一字一字傳錄下來的，而是吾主道德教訓的綱要。這些是耶穌所要傳達的意思，並非他真的這麼說過。儘管他說話的原本狀態和聖史們所記述的不一樣，但這仍是真實的。

著名聖經學者若望·米亞神父 (Fr. John Meier) 在其著作《瑪竇的洞察》(The Vision of Matthew) 中解釋這個理論。按照米亞神父的說法，真福八端和耶穌說自己有絕對權威的聲

明之間，有非常重要的關連。山中聖訓開宗明義第一句話，指出基督是天主國的預示者。透過這些教訓的結集，耶穌不斷宣稱自己就是在天主的地位上頒佈法律的那一位。

透過真福八端，基督給他的門徒許下真正的福樂。可是事實上，世上是否有真正快樂的人？米亞神父說，只有一個，就是說出這些真福的那一位：基督自己是那真正蒙福的人。

是否真的可以得到這些福樂？

假如這些真福是那樣難以獲致，祇有基督本身才可以滿全，那麼祂為什麼要許下承諾？若是我們中沒有一個人可以絕對神貧、完全寬恕，或締造和平，那麼，真福八端豈不完全沒有意義？

現在，請慢慢細讀一遍山中聖訓，我可以保證你會覺得氣餒。你會說：「就算我長壽百歲，也不能做到這些教導。」

有些新教作家，像路德派學者若亞敬·耶肋米亞（Joachim Jeremias）認為，山中聖訓是完全不可能達致的，它的目的在告訴我們，我們絕不能得救。換句話說，基督把擔子放在我們身上，然後又說：「看，你們是做不來的，因此，你們可以明白得救是怎麼一回

事。「我以為這樣的解釋不能傳達救贖的「佳音」。

耶肋米亞博士指出，福音的喜訊不單是基督的道德訓導，也包括了基督是救世者的宣告。這是極為重要的一點，但我們很容易就忽略了。

耶肋米亞博士說，若基督祇宣講山中聖訓的道理而沒有宣言自己是救世者，那麼我們便真的負起了無法承受的重擔了。可是福音肯定地告訴我們，我們不能拯救自己。甚至藉基督的助佑，我們也不能拯救自己。「唯獨基督是世界的救主。」祂給我們許下祂的聖寵會在我們之內，祂要轉化我們，塑造我們。

試想真福八端所包含的福份：看到天主、得以稱為天主的子女。祂許諾給我們美好的命運，不是神父給我們付洗時的許諾，也不是主教在施行堅振時所重申的福份，而是天主自己在聖經中許下了的。這不正是我們真心期望的福樂嗎？

明顯得很，基督宗教不只是另一個美好的宗教，也不是趨向神的眾多道路之一。山中聖訓，尤其是真福八端，把這意思解釋得很清楚。只要我們考慮到最後的事：死亡和死亡以後的問題，就能夠理解它所提出的挑戰。生命的火焰熄滅以後，永生的曙光便升起。最後，你和我都可以體嘗到這福份。這是真福八端許下的快樂——只在涕泣之谷的另一端。

祇有在來生，天堂才真正屬於我們。我們得在世上的此刻努力求取它。米亞神父說得好：

瑪竇福音不斷對整個教會及個別信徒提出有益的警訊。基督在福音中大力要求，召叫團體或個別信眾脫離這世界的不合理生活方式，也包括了世上許多的偉大宗教。

在瑪竇福音中，基督的道德訊息是毫不妥協的要求，是對我們所有人的一項挑戰。要我們理解「末世的」(eschatological)一詞，在神學上有更深一層意義。「eschatological」的意思是彼岸是真實的。在 eschaton 之後，即在一切世物終結之後」。這是人子帶來的命令，要我們徹底改變；祂來到教會，來到個別信友的生命，要我們完全地改變。

在信仰中，沒有完全易於消化的精神食糧。這正是我們近日不常聽到講解有關真福八端的原因。

一天晚上，我和朋友經過一間咖啡館，門前掛著「cappuccino」的招牌，這是一種以濃郁的意大利咖啡調以熱牛奶的飲品。這咖啡的名字取自嘉布遣修會(Capuchin)，因此我對這種飲料格外有好感。(剛巧我是嘉布遣會的成員之一，多年來穿的就是這香濃咖啡賴以

命名的棕色袍子。)於是一行數人走進咖啡館，沒想到要經過酒吧間才得到了咖啡座。

我走過時，酒吧間不少人都嚇了一跳。我好像在為《坎特伯利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賣廣告似的。其中一名醉醺醺的小伙子抬起頭來說：「喂！神父！我們這裡剛巧有個爭論。你以為瑪竇是不是個討人厭的傢伙？」

這是我從沒有想過在酒吧會聽到的話！我為之愕然。回答說我從沒有認為瑪竇是討厭的。可是我把那人的問題反覆思索，理會到基督的話實在難以實行。然而在困難的背後卻是**承諾**。意譯真福八端大概是這樣的：「神貧的人多麼有福，他們將能進入天國。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多麼有福，他們也能進入天國。」這就是承諾。如果你想認真地在靈修生活上起步，你得首先將真福八端的挑戰與承諾放在心中。

路標

根據慕洮博士的說法，真福八端和神修生活傳統的三個狀態有關，有時這三個時期也被稱為「三階段」。煉淨是最初的一步，大部分人都在這階段中掙扎。第二階段，或稱為光照的階段，這是具有決定作用的轉捩點，此時天主的大能和力量降到基督徒身上。第三

階段稱為結合的階段，此時信徒在神妙的境界中，就像聖人一般，活出這世上所能有的最完滿的聖善。（拙作《靈修通道》（*Spiritual Passages*）在這方面有詳細的解釋。）

這古老的靈修生活教導遠溯至教會初期教父，例如聖額我略（St. Gregory of Nyssa）和聖奧斯定（St. Augustine）。許多人認為聖保祿書信已經反映了這三個階段。誠心追尋天主的人會從這三個階段的教導中，得到靈修生活上極大的幫助。

第一階段：斬除罪惡根源

簡單說來，這一階段包括淨化的不同步驟，或稱「洗滌」。人一旦被新生命召喚而意識到天主的聖寵，或者最少他有了新的熱忱或承擔，他便進入一個淨化的過程，把一切因人性軟弱而引起的過犯，或因明知故犯的罪惡——我稱之為導致死亡、導致哀傷的罪——淨化。

雖然這種淨化過程在人生中永不能完結，但因著聖寵的推動與強化，人會一步一步逐漸趨向天主。隨著時間轉移，信德日漸成熟，遂進入平靜和感恩的狀態，接受一切啟示的奧秘，從此不再需要把它們合理化，或硬把它們放入某一種心態之內，以至信仰的真光被人世的觀念所局限。

第一階段的最後一步是致力於全心信賴天主，相信且期待在人生的種種情境中，祂要帶領我們以及我們所愛的人得到救贖的恩賜。要知道，非經過以自我為中心的慘痛失敗及努力奮鬥，這勇往直前的第一階段是永遠無法達致的。不經過痛苦，便毫無所獲。不過，對大部分追尋天主的人來說，人生的痛楚和苦難都是他們前進的力量。

多數虔誠追尋天主的人都在這淨化的過程中掙扎。假若他們的無私精神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大抵已接近這段靈修歷程的終點，而真福的追尋才剛好要開始。

第二階段：隧道盡頭的光

在這光照之途中，對基督開放心靈的信徒經驗到天主的真光照透心靈。雖然離成聖的目標還很遠，但他們明顯地將基督之光反射到這個黑暗的世界。他們的愛德與寬恕越益加增。

接近第二階段的終點時，宏深、緊湊，甚至是驅迫的默禱精神，漸漸支配了這充滿聖寵的生命。旁人開始覺得他是聖善的，可是他們卻一次又一次、不由自主地發現，自己沒有恆心且軟弱，甚至因為觀察到自己也無能為力的罪惡而感到失望。所有聖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經過這階段——他們的家人、朋友和親密的同伴都可證明。

在第二階段的終末，信仰者把意識控制之下的自我完全獻給天主，高高興興地降服在

天主面前，為求得聖三，在內在的祈禱中感受聖三強而有力的臨在。然而，正當一切看來是那麼甘飴和得到光照的時候，這美麗的經驗忽然轉入了聖寵消失的黑暗中。超凡的聖女小德蘭（St. Therese of Lisieux）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時，似乎反映出她跌落到難以言傳的黑暗中。

第三階段：與天主結合

於是，這可憐的靈魂端靠信德、望德以及天主的仁愛護持引領。信友沒有一點自我或就感，在黑暗中艱苦前行，慢慢地與天主結合。儘管祇在這第三階段的起點，我們稱這些人為聖人也不為過。這樣的人已買到了無價的明珠。他在黑暗中找到真實的天主，而不是祇找到天主的肖像而已。

我相信祇有極少數特別蒙福的靈魂在生時達到與天主結合的最高境界。我們祇能隱隱約約看到這些偉大的人物，像聖保祿、安提約基雅的依納爵（St. Ignatius of Antioch）、聖奧斯定、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聖佳蘭（St. Clare）、兩位佳琳聖女（St. Catherine of Siena & St. Catherine of Genoa）、聖女大德蘭（St. Teresa）以及聖十字若望（John of the Cross）。

這段通常不為大部分人所知的靈修歷程，實在是人世成就的極峰。在我們一生中，不論何時何地，你都可能遇到這類人，儘管世人通常不認識他們，不過他們的成就比一般真誠的基督徒更大。紐曼樞機（Cardinal John Henry Newman）——他本身在世時可能就是個聖人——認識到這福份的性質，把他們內心的歷程描寫得淋漓盡致：

在世人眼中，真正的基督徒都很相似……就好像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一樣……但他們的心是十分不同的；他們絕不炫耀，像平常人一般過著安靜的普通生活，可是實際上，他們在鍛鍊自己做天堂的聖者。他們盡所能地改變自己，好能肖似天主、服從天主、約束自己並棄絕這個世界；可是，他們是在暗地裡做著，一方面這是天主的要求，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想被人知曉。此外，這兩種人當中多少有些差別，或許多一些世俗思想，或許多一些信仰。他們在普通人的眼光看來沒有多大分別，因為真正的宗教是內心隱密的生活；雖然信仰不能缺少行動，但大多是隱秘的行為、隱秘的愛德、隱秘的祈禱、隱秘的克己、隱秘的努力、隱秘的掙扎、隱秘的勝利……。

儘管我們沒有權利判斷他人，一切判斷歸於天主，可是我們可以確定一點：一個真正的聖人雖然像普通人，但具有特殊的神秘力量，吸引與他同一心智的人，影響與他有點相似的人。這常常變成一種測驗，我們是否與天主的聖者懷有同樣的心思，是否曾受過他的影響。儘管我們很難立刻辨認出天主的聖者，但在一切過去之後，我們就是有辦法分辨出來。當我們回顧過去，或是當他們去世之後，如果我們認識他們，我們可以反問自己，他們對我們產生了什麼作用，曾否吸引了我？影響了我、使我謙遜？或灼熱了我的心？可惜的是，許多時，我們發覺自己一直和他相處，應該可以認出他，卻從來沒有！這對我們實在是那麼深重的自責……一個人越聖善，越不被世俗的人了解。只有那些閃爍信仰火花的人才可能稍稍了解他，而且他越聖善，便越吸引人；至於那些被世物勞役的人，對他的聖善視而不見，只會瞧不起他，討厭他，而他則越加聖善。

心智的指標

真福八端將直接趨向聖善或神聖的生活刻畫出來，直對我們的心智和心靈而發。它可分為三大類，與我上文所說的靈修生活的三個層次：淨化、光照、結合，互為表裏。我沒有照聖經寫下的次序，而是照著慕洮博士所組織的，按著這三個層次來安排這書的內容。當你按自己的神修生活去考察這些真理時，希望你更能接近自己要追尋的福份。

真福八端中有三端和第一步洗滌、淨化階段相關。這些令人難受的話解開了罪惡的束縛，使我們步出淨化的的階段而進入下一步。這三端真福是：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饑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在靈修生活稍有進步之後，像打壘球一般，我們可以進入二壘——光照之途。繼續讀下去，你會奇怪，怎麼這現實好像已發生在自己的生活上，雖然你往往覺得自己甚至還沒

有完成一壘！居中的這三端明顯地擺在眼前，洋溢著天主真光的第二步。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憐憫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最後兩端真福引領我們進入更聖善的境界——和天主契合。這相當玄妙的承諾有助於了解聖人的生平。我們開始有點見到應怎樣和天主結合，以及心、靈應怎樣在結合的福份中成長。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心裏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當我們在蒙福的途徑上前進時，產生一種矛盾的現象。天國顯得明確。天主本身變得是可以看得見的。這現象使詩人寫出了下面的詩句：

啊！世界，不可觸及的世界，我撫觸你，

啊！世界，不可知曉的世界，我認識你，

不可掌握的，我握住你！

真福八端在其他方面也見得矛盾。幾時我們在這心路歷程上前進時，會發覺主耶穌的承諾中顯明的相反之處：貧窮的人是富裕的；哀悼的人是有福的；溫良的人是有權力的；饑餓的人得飽飫；受迫害的人得到祝福。這與現實的世界多麼相反！世界要我們假裝有財有勢。世界要求我們隨波逐流。世界向你保證你會被人無條件地愛，其實並不如此。例如銀行一再保證，你是他們的朋友，無論需要什麼，總會有人親自照顧你，滿足你任何需要。只要試試看向他們尋求經濟援助時，若你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支持，這種關係會維持多久！我看重重路障會立刻樹立起來，對你諸多阻攔了。

電視上賣洗潔劑廣告的笑臉看來多麼真誠，多麼關心你能不能把滿是油污的鍋子洗得閃閃發亮，能不能把廚房地板洗擦得一塵不染，是否把洗手間的細菌殺得片甲不留。不要上當。要記得，他們是產品公司雇來的演員，推銷他們的清潔劑、地蠟。這些固然是你個人的需要，但在這些演員的眼中，你只是市場上的一個抵押品，是沒有臉孔的有錢消費者而已。

你的保險公司，自稱是你的好鄰居，向你保證，決不會忘記為你最大的利益設想，對你的關愛之情看來是那麼真摯誠懇。直到有一天，你遞上索償的申請表時，才發覺不在賠補之列的是什麼。你會發現公司為維持生意，往往把保險經紀善意的面孔反轉過來。

真福八端的訊息恰恰相反，它不是那種騙人的假福樂，不是空泛的承諾。管管重重的好幾句話，有力地說出了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意義，有如初升的旭日，給東窗投入不能三言兩語的陽光。

真福八端與天主聖神

進入了聖寵豐盈的第二階段後，信徒便領悟到真福八端和聖神非常緊密地相互交融。依撒意亞先知書十一章2、3節提到，聖神七恩是預許的救世者的品質，是天主聖神的施為。是天主給予忠信追尋福音的人奧妙的能力，使他們做出他人不能做的事。若一個人要安度忠信的基督徒生活，這些恩寵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追尋基督化生活的人最深沉的現實，就是聖神的恩典。

傑甫遜（John J. Jepsen）的名著《吾主耶穌的山中聖訓》（*The Lord's Sermon on the Mount*）中，引述聖奧斯定把真福八端與特別的超性恩寵連繫在一起。例如他說神貧的人得到豐

盛的敬畏天主之恩。哀慟的人接受聰敏之恩，可以明白哀慟是恩寵——哀慟得以達致喜樂。你可曾有過哀悼變成喜樂的經驗？譬如你為逝去的親人痛哭，涕淚滂沱之際，突然明白救贖的真理。這就是聰敏的恩寵了。幫助你將人生悲哀化為洞見永生的能力。

聖奧斯定認為真福八端的第一端和第八端相同，於是他將聖神七恩和七端真福配合起來，我們可以按他所編排的去默想：

| 聖神七恩 | 真福八端 |
|------|-------------|
| 敬畏 | 神貧 為義受迫害 |
| 孝愛 | 溫良 |
| 聰敏 | 哀慟 |
| 剛毅 | 饑渴慕義 |
| 超見 | 憐憫 |
| 明達 | 心裏潔淨 |
| 上智 | 締造和平 |

聖奧斯定把聖神七恩和真福八端相配合，並不是意味著某一神恩是某一種真福運作的原因。這是聖神的工作。他祇是注意到兩者中有明顯的共通之處罷了。例如，剛毅和饑渴慕義共通，因為二者都在一種渴望中努力，而這種渴望來自真正的美善，而他們都設法去打消對世界和腐朽之物的偏愛，所以饑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

精神生命的法則

講到真福八端的時候為什麼要提到聖神七恩？原因是，不藉著聖神的恩典讓祂「好似兀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出十九4），人不能遷於聖善，甚至不能開始過真福的生活。包括神職人士在內，不少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基督化活動中，如祈禱、善功等，然而並不見得對終極的目標、心路歷程的終點，有什麼線索。有時甚至連什麼是神修歷程也不甚注意。

聖經告訴我們，耶穌廢除了梅瑟的法律，我們遵從靈性生命的法律（羅八2）。可是若問靈性生命的法律從何而來，與什麼有關連，很多人都不會知道。

有人忖測，靈性生命的法律是指山中聖訓或整部福音，又或者是教會神聖傳統的訓導和宗徒的教訓。事實上，這一切來源祇代表外在的、可見的，或文字上的法律。這可見的

法律領我們到基督的法律。可是在教父差不多被遺忘了的教訓中，「靈性生命的法律」是寫在每一個虔誠跟隨基督者的心版上的。

聖保祿宗徒清楚地指出這條法律的真正所在，「因為明顯地，你們就是我們供職所寫的基督的書信：不是用墨水寫的，而是以生活的天主聖神；不是寫在石版上，而是在血肉的心版上」（格後三3）。迦拉達書告訴我們「隨聖神行事」，「就不會在法律權下」（迦五16-18）。

聖金口若望（St. John Chrysostom）在多次講道中談到新的法律就是天主聖神本身。在聖奧斯定的論文∧論精神與文字∨裏（*De Spiritu et Litera*），我們見到少為人知而又非常重要的教理：「天主的法律，除了天主將聖神的臨在傾注入我們的心內，又有什麼其他法律呢？由於祂的臨在，愛注入了我們的心，法律完滿了。」

天主法律的終極所在是信徒的心（或者可以說，在每一個存在體的中心）。這教訓並不普遍，因為它極容易被誤解，以至成為道德主觀主義。然而聖神不會在我的心中寫下了道德律，又在你的心中寫下不同的道德律。我們需要聖經和傳統的「外在」道德教導，好使我們免於混亂。同時，我們必需記取法律是由聖神鑲刻在我們心上的。

窮人的信德

當我搜索枯腸去找出這被遺忘了的教訓的一些實例時，好些我以前認識的老人和窮人在我的腦海中湧現出來，這些可愛的心靈——大多是婦女，她們受教育不多，通常也不和教會的教導有什麼接觸——然而卻有著崇高的德行，並且不斷展示出聖神的恩典。他們遠勝大多數研究過律法、先知、教父和聖師的人。

以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麥太太是個仁慈慷慨的黑人太太，五十多年來一直住在哈林區同一棟公寓裏。年青時，她和丈夫為附近沒有什麼娛樂的孩子們組織了少年壘球隊。有時一些紐約巨人隊隊員會來幫忙，給他們門票或舊體育用具，這些職業球員，孩子們心中的英雄人物，有時甚至來參加當地的活動。

麥太太除了把家事打點得妥妥當當外，更收養了好幾個孩子。她更在各方面照顧整座公寓中的住客。這可愛的婦人似乎有一種奇特的撫慰能力，受創的人只要她在，能和她談話，心情就會好過得多。

丈夫久病去世後，麥太太打算把房子上一層新漆，添一些新家具，在當時約需花費一千二百元，那不是麥太太付得起的。她的好友羅莎是個天主教徒，建議她做個九日敬禮，

一連九天求天主之母。麥太太雖是新教徒，卻接受了建議。

第九天晚上，可愛的老太太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往窗外望去，看到丈夫占美在街上向她的住處五樓喊道：「喂！孩子的媽！號碼！號碼！那些號碼！」醒來後，她記起丈夫生前時常在街角的彩票站投下兩塊錢的賭注，他總是買四、五、六號。麥太太從來不賭博，可是這次卻接受了夢境的提示，派身邊一個小孩到街角的小店去投注。她中了獎，而獎金恰好一千二百元！

麥太太學了一段時間的要理後，我迎她入了教會，這是非常重要的轉捩點，但老太太的生活並沒有明顯的改變。她祇受過極少的正規教育，但一直緊守著基督精神的法律，這法律多年來都寫在她的心版上。

在神修的旅程上你達到哪一點？是否仍在第一步，與罪惡和弱點掙扎？對天主上智安排的信賴是否像缺氧的火焰？痛苦是否有時難以抵受？你是否覺得照明的蠟燭已經熄滅，留下你獨自在黑暗中摸索？

不管你身處於何等樣的境地，儘管向前走吧！天主會引領你走近祂，讓祂以真福八端的恩賜，帶給你生命與力量，讓祂將靈修生命的律法，鑄刻在你的心版上，記住，我們在靈修的路上絕不是獨行俠。



啊！天主聖神！基督親自許諾的中保！請給我祢的七恩，請提升我。我時常被輕視、受挫折、失意；我對人，甚至對所愛的人漠不關心；我被眼前事物所困。啊！真理之神！在路迢難行，在我疲乏、恐懼之時，請以祢兀鷹般的翅膀提攜我，好使我不致令祢派來影響我、幫助我、支持我的人失望。在我旅程的每一階段上，賜我祢的智慧，使我能認識到，祇有祢能使一切事物更新、美好，因而能造福他人，不致是他人的障礙，我自己的負擔。阿們！

淨化的第一端真福

潔淨之淚

哀慟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安慰。

小學五年級時，我得到心目中最崇高的地位：輔祭。堂區給我們每人一套祭衣，讓我們帶回家去，請母親縫上鈕扣，熨個平滑。我喜歡穿上這套有象徵性的服裝，好讓人人都知道我是個輔祭。

我當輔祭的職守在八年級時得到最高的榮譽，我被指派在基督聖體聖血節中負責擎十字架。那天輔祭們都穿上特別的祭衣和白手套。我的堂區採用來自意大利農村的傳統裝飾。聖堂外的小徑鋪了用玫瑰花瓣砌成聖爵形狀的地毯。我還記得那時的校長桃樂烈特修女

(Mother Doloria) 總是提醒我：「當你踏上那花瓣時，小心不要踩亂任何一瓣，不要移動什麼啊！」

所有人都不曉得這回事，連我母親也不曉得。我擎著十字架走著，每一步離開玫瑰花瓣六寸。最少我當時的感覺是這樣；我簡直神魂超拔。當我走到聖堂前門時，聖爵形狀完整無缺，一點也沒有被踩亂。聖堂中其他人都走在兩旁，只有神父和我——由我領頭——有資格走過用玫瑰花砌著聖爵形地毯的中間。

我得承認，那天的一切的確提高了我的自尊心，使我有點飄飄然的感覺。可惜以後一切走下坡。我天真地以為這特別的一天是日後一連串大躍進的開端，誰知不久以後，經驗糾正了我這種想法。

作修生的時候，我為了得到做輔祭的樂趣付出了血、汗和淚水的代價。我辛辛苦苦捱了八年考驗和掙扎。若說有誰不是當修生的材料，那人無疑是我。到升神父之日，我懂得太多神父應有的責任，不再敢把別人的奉承當真了。況且我中學時代的老友在我晉鐸首祭之日，說了很多令我深自謙抑的話。

把麥粒麥糠分開

若你回顧童年的歲月，大抵可找出不少和你成長有關的故事。可是另一方面，你得放棄許多東西，因為你已經長大了。如果繼續依戀它，就會變成你的障礙。（我認識一位中年太太，她仍舊保留年青時用過的溜冰鞋，為的是萬一以後再想溜冰時可以用！）

內在生活第一階段的整個過程圍繞在淨化的工作上，把我們心靈上多餘的包袱清理。這似乎是了無止境的工作。當我們第一次被天主的聖寵臨幸，對天主的存在覺醒時，會發現我們神修的路程上有不少廢物，有些就像那中年太太的陳年溜冰鞋，對我們靈性的發展沒有幫助，有些簡直對我們一點好處也沒有。

不管我們在什麼年齡上回應天主的召回，七罪宗和靈魂的病源強力地牽制我們。信心並不能使我們對罪惡的誘惑立時產生免疫作用。即使我們的意向很好，一切誘惑通常會繼續侵犯我們。我們要不斷對抗因本罪和原罪而來的創傷，亦即由於本身所犯的罪，及由於原祖父母失落時所構成的創傷。

簡單的說，每當我們受傷、有病、有需要的時候天主就來拯救我們，因此在我們生命的過程中總會出現巨大的淨化工作。這工作最敏感、最艱鉅的一部分也許就是分割出什麼

是有益的，什麼是有害的。我們每人都有戀戀不捨的東西——我們愛的、需要的、渴望擁有的東西。我們又怎樣分辨什麼是好，什麼是壞？

更難的一點是，我們怎能分辨好的、永遠的、導至永恆的愛，及那美好的、但並不永存的愛？老實說，我們並不能分辨得怎麼清楚。沒有人有足夠的智慧去斷定什麼是現在必須放棄的，什麼是可以稍留一下的，什麼是必須永遠棄如蔽屣的。

我固然不知道自己靈修生活的下一步，更遑論生活的其他部分了。假如有人說他知道自己靈修生活的下一步是什麼，我也不會相信。為什麼？因為靈修生活不是我們可以經營的，靈修生活是天主的作為。祂的聖寵一步一步地引領我們。

當我們首先回應天主的召回——即使我們年青，而且常常祈禱——我們總會有一大堆高貴的或不高貴的欲望。高貴的永遠常存，不高貴的瞬息即逝。我們又怎樣分辨得出？答案很簡單，天主會安排。祂會把麥粒和麥糠篩出。淨化的這兩端真福往往是分別好壞的工具。

痛苦與死亡

我們會問，為什麼因失去親人而哀悼時，我們是有福的？因為天主正為我們騰出一個

空間來給永恆的生命。讓我引述我所能想像到的痛苦而又現實的例子。

試想真正的基督化婚姻這塊瑰寶，它超乎一切互相扶持的伙伴關係。每天以喜樂、熱忱、剛毅的精神共同背負人生的十字架，夫婦並肩同走路歷程。可是不管怎樣忠信、忠心，不管怎樣相互支持，彼此都知道，無窮美好的人世之情，總有一日終結——最少，在今世的生活上是這樣。在他們心中的一角，他們都知道，有一天大家要分手，而那留在世上的要受更大的痛苦。

我們都嚐過失去某些事物的痛苦。哪怕是父母眼見子女成長離家遠去，或是老師要看著心愛的學生們轉學升級，或是你苦心經營的一項美妙設計，因為經費不足不得不終止。我們每個人都得和大部分人告別，然而基督信仰給我們保證，人間最親密的關係、友誼、婚姻都要進入永生。我們將會在天主手上得到……但卻在死亡淨化之後。

幾時我們遭遇到喪親喪友之痛時，一連串痛苦的問題自然塞滿心頭。我是否應該多做一些什麼？我當初是否應該這樣做？我到底是不是個好父（母）？好丈夫（妻子）？我沒有盡心於工作？

答案往往是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然而當我們再沒有機會做得更好一點時，我們哀悼所失去的就產生了一種重要的作用：哀悼在我們心中活動，使我們得到聖神的恩賜——

聰敏。這份恩賜使我們用永恆的目標去評價此生的事物，因此我們不要壓抑生命中重大的損失而導致的悲傷。

許多人，尤其是男人，以為在公開的場合上哭泣哀悼是丟臉的。父母失去了孩子，除了在極接近的親戚或最好的朋友中，很少對任何人流露悲哀的情緒。一個全家都賴以維生的生意倒閉了，當事人總是極度保密。參加葬禮的人往往會強裝笑臉。

若有人表現出同情，往往是以憐憫的口氣歎息說：「可憐的查禮，在他母親的葬禮中哭得昏倒了。」可憐的傢伙，若他不倒下來，那才怪哩！近代人否認痛苦和悲哀的心態，往往表現到了極端，以致將悲哀的喪禮變成慶典。我參加過一些實在令我感到不舒服的葬禮。在儀式中沒有半點給人坐下來，真正哭一哭的機會，傷心的人祇能回家偷偷地哭。要是他們能夠表示出哀傷之情，讓大家來安慰，那該多好！

我們要緊記這一端真福的許諾：哀悼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得到安慰。哀悼是好的，是有建設性的。它淨化我們的靈魂，使我們更能接納天主。聖奧斯定的一生就是從痛苦中得到教訓的好例子。

母子之淚

十五年來，奧斯定沉迷於聲色犬馬及世間的知識，甚至帶了情婦和他們的孩子搬回母親的家。他的種種作為讓母親傷透了心，後來更是公開地背教，參加外教的組織。母親莫尼加一年又一年地為兒子的悔改而祈禱守齋；為兒子背棄基督，靈魂死亡，流盡了傷心的淚，但她絕不放棄哀求天主。

在天主的奇恩特寵之下，奧斯定突然悔改了。在聖安博羅削（St. Ambrose）手中領了洗，正式加入教會。母親成了他最親密的朋友。不久，輪到他為母親哀悼了。在他卅三歲那年，母親莫尼加去世。他覺得像母親這樣聖善地離世，似乎不應該在喪禮中哭泣，結果他陷入心理學上所謂的精神分裂（dissociation）。基本上，他是傷心得連哭也哭不出來。

像當日一般基督徒一樣，奧斯定相信由於有永生的希望，人不應該哀悼哭泣。結果他終於體驗到不同的現實。他寫道：

上主啊！我漸漸地恢復了對祢的僕婢的情感。記起了她和祢交談時是多麼親愛虔敬，和我交談時又是多麼愉悅關懷，如今卻突然被剝奪了一切。我在祢眼前

哭泣，關於她、為了她，關於我自己、為了我自己，我發現自己獲得了慰藉。我再也不抑止我的眼淚了，我任由它直流，讓它成為我心靈的軟枕，在它上安躺。因為是祢聽到我哭聲，而不是那可能誤會我的人聽到它，鄙視它。

上主啊！我在這裏用文字對你表白，別人要怎樣想，任由他好了。若他看到我為了如今已不在人世的母親哭泣——那為了要我能回歸於祢而哭泣多年的母親，並認為這是罪過，希望他不要瞧不起我，如果他是仁慈的，請他向天上的大父為我的罪而哭泣吧！

聖奧斯定在哀悼中獲得祝福。他潔淨心靈的眼淚給他非常深刻的安慰，他形容這種眼淚是「心靈的枕頭」。他表示在真正基督徒的哀悼中充滿著不間斷的、記取救贖的心神。奧斯定悲哀並不是因為他覺得沒有希望。正因為懷著希望才哀悼：因為母親為了要他認識天主，祈禱了三十年。奧斯定為她，也為自己哭泣，為自己在靈性成長上欠缺之處而哀哭。他最要向天主哀求的是，天主繼續潔淨他靈魂上的障礙，好使他能得享天國。

我認為我們多數人為失去所愛的人哀悼得不夠。可還記得以前教友們在追思亡者節上，

多麼認真祈禱？可惜這種認真的態度如今再也不存在了。近代的教會滲透著一種遊戲人間的觀念，以為我們從此世進入來世，是無需計較此生所作所為的。

在這樣的靈性混亂中，我們失去了真正為亡者祈禱哀悼的能力。我們連人生最大的悲哀——死亡，也沒有哭泣過，在承受除了死亡以外的損失——例如喜歡的工作、真實的友誼——時又怎能表示悲哀呢？我們很少會傷心或悲哀，只會忿怒、困惑。如果能好好地哭一場，也許有助於清潔我們靈性上的管道。

聖奧斯定從悲哀中得到教訓，記掛著自己的本份，為母親的永生祈禱。請聽他為母親最後的哀禱：

於此，我心之主，我的光榮，我的生命，我暫時不提我母親的善行，我在喜樂中感謝祢；如今，讓我為她的罪過向祢祈求。求祢因著那祈禱的靈藥——那曾經懸在十字架上、如今坐在祢右邊的基督，俯聽我禱。因為我知道，母親仁慈地對待、並且從心底寬恕那得罪她的人。因此，也請祢寬赦她自領洗以來可能冒犯了祢的罪咎。請寬恕她，不要罰她。

願祢的仁慈超過祢的公義。因為祢是忠信的，祢曾應許，憐憫的人必獲憐憫。啊，上主！我相信祢已俯允了我所求。願我口中的言語不致冒犯祢。因為在我母親死前並不掛慮她的遺體是否好好地收殮，是否用香料塗抹，也不掛慮要選什麼墓碑，是否葬在故鄉。有關這一切，她沒有吩咐弟弟和我應該怎樣做。

她祇要求一事，要我們每天在主之祭台前記得她。她從沒有一天間斷地服侍天主。她知道在祭台上，神聖的犧牲已經奉獻了，因著祂，那處罰我們的諭令已經一筆勾消了。藉著這祭獻，我們的仇敵已被克勝，而因著祂，我們成了勝利者。對這救贖的聖事，你的僕婢、我母親的靈魂，因信仰的盟契已經得到維繫了。

請不要讓任何事把她從祢的保護中奪去，也不要讓猛獅毒龍用暴力和詭計阻塞她的去路，因為她絕不會在審判之日，回答她什麼沒有欠負，否則她會被狡獪的誣告她的魔鬼反駁。她必會回答，祂已為她賠償了一切罪債。沒有任何人可以償還祂為我們所付的代價。因此，請讓我母親和我的父親一同安息於和平中吧！

這些話是何等動人！何等充滿信德和真正的哀悼。我們從歷史中得知聖奧斯定在失去母親的時候獲得安慰，在哀悼中蒙受福樂。他終於為莫尼加流淚。因為天主安慰了他，他得以安慰不少需要安慰的人。事實上，這位偉大的聖人終其餘生拭乾了無數信徒們的眼淚。

熟知內情

在哀悼之中，我們有時覺得好像墮入了永不能走出的大黑洞。可是哀悼的創傷可以藉信德慢慢治癒。我們必然會因失去親人、朋友、工作——為人生一切美事歸於終結而悲傷。

聖經上記載，耶穌也為朋友拉匝祿的死亡而悲哀。儘管他知道拉匝祿會復活，但這損失是真實的。一個親人受苦、死亡——他稱之為「睡著了」。瑪利亞和瑪爾大雖然也相信人將來要復活，但仍舊為失去了兄弟而悲哀。「耶穌看她（瑪利亞）哭泣，還有同她一起來的猶太人也哭泣，心神感傷，難過起來，遂說：『你們把他安放在那裏？』他們回答說：『主，你來，看罷！』耶穌流淚了。」（若十一 33-35）

我們生命中充滿無數次的小死——親戚朋友的疏離，工作上的失敗，有價值的計劃或目標受阻受困。許多人晚年時心中疤痕累累，創傷滿心，然而每一損傷每一失敗都能給我

們靈修生活上重要的教訓：此生沒有永恆之城，我們要尋求的是來生的永恆。這不是現今世代的人歡迎的訊息，卻是永遠真實的訊息。每一次小死領我們更進一步去明瞭生命的真正意義。

聖奧斯定以這方式將聖神的聰敏之恩和真福八端中的哀悼連貫起來。聰敏幫助我們深刻了解人生的意義。藉這恩寵的幫助，我們會認識自己像天主本身認識我們一樣。

有時候，聰敏以狂風暴雨般的震撼帶給我們訊息，就像在拉匝祿墓前，他的姊妹瑪爾大說的話：「我知道在末日復活時，他必要復活。」（若十一24）有時候，在遭受重大損失之後，祂會在我們耳邊低語：「一切都很好，我在這裏。」聰敏之恩在我們身上運作時，天主聖神給我們重大得沒有任何文字可以涵蓋的教訓——那生與死、時間和永恆的教訓。

生命中重要的教訓之一是有關死亡的意義。生命像一件鑲在刺繡架上準備刺繡的作品，我們在世的歲月構成了這生命的架構。死亡使我們此世朝聖之旅呈現出來，把它變得可以量度，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忍受的。若人永遠不離開此世，該是多麼可怕！可是今日這世代，電視上播出數不盡的偽裝死亡，像墮胎讓無辜的嬰孩死去、像安樂死等，實在把死亡的意義貶損了、輕視了。

今日世人無睹於死亡的尊嚴，當然也就無視於生命的尊嚴了。我們需要天主聖神聰敏

之恩，使我們明白此世旅程的每一刻，都是準備認識天堂的撫慰者的寶貴時刻。

流行的術語「熟知內情」是指有人知道某事的實情，而其他人卻在五里霧中。那善用聰敏之恩的人是真正「熟知內情」的人。天主聖神教我們人生的意義——我們不能從書本或學校中學得的知識。許多在落後地區或目不識丁的人知道什麼是人生——它是會過去的，然而我們所行的善會隨同我們越過死亡的門檻。許多有學問的人卻不能領會，甚至低看這知識。

千萬不要等到死亡來臨之日或失去什麼時才祈求這恩典，這明白事實如其實在的能力。它像其他聖神的恩賜一樣，是一切領過洗及真正過基督化生活的人都可擁有的。

若你有了這恩賜，不要被世俗之念或缺乏靈性的領悟所擾亂，要利用已有的光照切實去做。那過份依戀此世的人不單是無知，簡直是愚笨。願天主篩去我們此生的糠秕，使我們不至迷誤。



啊！睿智的導師！心靈的光照者，求祢繼續教導我，即使我不願

意學習的時候也不要放棄我。因為祢是至善的本身，從祢祇能生出至善。在我悲傷失敗之時，祢教導我。在我看來是黑暗不義的環境中，祢的真光指引我。在我對未來的陰影懷著恐懼，在我害怕有更多悲哀的日子時，我回顧過去在黑暗之中，祢指引我，讓我學到許多。至聖聖神！求祢安慰一切尋求祢的人，一切見不到祢，但卻在黑暗中向祢呼號的人。因為陰影終有一天要消失，而在祢的光明之中我們將得見真光。阿們！

淨化的第二段真福

因天國而被追逼

為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當我想到為義而受迫害這一段真福時，腦海中第一個浮現出來的人物是聖保祿。他常常受到教會內外人士加給痛苦。他被侮辱、謾罵、囚禁、鞭打、投石終於砍頭而死。很清楚，保祿是為了基督的緣故而被迫害的。聖保祿對這一切考驗有什麼反應？他為自己的軟弱而誇耀：「……遭翻船三次；在海裏度過了一日一夜；又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由同族來的危險、由外邦人來的危險、城中的危險、曠野裏的危險、海洋上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勞碌辛苦，屢不得眠；忍饑受渴，屢不得食；忍受寒冷，赤

身裸體；除了其餘的事以外，還有我每日的繁務，對眾教會的掛慮。」（格後十一 25 ~ 28）

保祿以受苦來達致他想得到的效果：那就是淨化他的靈魂，好能接近天主。也許，正

因著他特有的痛苦，他成了我們之中最蒙福的人。

保祿不但讓個人所受的痛苦堅固他的精神生命，更藉他的痛苦鼓勵年青一輩的信徒。

試看保祿對弟茂德怎樣描述他的痛苦：「至於你，你卻追隨了我的教訓、我度日的態度、志向、信心、堅忍、愛心、容忍、我受的迫害和苦難，即我在安提約基雅、依科尼雍、呂斯特辣所遭遇的事；那時我受了何等的迫害，主卻從一切迫害中救出了我。凡是願意在基督耶穌內熱心生活的人，都必要遭受迫害。」（弟後三 10 ~ 12）

最後，保祿繼續說到他必然獲得的賞賜：「因為我已被奠祭，我離世的時期已經近了。這場好仗，我已打完；這場賽跑，我已跑到終點；這信仰，我已保持了。從今以後，正義的冠冕已為我預備下了，就是主，正義的審判者，到那一日必要賞給我的；不但賞給我，而且也賞給一切愛慕祂顯現的人。」（弟後四 6 ~ 8）

第八端真福表達出同樣的真理：那為正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在瑪竇福音中基督為了鼓勵他的門徒，重覆述說這段福音：「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罷！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

曾這樣迫害過他們。」（瑪五11-12）

非鬥獸場式的迫害

我們通常會以為基督徒受迫害已隨著羅馬時代過去了。一想到迫害，我們自然把流血、砍下殉道者的頭顱或把主教投入猛獅之中等事情連在一起。今日，很少人會受到這種痛楚，可是我們都曾受過迫害。迫害一字在拉丁文（*Persequere*）中，意義是「捕獵某人」，我們每個人都曾不時被捕獵逼迫。

你可曾被人尋仇報復，被人騷擾得無法抵受？在這情形下，你就是受迫害的對象了。這種情形可以發生在工作的場所，例如老闆把怒氣發洩在任何碰到他的人身上，也可能發生在愁雲慘霧的家庭糾紛中，或從一位當天心情特別不好的朋友身上爆發出來，甚至在宗教團體中，在那曾許願在基督內相親相愛的人之中。

有時，情形恰恰相反，是我們在迫害他人。我們追獵別人，因為我們懷著私心，覺得別人侵犯我的領域，威脅「我的王國」，我自設的封地。恐懼引發攻擊，於是戰爭升級。

反擊傾向是人性的一部分。由於人類的劣根性，我們內在有著某些東西要喊出復仇的

呼聲，要破壞一些美好的東西。前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öld）在他的經典靈修之作《標記》（*Markings*）中說到，我們每人都有黑暗邪惡的一面，使我們在看到自己利益以外的任何事情遇到挫折時，感到慶幸。

一位著名英國作家被問到：「當你好朋友的作品受到惡劣的批評時，你覺得怎樣？」他相當誠實地回答說：「我的心歡躍有如麋鹿。」嫉妒往往在心底蠕動。你也許不同意這感覺，不想有這感覺；你也許因為它而覺得尷尬，但必須承認它的存在。

由於這內在黑暗邪惡的一面，別人美好的部分可能觸發你對他的迫害。例如有人看到你拿一袋食物到聖堂給窮人，於是諷刺地說：「你這袋東西是幹什麼的？」當你告訴他時，他被激怒了說：「嘿！在扮演好人嗎？我倒真的相信你的確是好心腸的！」

通常，人們不會大聲說出這些話來，可是從他們的神態中，你可以猜出他心裏想的是什麼。他會冷冷地瞅你一眼，暗自喃喃地：「一點點東西就可以減輕你良心的不安嗎？那怕要比幾個罐頭、幾條火腿更多的東西，才可以使你免去煩惱呢！」這類事情是不是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往往就這樣受到譏諷中傷。

許多時，迫害由於固有的偏見——先入為主或沒有事實根據便妄下判斷。我們只要看到某個名字、某個國家、膚色、宗教便下判斷，不去細心觀察實情。又或者，因為某種困

難或弱點，我們就譴責這一群中所有的人。我們常常聽到有人說：「我什麼都可以忍受，就是無法忍受酒鬼！」

耶穌要我們不要判斷，甚至我們以為是事實的也不要判斷。可是，我們不斷犯上這種偏見的毛病。儘管我們的意向可能是無害的，但這樣的態度根本上已構成了某種迫害。我們隨便給人分類，什麼「自由派」、「保守派」、「梵二大公會議前」、「梵二大公會議後」、「急進派」等等都是我們對人對事先下判斷的詞彙。

有人說：「我聽到人喜歡間或舉行拉丁文彌撒就覺得噁心。」又有人說：「我討厭吉他音樂的彌撒，那是『新時代』音樂。」這就是先入為主的偏見！我們都有權利享受一切，只要那不是罪惡的就好。然而許多人早已決定哪些對我們好，哪些對我們不好，或者我們替他們決定。

聽過我演講的人會注意到，我常常穿那件相當破舊、不大光鮮的方濟會會衣，上面有油漬有破損。我為什麼穿這件會衣？第一，它很舒服；第二，我常常出入於紐約的危險地區，會衣可給我比防彈衣更好的保護；會衣又是宗教信仰的重要見證，又可省去一筆服裝費。再者，它是神貧的確鑿表現。

可是我也會因會衣而受到迫害，有人受不了修道人穿會衣，有人受不了修道人穿會衣

衣。總之，一句話，這是偏見和先入為主的判斷。

記得有次和一些本會初學生穿過公園，到海邊去作早禱，突然遇到一位看來相當富裕的女士。她看到我們一行九人，個個都穿著會衣，臉上擺出一副大為震驚的樣子，睜大眼睛問道：「你們都是真的嗎？」

我回答道：「我當然希望是。」我雖然約束了要還擊的舌頭，但我其實想說：「太太，你戴著假髮，裝了假牙，戴的是人造珍珠鍊子，還塗上化妝品，誰曉得還有什麼其他假的東西。你自己有百分之卅是人工做的，還敢問我們是真是假？」當然我沒有真的這樣說；那是不仁愛的。我感謝天主這些年來讓我能一直穿著會衣，使我遇上這類偏見時有所準備。

我也對人懷著偏頗的思想。一次，我在英國看到一個染了綠色頭髮的少年。覺得十分煩厭。為什麼作父母的不去管管，竟讓他留著一頭這樣的頭髮到處走動，騷擾陌生人？可是我那裡知道他為什麼把頭髮染成綠色？他也許是個演員。又或者，他是另一位奧斯定，正走上皈依的路。他的內心到底怎樣，我是無法知曉的。又或者，他是青春時期的聖保祿宗徒的化身。教會初期的人一定對索斯的掃祿非常有偏見。他是猶太人，隨處殺害基督徒，他的作為出於誠意，對天主的旨意卻充滿誤解。沒有人會知道這位熱心迫害天主教的人，有朝一日竟撰寫了新約的大部分。因此，不要急於下判斷啊！

附帶條件

第八端真福許下在迫害時要得到祝福，有非常明晰的條件。祝福，像三明治中間的一塊肉，必須夾在兩塊麵包中間：為了要得到祝福，我們不單要避免偏見和先入為主的判斷，更要勇於為世界爭取正義。

目前，美國最明顯要爭取的正義是維護生命的權益，可是這卻不受歡迎。不少公務人員，甚至包括政府高階層的人，在一夜之間改變了對墮胎的看法。以往認為是無助的嬰兒，可以在一天之內被視為蝌蚪，在政治策略的壓力下犧牲。

當前的社會氣氛如此，保衛生命的人注定要受到廣泛的攻擊。身為一個間中參與維護生命示威的人，我可以說，從沒有看到任何示威者反擊。往往他們被侮辱咒罵、他們的虔敬被中傷、他們的信仰被褻瀆，但我從沒有看到他們反擊。我知道有時一些搗亂份子會做出暴力的行為，使維護生命運動的人大為失望。可是他們清楚釐定的守則是消極的反抗，不還擊，不反駁。

問問你自己：我可曾受過迫害？為什麼？是不是為正義？是不是為了耶穌基督的緣故？這是個重大的問題。如果我們受苦是因為自己做錯了事，那麼，受苦不外是得到應有的報應。

什麼是正義？今世所謂的正義，不外是反映出天主的真、善、美。正義根源於天主的本體。建於其他任何基礎上的善，要像清晨的霧，太陽的熱力一出，便立刻消失。

聖經告訴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完全正直的，我們往往做出相反天主意旨的事來（參閱羅三）。我們生命中總有某方面需要淨化，於此，我們可以學習接受迫害和補贖來達到淨化的目的。達味王任由史米（Shimei）侮辱就是這原因。他看到也許是天主啟示這人來責備他，因為他犯了罪。（撒下十六5-13）

此外還有一個忍受迫害的原因。正義通常和人權相連，其實是和天主的權利有關。我們的造物主規畫了實踐公義和仁愛的社會，讓人對貧窮和有需要的人關懷愛護。因此，如果想要神修生活增長，你就不該輕易忽略正義，也不敢以不當的做法追尋正義。

幾年前我遇到馬丁·路德·金博士，那天的相遇中，我連一次都沒有聽到他對敵人下判斷。我後來發覺，這是他演說的一貫作風。他是個對人權運動盡心盡力的人，但對反對他的人從不表示譴責或私人的不滿。他根本不是那一類人。

雖然金博士絕不同意敵人的作為，但他可以靜靜地坐在美國南部一間種族隔離的餐室內，任由頑固的異議份子把一盤白糖倒在他頭上。他情願把這種侮辱當成是對他自己而發的，默默地接受個人的凌辱，因為知道自己是為了正義的緣故而工作。新聞界對這不尋常

的迫害行為和他臉上表情的報導——忍耐，但卻極度不表同意——可能比他許多篇有關民權運動的演詞來得更有力。

歷史上多少次，發生過基督徒想以非基督化的方式來實踐基督徒的生活。可是這種非基督徒的方式絕不能結出正義之果。以暴力推進和平、以不義求正義是永遠行不通的。聖經告訴我們，天主之國由那實行正義的人繼承。

敬畏——被遺忘的恩賜

我在前一章中討論到真福八端的哀悼和在迫害中忍受苦痛，是天主用以滌除我們心靈污穢的工具。天主要清除我們內在一切不聖潔及障礙。祂要我們有純如真金的聖潔，使我們得以進入永生。

若我們離世的時候不能達到聖潔，那麼，我們在死後要到淨化的煉獄。那時，我們要為世上的缺失而哀傷和受苦。因此，不管你在什麼情形下受迫害，慶幸吧！因為你的賞報是大的，它要縮短你等候進入天國的時間。

聖奧斯定把第八端真福和神貧結合起來，因為這兩端真福都需要一種被人遺忘了的恩

賜——敬畏天主的恩寵。聖保祿要我們注意不信的害處，勸諫我們不要驕傲，要保持警惕（羅十一 20）。敬畏是人類最高貴的品質，使我們以敬畏的心和天主保持關係。在全能、美善的天主面前肅然起敬。這實在是我們最大的尊嚴。

在猶太教和基督信仰的聖經中，敬畏——以極度虔誠敬畏的心對天主——是必要的道德。被迫害的人為天主的緣故而屹立不動，不存半點褻瀆輕慢之心，或是稍有放棄信仰的念頭。這是殉道及表白信仰上最大的挑戰。不過受迫害也產生敬畏之恩，因著對天主的神聖尊嚴特別警覺，受迫害者的心靈被提升了。

近日有些人對保護環境的意識漸漸提高，這是很好的現象，因為大自然實在是天主的恩賜。這種覺醒應該要發展為重視生命，這是天主給我們的最寶貴恩賜。使我們崇敬天主和祂的法律，接受祂要世人與祂共融的召喚。在適當的時候，這種崇敬要打開我們的心，就像打開殉道者們的心一樣，去接受恩賜，接受敬畏天主的恩賜。

上智之恩，承諾之道

殉道者光榮的事蹟和為義而受迫害的密切關係我們看到了，可是我們又怎樣把這恩賜

應用在我們這批拖著沉重步伐，剛在神修路上開步走的人身上呢？上智之恩是否在起步時、在一切明知故犯的缺失已被清除後，就必需的呢？

不管是掛名的基督徒也好，是熱心的基督徒也好，我們在某些突發的光照經驗之後開始走上淨化的道路。我們一旦聽到了天主的召回，走上靈性的歷程，便意識到內在的衝突。像聖奧斯定一樣，承認自己是「在和自己作戰，反對自己」，這種深沉的自覺帶來痛苦。

衝突解決之後，我們便向天主、向內在的神聖法則投降。我們領悟到自己同時也在和許多人、許多事衝突。許多時，我們被誤解、甚至被至愛至親的人誤解。和平之子曾說過：「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為把平安帶到地上；我來不是為帶平安，而是帶刀劍……是為叫人脫離自己的父親，女兒脫離自己的母親」（瑪十34，35）。隨著時日的消逝，我們要作許多犧牲，要放棄許多我們珍視的東西。

我們甚至會被和我們一起掙扎的同道中人誤解。那在心路歷程上開始上路的人往往是懷敵意批評的人，甚至可以說是走朝聖之途的同道中人的敵人。那是原罪的普遍效果。

在心路歷程的初期，我們要能不時抬頭看看，靠著智慧之恩，隱約地看到天主的承諾，否則我們實在無法繼續前行。因此，教會初期的教父往往視殉道精神是靈修生活的條件。他們不斷提醒信眾，追隨基督會導致殉道。

哀悼與受苦——一位朋友指示出的途徑

雖然事隔多年，可是我清楚記得當天的情形：一位朋友來電告訴我曲克樞機（Cardinal Terence Cooke）病危，即將去世的消息。起初我不相信；稍後我覺得不安起來；後來我很快便理解到，我應該祈禱。

我們這批認識曲樞機的人都陷入了極度悲哀之中。大家都為不久將失去這位可敬可愛的總主教而悲哀；失去這位不斷保衛天主教道德和信仰的領袖；失去這位溫文的、可以和任何人、甚至敵人做朋友的長者；失去一位良友和慈父。我們怎捨得讓他就此離去？

記得在我入院做心臟手術的前一天，有幸和樞機作了一小時的長談。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在世最後一次見面。這段寶貴的短暫時刻在我走向天主的旅程中投下了璀璨的光輝。明顯地，血友病已侵蝕了他衰弱的身體。他必需整天臥床。他憔悴消瘦，顯然在痛楚之中，可是死亡的解脫要在一個多月之後才出現。在這次談話中，我發現了難以置信的事，我的朋友的心境是完全、絕對的平靜。

耶穌說在暗中做的事有一天要在白日中顯出來（路八17），樞機逝世後，這情景生動地躍於眼前。我們看到這位簡樸的人不是被千百人、千萬人，而是被萬萬人所深愛著。為

什麼？因為他關顧所遇到的每一個人的需要和情感。樞機做任何事都絲毫不苟、鉅細靡遺，沒有一個人覺得被忽視、被遺漏。

曲樞機是偉大的愛人。他從不會在離開聖堂前不和每個人打聲招呼。記得有一次，他撐著傘，在傾盆大雨中站在聖堂門外，與每一位來參與慶祝祈斯神父（Fr. Solanus Casey）晉鐸七十五週年彌撒的教友握手。樞機堅持要和每一個人打招呼。儘管不久前訪問非洲傳教站時感染瘧疾，又要和多年來物理治療的副作用對抗。當天他覺得不大舒服，但還是對每一位前來的教友笑容滿面。甚至還耐心地聽一位老太太談話。接受了她遞給他的賽馬投注預測，說那是聖母告訴她的，若樞機下次投注一萬元，便可贏得足以挽救天主教危機的錢云云。他對她報以溫和的微笑，那是我無論如何不能做到的。

樞機會和老祖母及她們的兒孫一起拍照。我可以大膽地估計，他被親吻的次數比任何樞機都多。在他的葬禮中，人們在主教座堂的周圍排隊，等候幾小時，為的只是瞻仰半分鐘他的遺容。他在世之時花了數不盡的時間招呼人，死後要和他告別的人數以萬計。良善真誠的樞機一生事蹟，在那天清楚地擺在每人的眼前。

樞機給我們樹立了正義的楷模。從少年時代開始，他已盡力做好。他是態度莊重的輔祭，是勤懇的修生，是近乎完美的神父。我在他去世前一個月看到他時，他已把一切交在

天主手中了；他的表現極其安詳平靜，由於他一向關心傳播界對教會的態度，從知道自己將死的那天開始，不讀報，不看電視，不聽廣播。結果他幾乎一點都不曉得外界對他病入膏肓感到悲痛的新聞。

樞機對他生命最後的歲月有什麼感覺？他做了一個我稱為三十日退省的神功。每天他和其他的神父共祭、念日課經，日間不同的人來給他誦讀靈修書籍。他祈禱、工作，為維護生命、傳教和愛爾蘭的和平發出美麗的函札。為教區事務盡力安排，以便交給繼承他的人。他準備死亡的方式不是為自己祈禱，而是把一切痛苦、苦難、尊嚴，作為祈禱獻給天主，為教宗、為教會、為他的教區。

樞機死前受著極大的痛苦，可是以安詳及幽默的態度接受。每個來訪的人都會看到我當年最後一次探訪他時所見的一切：完全接受天主的意旨。一天天被疾病折磨，使他成了盛開的花。他和平、感激的馨香祭獻，完全植根於對天主仁慈的絕對信賴。

他固然以能任紐約總主教為樂，但也享受生命的每一時刻。他喜歡當孤兒院神師，也喜歡當修院監督。不論做什麼職位，他都做得好，每一分鐘都以快樂的心情去做。如果他是在某市中心聖堂中的第三副本堂，藉藉無名地度日，同樣都會喜歡的。

當總主教時的格言是他一生的寫照：「Fiat voluntas tua」，意思是「爾旨承行」。誰會

想到天主經中的這句話在樞機祝聖之日，會是紐約市各大報章上的頭條新聞？誰會想到這個世界大城市，會深深地同聲哀悼這天主謙卑的僕人？誰會想到這位生命繫於一線的人，在極度痛楚中，會用盡全力寫出極為感人的信，為了託付於給他牧靈之職的因由，寫出了他的牧函？

在他生命的最後歲月，血友病的劇痛燒去了他生命中的糠秕，留下晶瑩的麥粒，天主要把這珍貴的麥粒收入祂的倉庫中。他的奉獻是經過謙遜簡樸淨化了的。一點都沒有誇張，沒有虛飾。身為主教而保持謙下不容易，更遑論身為樞機了。當世上的要人來訪或來信問候時，要保持單純平靜是多麼困難，可是樞機一生都是這樣，他也堅持這方式直到生命的盡頭。

哀悼與哭泣的人是有福的，為此我們哀悼，我們哭泣，無數淚水為樞機去世而流下，這些流淚的人不單是他的親近朋友。我看到一位紐約市的顯要給他的信，他不單不是天主教徒，而且在樞機深深關注的許多事情上常常反對他。下面是他給樞機的部分告別信，用的是整齊的書法：

得悉抱恙，無限憂傷，台端與鄙人雖意見不合，但二十多年來，一直視

台端為友非敵，並視 台端為精神導師。

參加樞機葬禮的不單有他無數的朋友，也有他的敵人，贊成他、反對他的人。這是對努力作基督代表的樞機最大的敬禮。

我雖為失去摯友和精神導師而哀傷，同時也感到安慰，為什麼？因為我相信他已領受了正義的賞報：「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二九）「饑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樞機許多時被批評他的人迫害。

我向樞機告別的那天，樞機和我談到迫害他的人時，最後幾句話是簡短的：「本篤，他們是無心的，他們只是不明白罷了。都是我不好，沒有解釋得清楚。」

我從病房蹣跚地走出來時，淚水滿眶。在那小小的病房中，聽到一段沒有說出的祈禱：「父啊！寬恕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樞機可以全心全意地獻出這禱詞，因為聰敏之恩給他智慧，給他神秘的智識，去等待他光榮的產業。



至聖聖神，求祢讓我欽崇祢的偉大，在奧妙的臨在、在無盡的時日中肅立，但最重要的是讓我的欽崇像孩子恭敬父母一般，讓我對祢的崇敬像夫婦相互之敬，讓我靜靜地走在祢的創造之美當中，看到在高天和大地中祢偉大的指紋。讓我在孩子們的臉上，看到祢的美而深深感動；又讓我在被痛苦刻畫的臉龐上，看到祢的智慧而變得慈愛。啊！聖神！賜我以崇敬之恩，使我在深深的敬畏中，知道祢會超越黑暗與空虛、空洞，使它變成生命，而祢呼喚我，要我在此生成為更可愛的人，及進入來世的永恆。阿們！

淨化的第三端真福

靈魂的食糧

饑渴慕義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得飽飫。

我坐在羅德滋 (Rodrigue) 簡陋的小房子裏，那是他剛從波多尼各移民美國時，社會福利署分配給他的一個單位。我問他為什麼要來紐約， he 說是希望小孩有較好的機會。他的故鄉對窮人沒有什麼醫療照顧。這對一個沒有很多錢，卻患有心臟病的人是個嚴重的問題。為了治病和孩子們的未來，他們一家人收拾了僅有的一些東西，來到紐約。

幾百年前，人們從各地來到美國也為了同樣的理由。中國、英國、愛爾蘭、德國、波蘭、意大利以至其他歐陸國家的人，把能帶走的東西都帶到船上，逃避迫害。有些人只有

隨身的衣物，飄洋到北美洲。捱過幾星期驚濤駭浪之後，這些亡命客經過艾利斯島（Ellis Island）的移民局，他們眼中閃著希望的光，甘願每天工作十多小時祇賺幾分錢，有些人一登岸就立刻工作。為什麼？只為他們的後代有較好的生活。這些勇敢的人挨饑抵餓並不是貪婪而是為了正義。今日我們得享受著美好生活，曾否記得他們當年辛勞和犧牲？

我們也享受到其他無可估價的寶貴遺產，哪怕你的祖先是二千年前、一千年前，或者是一百年前皈依天主的，他們得到信仰的恩典是因為那饑渴慕義的人不斷努力傳揚福音的緣故。我們能認識基督救贖之恩是項奇恩異寵，我們之所以能體會到基督的教導，是因為有人不怕艱難困苦——那和宗徒一般的人，把福音帶到歐洲，帶到亞洲以及世界各地去。

事實上，要不是那為義而辛勞的人，整個世界不外是個可怕的黑森林，毫無希望可言。這類英勇的人物不必遠溯上古去找尋，今日，在我們這個所謂「開明的世代」中無數不同宗教、國籍的人都在這戰爭、恐懼、經濟奴役、不公義的囚禁之中努力奮鬥。幾許英雄人物在大屠殺中致命。像聖十字德蘭本篤、聖國柏（St. Maximilian Kolbe）、瑞典外交家華倫堡（Raoul Wallenberg）、猶太女孩安娜·法蘭克（Anne Frank）以及其他為正義而喪失生命的人，他們的感人事蹟使我們淚下。

雖然「鐵幕」已告除下，但它的惡果，幾十年來使被不義對待的國家仍舊深受影響。

我在撰寫本書時，南美洲、中東、中國、非洲、愛爾蘭、波斯尼亞等大部分無辜的人仍在受貧窮和不義之苦。

他們為什麼要掙扎奮鬥？無他，為的是正義。因為雙方都有懷著善意的狂熱份子，使得他們的苦難變得更為巨大。大部分戰爭的悲劇都是善意的人殺害別的善意的人。只要他們能真正認識對敵的人本身，他們或者連對方的一根指頭也不會動一下了。多荒謬！多痛心！

饑與渴有什麼意義

窮困、流離失所、饑餓在美國固然仍舊存在，但大部分人並沒有長時期挨餓的經驗。不管你有多餓，麥當勞在不遠的街角。甚至你決定整日守齋，家中仍有一個嗡嗡作響的冰箱，如果你渴，總有水可喝。

只要知道解困之道就在附近，任何痛苦都變得易於忍受了。就像我認識的一位女士，她喜歡住在紐約，原因是紐約有戲劇、有芭蕾舞可看，可是她很少去看戲劇也很少去看芭蕾舞。我問她為什麼，她說：「我只要知道它們就在附近就覺得好過了。」另外一個房間裡裝滿食物的冰箱，有著同樣的安慰作用。

第一世紀的以色列人沒有這種安慰。耶穌在對當時直接體嚐饑餓之苦的農民說話。他在納匝肋長大，一定是早上從井中汲水，裝滿皮囊帶回家去。食用水在這氣候乾燥的地方十分寶貴。不幸的旅客在沙漠因渴而死，動物在乾旱的地方因污水中毒而死的比比皆是。

當時的窮人當然了解饑餓的滋味。如果餓得非偷不可時，他們寧願挺而走險，他們的監房裏並沒有什麼食物，讓人排隊去領一盤。除非善心的親戚給他們送食物，否則他們就要餓死獄中。

我們這些生活在富裕環境的人，怎能明白饑餓是怎麼一回事呢？方法之一是放棄肉體上的舒服，創造出一個內在的真空，一個只有天主才填得滿的真空。

要在靈修生活上成長的人必需認識那極度饑渴的痛苦而不抱怨。如果不良的社會風氣使你痛苦，忍受它。如果痛苦是為你所關心的人，就讓這饑渴慕義的心成為深刻的苦楚，刺激你每天不斷為那人祈禱。如果你因敗壞的社會——給孩子們灌輸垃圾和毒素的社會——而苦痛，那麼饑渴慕義吧！只有這樣，天主才拯救我們。

歡宴慶祝

基督向饑渴慕義的人許下，他們將得飽飫。可是在靈性生活上，「飽飫」一詞並不是我們所理解「吃飽食足」的意義。這端真福的實在意義是：「那為正義而焦灼如焚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被填滿、得到完全滿足。」

試想想「填滿」是怎樣的？在感恩節，即使最有節制的基督徒也會去「添飯」，把盤子裝得滿滿的……有些人更再接再勵，多來幾次，然後又為吃得過多而苦惱。

我懷疑聖人們是否那樣克己，不吃餐前的小點。聖五傷方濟死前請一位女士給他做一些糖果。他是少數幾位死前吃甜食的聖人，而他又是個偉大的克苦修身的人。

如果你來自保存故國傳統的移民家庭，即使整年窮得要命，可是過節時，總會開懷大吃大喝。幾年前，我應邀到一個意大利家庭過感恩節。我們吃了一大堆麵食和餐前小點以後，又吃了另一些意大利麵食和肉丸。我們真是吃得應有盡有，暗暗自忖，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沒有火雞的感恩節餐了。可是，讓我大吃一驚的事在後頭！女主人最後端上火雞和其他配料，他們竟吃兩頓大餐！你知道為什麼嗎？那是因為許久以前，意大利的農家挨過饑餓，他們深懂饑餓的苦況，因此，在節日或聖日上，大家乘機大吃大喝，慶祝一番。

要吃到撐得不能再吞下去為止。

我小時候認識許多猶太移民，不論他們多麼窮，在安息日總會點上蠟燭，大吃慶祝一番。作為「外邦人」的孩子們，就會為正統的猶太鄰居把烤箱點著，好讓他們能準備食物，不致做了守安息日不能做的工作。他們將吃得心滿意足。當我們這批黃毛小子在日落時拿到他們賞的小費時，到街角去買糖果，也是吃得心滿意足了。

我們心靈幾時才完全滿足？什麼時候才是填得滿滿的？不要希望今生可以實現，因為我們饑渴的是身後的滿足。若你是少數被選的，為正義而饑渴的人，而你又竟然真的為此而饑渴，抖擻！天主要以其他十字架來祝福你。千萬不要妄以為天主會輕易地讓你一生都充滿感恩節般的豐盛。以我的經驗，追尋天主的人，往往經驗到像四旬期內陰暗的星期二傍晚，餐桌上擺的冷飯殘羹。不過也並不一定是這樣的。

記得曾和一位傳教士深入路易士安那州的湖沼地帶，駛入小石子的泥路，去探訪一個住在小木屋的法國移民後裔的家庭。屋子的牆壁上掛滿了百貨公司在聖誕節後丟掉的什錦裝飾，這裏一幅那裏一塊，沒有一部分配襯得調和。我們走上屋前的小徑，但見路旁排列著塗了顏色的小石塊。屋子裏卻是整齊清潔的。

儘管這對夫婦在物質方面只有那麼一點點，卻對天主滿懷感激。他們說：「神父，我

們真感激能有這一切。」為什麼感激？實在沒有什麼好感激的。他們將得到滿足。

或者你會說這對夫婦太消極，會覺得他們應該爭取自己的權利，即使不為自己，也要為他們的兒女去爭取。可是他們寧願不爭取。他們的子女從他們身上得到力量，能夠到北方去尋找自己認為較好的生活。

他們的子女有的在華盛頓首府作公務員，父母以此自豪，高高興興地向我們展示報章上刊載兒子獲得某項獎狀的圖片。他們的下一代從他們勇敢而謙遜的靈魂得到勇氣去對抗不義，從不仁的世界中走出他們的道路來。他們在碎石路上挖出一塊貧瘠的生存之地。夫婦二人對天主所給的一切滿懷感激，而這一切對我們來說卻不是什麼值得感激的事。他們是蒙福的。

打一場好仗

對那努力使你所活的世界不致成為黑森林的人，你是否感激？在你一生中，你是否願意為維護正義而受苦？你的掙扎可能是外在的，像為民權、為未出生的嬰孩而鬥爭；也可能是內在的掙扎：為了天主的意旨而屈服自己的意志，對祂的權利或你同伴的權利而低首

下心。

不管你的掙扎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天主聖神要給你勇氣，使你超越自己的恐懼。天主應允過，幾時你失去鬥志，祂要用大能帶領你，與你同行。

在我們一生掙扎求義的各種情況裡，真福八端給我們力量，即使在最普通的掙扎中也一樣。例如有時我們受苦，只因為我們生活的所在地。我本人為正義而受苦，是因為住在紐約市人煙稠密，治安不好的地區。一次有人對我說：「你到以色列去朝聖，不覺得可怕嗎？」如果你不怕住在紐約，自然不怕到以色列去了。在某種情形下，以色列可能比紐約安全。我們的會院與地下鐵相隔五個街口，我們通常得經過兩個石碑，那是為紀念被槍擊死的青年而建的。

也許你會因為希望所愛的人、朋友或親戚多認識天主的愛而受苦；也許，你為某人的緣故，獻上自己的痛苦作為祈禱。請繼續努力吧！但在祈禱中，在受苦中，不要希冀立時的效驗。我們遲早要離開世界，而在離開此世以後，我們卻仍會為遠離天主的親人祈禱。

饑渴慕義的人往往看不到自己所渴求的；而世上的傳播媒體並不這樣引導我們。美國的電視節目將長久以來為正義努力的奮鬥，濃縮成三十分鐘或六十分鐘的情節（還要減去不斷的廣告），而在節目中總是好人得勝壞人失敗。兩小時長的電影就要解決龐大的問題。

可是現實生活卻複雜多了。

勇敢的恩賜

偶爾會聽到人說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接見訪客的時候，看來非常嚴肅，顯得深受重任壓迫，而在其他時間，卻表現得十分熱誠。不少朝聖者覺得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令人十分困惑。不要以為報章上的頭條新聞只影響你，要想想在新聞未發表以前，教宗可能早已聽到壞消息了。教宗在最近一次與主教們會談時，以意義深長的詞彙「勇敢」，去歡迎他們。

很少人會像教宗那樣，身負重任。可是我們在謀求正義時，都需要勇氣之恩。勇氣有大小，總之，在我們克服個人生活上的困難時都需要它，但首先，我們必需有足夠的渴望才會要求勇氣。

在英文中，「勇氣」一詞通常意指在特別的危險中有站起來的能力。可是在拉丁語系中，它的意思是針對整個人生的態度——是某種熱誠，最少，在面對一切障礙時有持久的決心。後一解釋比較接近聖神美妙的恩賜，它給我們力量去面對人生最艱困的挑戰。

勇氣是人類自然的本質，藉著聖寵，可以提升為基督化的德行。勇氣又是聖神的恩賜，

使我們——即使不真是勇敢的人，能為了天主之國而忍受一切。勇氣的德行可使勇敢的人良善（勇敢的人不一定是善良的），天主聖神的恩典可使懦弱的人變得勇敢。我們難道不是常常心中懦弱嗎？

英美語文中，「勇氣」和「剛毅」可以相通，可是亞坡士多利神父（Fr. Andrew Apostoli）在他的著作《天主的恩賜——聖神》（*The Gift of God, The Holy Spirit*）中，幫助我們明顯地分辨勇氣和剛毅的意義。剛毅令我們忍耐地接受一切，是在困難中忍耐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勇氣是心智的品質，使人堅定而毫無畏懼地面對困難與危險。事實上，兩者都是聖神的恩賜：在受試探時忍耐接受，在克服危險與疲乏時持久行動。

敢不敢深入探索自己的內心？

你可曾鼓起勇氣探究自己的靈魂？你的情形怎樣，我不知道，至於我自己，當我探究自己的靈魂時，讓我大吃一驚。我發覺它對天主的權利是多麼的漠不關心，它遠遠地離開了祂的治權與威能。理解到這一點，驅使我為了個人的成善，敢於渴求。

當我查看自己雜草叢生的靈魂時，紐曼樞機的講道詞給我不少思考存想的材料。他寫道：

許多受人敬重、有自覺的、虔誠的人，或至少、那被稱為可敬的人、正直的、有目標的人，在外表看來，並不怎樣悅樂天主，只是在取悅自己而不致令天主不快罷了……他們把這世界作為心之所向，並在過於為世物所繫時，以宗教為矯正克制之道。他們認為宗教是消極的東西，是對世界的一種溫和的愛，一種中庸的奢侈、中庸的貪婪、中庸的野心、中庸的自私……你可以從貿易、公眾生活、文學以及一切人類有追逐目標的事物中看到這一點。你可在宗教活動中看到它普遍地發生，主要的目標可藉某一特定的目標而達到，在行動上是虔誠的，而這種虔誠祇是人自己的選擇，不是為了中悅天主。

吾主耶穌宣講的為義而饑渴是指內在的饑渴。祂對外在正義，對那些我們所謂可敬的人不大感興趣。若我們沒有內在的正義，絕不能把正義帶到本身以外的世界。

祇有聖寵能使我們回應這追尋內在正義的召回。祇有藉天主聖神的恩典，我們才可將世界任何事物趨向正義——包括我們自己。我們需要天主聖神推動，甚至拖著疲乏的身體走上正路。

吾主耶穌在祂所到之處都看到不公義，然而祂從沒有發起民權運動，反之，祂的關懷

幾乎完全集中在內在的正義。吾主耶穌知道，祇有每一個人，個別地一次又一次地作出激烈的改變，才可逐漸造成奴隸制度的終局，以及羅馬帝國的衰亡。事實上，我們今天所享的大部分民權，可追溯至希伯來先知及福音的訓導；救贖的喜訊。

基督的教訓主要針對當日的窮人和被遺棄的人。祂把時間用在被剝奪了人權還努力求生存的人，他們在艱困世界中，四處張羅，才可勉強度日。

吾主耶穌本身是個窮人，是膽敢提出抗議的窮人，因此，他被撒杜賽人及法利塞人，猶太社會統治階層的宗教特權份子，以至極端份子或保守份子所迫害，可是掌權者和祂過不去時，窮人通常都能明白祂，接受祂。

除非吾主耶穌在我們有生之日再度來臨，否則，你我都要長埋於這滿是暴力與不義的土地中。若世界因我們這一代的行為變成稍為好一點，我們也不會知曉。

也許，我們真的生活在一個特別不道德、特別危險的世代，無數人悲慘地被欺侮、虐待。說實在的，從報章上刊載的東西來看，沒有什麼新聞令我相信這世紀遠勝穴居時代。現今的世代是大屠殺的世代——一九一六年亞美尼亞大屠殺、一九三〇年代的烏克蘭、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對以色列人的虐殺，以至較近的東甫寨、索馬利亞、波斯尼亞以及南美洲的大屠殺事件等等，簡直數不勝數。

瞥見正義者

因身在這悲慘的世代中，我們怎能得見日夜渴求的正義？然而在歷史上它的確不時隱約地呈現出來。例如在希臘悲劇中，我見到英勇德行的火花。天才的創作，例如荷馬的《伊里亞德》(Iliad)及愛斯奇勒斯的《奧萊斯蒂斯》(Oresteia)，寫的都不是毫無希望的悲慘故事，而是懷著無比勇毅的驚人事蹟。《伊菲基妮亞》(Iphigenia)的故事更是感人。

邁錫尼王阿格曼農(Agamemnon)徵集希臘兵遠征特洛伊(Troy)，可是因為國王曾冒犯女神阿底美斯(Artemis)，所以她不肯施發有助於揚帆出海的順風，他祇有獻出女兒作犧牲才可令她愜意。就像民長紀中，依弗大(Jephthah)的女兒一樣，伊菲基妮亞公主自願就死。國王也死了，他凱旋回國時被妻子和她的情人所殺，後來他的兒女替他報了仇。人世的尊貴和弱點都在二千五百年前的悲劇人物中暴露出來。

舊約聖經中不乏饑渴慕義的例子。雖然和希臘戲劇的故事不一樣，但他們也能求得永生的一瞥。厄里亞先知就是其中的一例。瑪加伯書中，七個青年之死和他們的母親鼓勵他們至死忠信的英勇事蹟又是另一個例子。

我們從為義而致命的人身上看到他們的賞報。聖斯德望在死前高聲喊道：「看！我見

天開了，並見人子站在天主右邊。」（宗七56）他親眼見到了天主應許的復活賞報實現了。儘管是那麼短暫的一剎那，這充滿信心的人掌握了天國進入永生。

看到耶穌顯聖容的門徒也看到了正義的賞報。但耶穌告誡他們「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復活，你們不要將所見的告訴任何人」（瑪十七9）。和耶穌相處多時的門徒也不能明白「從死者中復活」是怎麼一回事，但耶穌願意讓他們瞥見為義而饑渴的人所得的光榮賞報。

當代的殉道者也使我們一窺我們應該渴求的正義的堂奧。聖十字德蘭本篤為集中營的迫害作見證時寫道：「一直到目前為止，我都能愉快地祈禱。」聖國柏鼓勵他的囚友不要憎恨看守他們的獄卒，而是要愛他們，為他們的皈化而祈禱。

基督徒如果能如饑似渴地尋求正義，會在某種神秘的情形下預嚐到天主的美善。若你想在靈修上成長，想要生命有意義，若你希望相遇的十字架和困苦不單為自己，也成為別人的福祉，你必需學習饑渴慕義這端真福的意義。求天主聖神的指引吧！祂必會來幫助你。

耕耘我們周圍的土地

正義感使人不得不為被虐待、被欺負的人吶喊申冤。你是否關心周圍的人的權利？當

你的家人、鄰居、堂區教友在某種情形下，受到不公義的對待——即使是意外地，或因不正確的消息所誤導以致於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時，你是否能平靜地起來，為這受傷害的人仗義執言，即使這些話要你付出代價，你也在所不惜？

假若你出於無心，做了傷害他人的事，你是否願意痛悔？若有人向你指出你的錯誤，你是否能謙遜地承認，「我錯了，我願意改過，我會重新考慮一切」？

你是否關懷你的近人，甚至你不相識的近人的靈修、心理，以至物質的利益？你是否關心別人的痛苦與不幸？不久以前，我察覺某人受到不公的待遇，原因是人家懷疑他是同性戀。我完全不曉得他到底是不是同性戀者，可是基於某些特殊的行為，他受到粗暴不公平的對待。

我同意教會的教導，同性戀行為相反聖經及教會傳統。但其他許多人的性行為也違反教會教導及傳統。以多年的心理學經驗，我同意同性戀的身分在道德和私人方面都是件不幸的事。但迫害這些不幸的人是應該的嗎？絕不！甚至他們對教會的堅定道德立場和傳統表示忿怒，我們也絕不應該迫害他們。

酗酒、吸毒以至嚴重的乖戾敵對情緒，都足以給人帶來不幸和災禍。事實上，忿怒不滿對整個人類的傷害也許比什麼都大。因為這類行為出現最多。可是我們並沒有對這類人

展開迫害的行動，儘管這些行為嚴重、習慣性的違反基督徒的愛德精神。

為了這緣故，我決定為這被懷疑為同性戀的人申冤。我這樣做時招來了人們的非議，甚至懷疑我的判斷力。可是不公平就是不公平，不管受害者是誰。我覺得人們對我的努力連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實在殊不確當。

死刑也是另一個我要為正義而挺身的議題。我以為這是絕對野蠻的行為，是道德上不能容許的，因此死刑的問題深深地困擾我。佛羅利達州的一名囚犯，在犯罪十年後被判死刑的事例就讓我十分不安。十年人事幾番新，他和十年前犯罪時的那個人已經大大不同了，而他死前最後的一句話是：「我對任何人都沒有怨言，願天主降福我們。」只要想想，上訴的過程和法律程序花費的漫長時日，這樣的案件一定不尋常。

我的一位親戚恰巧在佛羅利達州監獄組織中頗有地位。他告訴我，大部分死刑犯在作案當日心情十分惡劣，甚或完全失去理智。因此在不能控制的力量推動下，做出失去理性的事來。即使我親戚所說的只是部分實情，可是萬一法律把一個無辜的人處死又如何？單是為了這可能，已經應該廢除死刑了。

記得曾讀過一篇文章，說到紐約州一名囚犯在服刑多年後獲釋出獄。真正的罪犯在臨死前終於懺悔。這可憐的人無辜地被被關在牢裏大半年。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無辜的人被

判了死刑。

我個人不相信死刑是對付故意殺人者的正當理由。我曾經為無數精神困擾的人和違法的青少年服務，其中有些人變成以犯法為職業，因此我非常清楚成為罪犯的因由。細看他們的背景，大部分人的早年生活都是非常不堪的。因此我深信，除了自衛，在有別的方法可以保存自己或另一無辜者的生命之時，人絕對沒有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利。這在我看來似乎是道德上的唯一例外。

既然我們的立場是反對以死刑對付犯人，那麼更應該反對任何形式的殺戮。例如「安樂死」的立法可能成立時，我們這些相信天主的人應本著那最簡單的前題：毋殺人，挺身反對。

在我寫這些文字時，西方國家在生命及人類生存神聖的問題上深受威脅。本世紀的虐政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毫不理會道德，虐殺了千千萬萬無辜和手無寸鐵的人。今日西方社會正做同樣的事，殘殺無辜的未出生的嬰兒；病重和垂死的老人是下一步的犧牲品。這樣的殘殺何時可了？這問題祇可由那願意饑渴慕義的人來回答。

我承認，這是我個人為義饑渴的幾方面。你可能對這些問題有不同的見解，或因不同的原由而產生了強烈的感受。可是我請求你問自己：到底，是什麼使你雙膝跪下祈禱？你

願不願意為了糾正某些不公義的事而忍受極大的不便？

除非你能夠為正義而祈禱而工作，在你個人範圍內影響他人，你絕不能在神修生活上繼續成長。除非你能夠對正義感到如饑似渴，你絕不能得到滿足。

以哈林區的格局爭取正義

在哈林區有一個我引以為榮並且非常喜愛的團體，那就是相似方濟修女會的瑪利亞至潔之心婢女會（The Franciscan Handmaids of the Most Pure Heart of Mary）。會祖斐奧多·維廉士姆姆（Mother Theodore Williams）生於美國解放黑奴後三年。她的父母大半生是奴隸。

維廉士姆姆在嬰孩時領洗，自幼接受天主教教育，在人們認為黑人不能做某些事的時代，她加入了一個有色人種的方濟女修會。這組織解散後，她加入了主顧奉獻女修會（The Oblate Sisters of Providence），那是個直至今天在美國仍舊非常蓬勃的黑人女修會。日後她創辦了瑪利亞至潔之心婢女會，來到哈林區服務。

民權運動極盛時代的後幾年，在所謂重建時期之後，南方的白人很快便重新掌握政府的控制權，開始通過種族隔離的法案，當時大部分黑人都是新教徒，而大部分解放後的奴

隸領袖都是牧師，黑人天主教友的處境非常艱困，維廉士姆姆需要多大的勇氣才可以在這樣的環境工作，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白人天主教會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幫助。要知道，當年美國天主教徒大部分是歐洲移民，他們除了聖誕景象中三賢士之一，從不曾真正地看過黑人。他們也是經濟不景氣下的受害者，本身並不富有。像其他民族一樣，他們群聚而居，種族觀念很深。他們都是乘同一條船越洋來到美國，上岸後生活在同一謀生的小天地中，為一家的生計筋疲力竭地工作。

為生存而拼命，使天主教徒、猶太人、波蘭人、愛爾蘭人、意大利人之間互生仇隙。不少白種天主教徒對一登岸就被徵入伍，參加南北內戰極為反感。他們根本分不清楚南方北方是什麼，對內戰不知所謂。在紐約市，愛爾蘭人為徵兵而發生暴動，怒吼連聲。這些事實不是從歷史書上得來的，我的兩位曾祖父一入美國國土，就被徵去打內戰。十九世紀結束，這一切反感一轉而為二十世紀的種族歧視。

在這動盪不安的歲月中，不少英雄男女在黑人社區中挺身出來。雖然經濟困境十分嚴重，這些英雄以過人的才智、魄力，在周遭不平等的環境中站立來起。一八八一年，布克·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被任命為阿拉巴馬州圖斯齊居學院（Tuskegee Institute）的院長，這是一所專為黑人而設的學校。父母是奴隸的喬治·華盛頓·卡化（George Washington

Carver) 在這學院中領導農業研究。這些英雄人物是一心傳揚福音的簡樸人物。我最喜歡的人之一是杜魯芙 (Sojourner Truth)，她是奴隸出身，直至一八二七年才被釋放，從此之後開始傳播福音，宣講解放奴隸，提倡婦女權利。

維廉士姆姆是當年另一位克服不義的獨特人物。她應天主的召回，和一群黑人修女和神父，為正義而工作，對抗種族歧視。她的使命始於沙梵那 (Savannah) 教區。主教聽說有關種族分歧的提案，將會規定白人教育黑人為不合法，決定事先訓練黑人教師，設立黑人學校，為黑人子弟服務。修女被邀開創新團體，她接受了這項挑戰。

感謝天主，這法案沒有通過。於是這個原本開創來對抗可能的邪惡的新團體，如今要為自己尋出一個新目標。當紐約總主教邀請維廉士姆姆和她的姊妹在市中的黑人學校任教，在曼哈頓開創第一個黑人堂區聖本篤堂時，修女們找到了新目標。當黑人逐漸移遷到哈林區時，修女們有數之不盡的工作，她們的母校如今仍在哈林區中心。

試想像修女所面臨的種種難以應付的環境。堂區窮得可以，修女整天教學所得也不足維持生活，為了維持修會和繼續它的工作，這些聖母之婢女在下課後為人洗衣服。試想想，在整天辛勤教學之後，回家還要替社區的人洗衣服，無非為了能夠在這社區的學校中，教育他們的孩子！

在極度艱困之中，維廉士姆姆又開展了另一辛勞的愛德工作：經濟大恐慌期間，她為窮人們開設了糧食站。市政府分配給她包心菜和一些別的蔬菜和少許肉類，她用這些材料煮成湯，親自盛給窮人，這是她的特別工作，從不假手於人，即使到了年老力衰，仍不願放棄。一九三一年維廉士姆姆去世，在紀念她的文章中，有一篇這樣寫著：

「修女！請給我一塊夾著肉的麵包。」

這醉漢對來應門的修女一點都不認識，他不曉得她姓甚名誰，更不曉得他來討的一塊麵包要取去她的生命。對哈林區大多數人來說，這些修女不外是天主派來照顧他們的人，可是對於住在西一三一街的修院裏的修女來說，她是她們的會祖。她死於肺炎，由於她本身營養不良，在侍候窮人喝湯時感染肺炎而死。

維廉士姆姆實在是因照顧窮人而死的，可是她並不是那時燃點起正義訊息火炬唯一的修女。另一位和她完全不同的女士是嘉芙蓮·德肋素（Katherine Drexel），她生於美國最富

裕的家庭之一，懷著一股熱忱，致力於專為少數民族傳揚福音。德肋素修女創立了聖體修女會（Sisters of the Blessed Sacrament），和維廉士姆姆的瑪利亞至潔之心婢女會並肩工作。

她為修會安排好，只要她在世一日，修會可從她家得到一大筆錢財。這些錢支持了許多學校、非洲傳教區及美國本地的原住民。也幫助設立了美國唯一的黑人天主教大學——紐奧良的沙勿略大學（Xavier University）。德肋素修女現在已列入真福，她活到九十多歲，遠遠過了醫生對她壽數的估計。她有生之年，修會從她家中得到大筆金錢。這使我懷疑，是否修女努力生存下去。好能親眼看到她承受的遺產落在幫助勸化她心愛的窮人身上。

維廉士姆姆為傳揚福音而努力至死。德肋素修女卻為了傳揚福音而生。她們根本做著同樣的事：饑渴慕義。由於付出這樣的辛勞，我相信她們都看到大博爾山的山峰，得以一瞻來生要顯露的榮光。

我相信她們修會中的英勇份子也仍舊不時得睹這種榮光，但許多時她們看到的是焦乾的大地，饑渴的人。她們走在黑暗中，在黑暗的街道上，看到那成千上萬的青年不能逃過的黑暗，她們不斷看到這些毫無生命的眼神，因著能力所限，感覺無路可行，毫無出路。這些英勇的修女們日以繼夜地生活在這痛苦的現實中。

然而我們可以從維廉士姆姆這樣的人的生命中，見到那追尋正義的人終有一條出路、

一線光輝。維廉士姆姆經驗到被剝奪權利者的饑渴焦灼，她在黑人的社區中受到歧視，因為她是天主教徒；在白人社區中受到歧視，因為她是黑人。每當她走在街上，看到永不能攀登狹窄的梯子走出貧民區的孩子們，她更深刻地體嚐到對正義的饑渴。

一九三一年夏天，維廉士姆姆在酷熱中將要去世，修女們聽到她在低唱著「啊！信友齊來朝拜」。這是七月裏的聖誕，因為這崇高的靈魂要走向天上君王，在祂的寶座前跪下，祂本身就誕生在窮人之中。

一切公義的泉源

誰是第一個真正饑渴慕義的人？是吾主耶穌，是真福八端中所述的蒙福者。他生在極度貧窮之中，甚至沒有資格成為羅馬帝國的公民（事實上，耶穌的門徒中，祇有保祿是羅馬帝國的公民）。

公民犯法被判的死刑是砍首，耶穌沒有公民的權利，他死於最低的奴隸死刑。矛盾地，被釘在十字架上的那人是位蒙福的人。

基督，蒙福者的縮影，充滿了永恆的天主之光，祂領我們到公義的燭火。我們不遵循，

不學習為義饑渴的人是可悲的。我們不為那受苦的人背負十字架是可悲的。若我們看到有人迷失人生的路向，而自己卻從他們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與恐懼中逃避開去是可悲的。當我們看到自己親愛的人被誘惑離棄天主而無動於衷，不傷心流淚是可悲的。

我們若真的為正義而饑而渴，應該相信我們將得飽飫。我們必需相信，藉著我們的痛苦與基督的痛苦結合，補充祂的苦難所欠缺的，在神秘的方式下，我們自己對正義、對天主的國也有很大的貢獻。因為天主給我們這樣保證。



火與真理的聖神，勇敢與剛毅的聖神，若我對自己誠實，我必承認，我實在沒有要求祢給我太多恩賜，我祇希望有足夠的勇氣，去令人仰慕我，我沒有要求接受別人不同意我或輕視我的勇氣。請克服我的缺點和怯懦，以祢豐富以及正義的饑渴哺養我的靈魂，滿足我在此世需要，不是給我以成就，而是讓我在每日生活的環境中渴望追尋祢

的正義。

我不能在真正人羣的實際需要中找到祢，我便完全不可能找到祢。這樣，我將永遠不會滿足。請賜給祢的子民祢的勇敢與剛毅，使我們能在此世中不斷渴求，在來世中暢飲永恆的甘泉。阿們！

光照的第一端真福

給天主簽了名的空白支票

憐憫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受憐憫。

二十五年前，我坐在曼哈頓破落的東區一間狹小簡陋公寓中，那狹小的客廳變成了簡單的供人祈禱的小聖堂。那端詳著我的年老修女是個特出的靜穆描繪對象。她的面容足以引起當代任何偉大攝影家的興趣。它流露出歲月和頑疾的痕跡，然而也散發著內在的和平與靈光，足以懾住任何有悟性的人。她就是瑪利·仁慈修女（Sister Mary Mercy）。

她周圍的東西一點都沒有讓人看出她是有名的傳教修女兼醫生，又是瑪利諾女修會中人人皆知的修女。她在遠東服務多年，在最貧窮的人中行醫。這一段經歷見於她的傳記《她

的名字叫仁慈》(Her name is Mercy)一書中。

仁慈修女晚年與雷珍納修女及艾蓮修女一起成立了默觀祈禱小組，在紐約的貧民區中為廣大的貧苦無告的人祈禱。她們那有著大無畏精神的會祖羅哲斯姆姆(Mother Mary Joseph Rogers)在母院旁設立了一間靜院，作為美國修會的靈性動力。在這小小的租來的寓所中，修女們謙遜地、平靜地過活。可是在過著五光十色生活的鄰居中，人人都知道她們。她們加入聖碧芝堂(St. Bridget's Church)，她們的靈修生活得到堂區神父，尤其得到祈漢神父(Fr. Ed Keehan)的照顧。祈神父樂於作修女們的神師，雖然這是預料之外的職務。

仁慈修女是個現實主義者，是個十足的走遍天涯行醫濟世者。她的眼神令你感到她的思想比表面的交談深刻得多。有時候，我可以肯定她以為我年青時候的熱忱在蠢蠢欲動，有點超出正軌，但她總是仁慈的，就在一霎眼之間，她好心心地給我提示，我已錯失了一些明顯之處。

這位聖善修女的一生，對我有極其深遠的影響。記得有一次和她在一起，使我顯得整個人矮了一大截，使我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深水中涉足。仁慈修女的談話十分平靜簡單，就像她的房間那樣簡潔，我注意到桌子上放著一些錄音帶——隱修士多默·牟敦(Thomas Mer-ton)多年前對初學修士的演講。

我問她：「你聽過這些錄音帶嗎？」

她微笑著說：「我不能聽，我不能聽任何演講，因為這些演講都是那麼複雜。我的祈禱非常簡單，非常簡單。」她看到我摸不著頭腦的樣子，展顏微笑說：「要知道，我是個非常簡單的靈魂。」在我的感覺中，仁慈修女已和明光相接，浸沉在她一生忠誠地追隨的仁慈救世主的神光中。

路上的光

憐憫與仁慈的真福光照靈修生活的第二階段：光照之道。在第一階段中，靈魂被天主聖神的教導和聖寵的引領所淨化，逐漸地，不被犯罪的衝動和自私所支配，隨之而來的是自由與內在的平安，取代了拘束感和衝突。若你覺得仍有一段漫長的路程才能衝出暗晦的清除階段，千萬不要慌亂。天主的仁慈，讓我們多次瞥見神聖的光芒。然後，或許在我們最料想不到的情形下，終於進入靜默祈禱的時刻，並且獲得尋求天國的熱忱；進入一個真光特徵的階段。我相信，在那段讓我「茅塞頓開」的談話時，仁慈修女早已在神聖的光照中生活很久了。

「光」是特殊而有力的象徵，沒有天主所賜的光明，這世界將要在極度黑暗中。只要想像進入最底層的煤礦坑裏，周圍是黑漆的一片，唯一能穿透包圍著你的黑暗，是連在你頭盔上的一盞小燈。

又或者，試想在一個無月的黑夜裏，在鄉郊的路上迷失了方向，星光可能是明亮的，可是你難以看到三呎之遙——除非你看到遠處有一所亮著燈的房子。這獨一無二的微光照著你繼續前行時顯得美麗無比。

復活前夕的場景就是用光作象徵。一枝蠟燭在黑暗的聖堂後面開始點燃，之後點遍全堂教友手中的蠟燭，來參與基督復活禮儀的人，看著燭光發亮，越來越光明，直至驅走黑暗，照透聖堂的每一個角落。我尤其喜歡看不熟悉這禮儀的小孩的反應，他們驚異的眼神，好像在反射復活節蠟燭的火光。

我相信神聖的光在我們的靈修生活上運作，就好像一支蠟燭。天主許諾祂的光照亮我們的途徑，不過通常一次只照亮幾步路。儘管偶然也會像水銀燈一般，照透新出的濃霧，我們總會抱怨，說所得的只像手電筒的光，有著一個可能隨時失靈的電池，尤其在最緊張關頭！可是我們不一定需要探照燈那樣光芒四射的光，才可在靈修生活上前進。天主用最微弱的燭光已能照耀我們的前路。

在光照的途徑上，會聽到天主更直接地對我們的心神說話，例如有時我們覺得特別激動，特別有慈悲的心，這是怎麼回事？天主聖神的聲音在你內裏變得更為清晰——並不是聖神決定在此時此刻特別大聲對你說話，而是所有分散我們注意力的聲音，所有的喧鬧，所有世俗的繁文褥節都變得沉靜了。

你可曾有過這樣的經驗——覺得整整一個小時、一天或更長的一段時間更接近天主、更接近祂的仁慈？即使這時你正和一些一再重複的罪過搏鬥，或正從極度失望中振作起來，你仍感到天主仁慈的臨在以特別的方式眷顧著你。

在這種聖寵降臨的時刻，天主同時也在呼喚你的仁慈。如果你曾有這般經驗，設法加以保留。當你覺得耳中充滿不斷的雜音，心中被種種責任佔據時，回憶你曾聽到的天主仁慈之音。

「請把牛油遞給我」

正如白祈利所說，舊約聖經描述天主最恆常不變的美善是祂的仁慈，希伯來文是 *hesed*。天主是絕對慈悲的。聖詠一三六首特別強調這一點，全章二十六節都有「因為祂的仁慈永

遠常存 (endures forever)。」這一句話的拉丁文是 *Quoniam in eternum misericordia eius*，意思是「因為祂的仁慈永在 (everlasting)」。

我們往往以為神聖的公義是永遠常存的，其實天主的公義總是因其仁慈而緩和下來。要不是天主的仁慈，你和我都沒有得救的希望！

仁慈反映出神聖的另一種特質：忠信。天主在施行仁愛時是忠信的。祂不像我們那樣，在一段時間致力於仁慈的工作後，遇到阻撓就放棄了。這樣的情形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你十多次寬恕別人對你的諷刺或干擾後，便不能抵受，終於發火了，說：「我已受夠了，事情到此為止。」或者你祇是對自己說：「我已忍無可忍，你再也不能向我要求什麼了。」

我們中少部分人在充滿聖寵的一刻，可能幻想自己已有無限的耐心。不過幻想終歸是幻想。如果你認識一些虔誠、仁愛、忍耐的基督徒，不妨試試「遞牛油的實驗」，就可以明白忍耐到底是有限度的。

「遞牛油的實驗」是這樣的：在晚餐桌上，端上烤馬鈴薯、滾燙的玉米或剛出爐的麵包，告訴同桌所有的人（受測者例外），要他們回應受測者一切要求，但他要牛油的時候就不要理會他，假裝從沒聽到似的。在一般情形下，即使最得到光照的人，在第五次要求後就要發火，或者自己伸手去取了。有些比較不耐煩的，問到第三次時就會冒火了。

在日常生活中，仁慈和忍耐的特徵往往是相似的：例外多於常規。天主是不是期望我們永遠仁慈呢？我想不是。這端真福祇是要我們在效法天主之子的忍耐時，要盡心盡力。我們總不能在一夜之間成為聖人吧？努力求進步，多花點精神去諒解自己和別人，多做點仁愛的工夫就是。

我們是否在進步？

白祈利在評論真福八端時，談到古代世界的「不仁」。異教徒有虐殺嬰孩的惡習。有些希臘哲學家建議應該消滅有殘疾或發育不健全的嬰孩。把生病的兒童放進巨甕中讓他們窒息而死，或是餵給野獸。有些地方，甚至包括耶路撒冷，將兒童作為祭邪神的犧牲。迦太基人更是殘忍無道。白祈利嘆道：「古代世界對兒童多麼不仁，多麼殘忍。」

白祈利做夢也想不到，他寫下這段評論還不到二十年，這種殘忍的行為竟在這個所謂基督信仰的西方世界大行其道。社會對未出生嬰兒的不仁，用的是另一名稱：墮胎。

記得我曾在萬般恐懼中，聆聽一位來自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教授演講。他認真地提議，嬰兒出生後四天仍可容許殺掉，所持的理由是，這一來父母有機會為新生兒作全身

檢驗，可以作更好的決定是否願意保留嬰兒。在他心目中，胎兒從母體內到母體外只是個小小的轉變，對父母「選擇的權利」並沒有嚴重的影響。

許多年前，我在日本京都參觀古佛寺，看見一個小東西放在莊嚴的佛像前，走近一看，原來是個全新的洋娃娃。我覺得奇怪，便詢問領我參觀的傳教士。他解釋這是日本的風俗，娃娃是被墮胎兒的父母獻給菩薩的，好使在墓穴下的嬰兒有個玩具可玩。

在京都其他佛寺，我看到更多為這類嬰兒獻的圍兜、涎布等綁在雕像的臂膀上。最低限度，這些佛教徒父母還覺得有點責任感和罪惡感，至少他們還感到自己做了一些需要贖罪的事情。最少，他們對失去的嬰兒還有一點兒愛心。可悲的是，我們的社會卻連這一點也沒有。

到過奧茨維茲（Auschwitz）集中營參觀的人，都會被那一大堆細小的鞋子所觸動，它們都是被希特勒所殺的兒童穿過的。政府不要這些無辜的小孩，他們認為凡是殘缺不全的，就可以置之死地。納粹這種殺害兒童的不仁道行為，令人回想起梅瑟時代的埃及法郎，下令殘殺所有希伯來人的男嬰；也讓人回想起耶穌時代的黑洛德王，為害死耶穌而殘殺所有兩歲以下的男嬰。這些無辜的嬰孩都是殘暴統治者為保障自己權力，不惜一切代價下的犧牲品。

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未出世的嬰孩被認為是可以隨意殺滅的，哪怕這些細小的人兒有著會跳動的心臟和可測的腦波，已有三個星期的生命。那麼下一步是殺害誰？是生有殘疾的兒童？是精神病患？是老人？事實上，在我寫作本書時，「慈悲殺人」（多麼諷刺的名詞）的支持者正要求在法律上作更多的改變。在這關鍵的時刻，誰願意為真正的仁愛大聲疾呼？

仁愛的代價

仁愛不祇是虔誠、溫良的感覺。聖雅各伯宗徒直截了當地說，不是言語上漫不經心的一句話：「你們平安去罷！穿得暖暖的，吃得飽飽的」（雅二16），便可把一個吃不飽、穿不暖的人輕易打發掉。仁愛須要付出代價，絕對需要代價。而你必須準備付出這個代價。

但仁慈也不表示要做個任人欺騙的傻瓜。紐約這類大都市是特別難於施行仁慈的地方，因為有著各式各類的騙子。對那想騙你的人，最仁愛的行為是不要讓他們得手。但一個人又怎樣分得出誰是騙子？怎能認出在街頭托鉢求乞的人，誰是要錢買食，誰是要錢解毒癮的？

事實上，為有心人來說，在紐約生活有個不幸的優點：許多窮困的人是那樣淒涼，實

在不能假扮的。要想幫助一個明顯有需要的人，祇需幾秒鐘的時間。短短一刻停下來，說幾句仁愛的話語，問問他們的情況，給一點點錢，或給他們買點吃的東西解饑止渴。這都要我們付出代價，要我們付出時間或金錢，或者同時付出兩者。

若你懷疑可能有人在利用你的慈心，那麼當機立斷、一了百了，一點都不要讓這事困擾你，下了結論後平安地離去。但寧可受騙也不要忽略愛德。不仁的人永遠不用顧慮是否被騙。因為他們從不幫助任何人；而愚笨的人幫助所有人。以明智的方法行仁愛，大抵會有百分之十二至十五的損失，部份金錢落在騙子手中，或是無法更正確幫助自己的人身。這種情形是難於避免的。

記得一個名叫布朗（Scott Brown）的流浪漢，他是少數我曾見過，真正離開流浪生涯重新過活的人。這位年紀半老，體力仍可以的蘇格蘭漢子操著鄉音對我說：「要知道，這些不能照顧自己的人，一定有些不對勁。」我非常同意。不能照顧自己的人，一定有些不對勁，可是這不一定是他們的過錯，我們得用仁慈的眼光看待那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相信許多人想幫助人，但不知從何著手，也害怕被騙。我認為首先看看你自己有限的資源，包括時間、金錢、善心，決定怎樣利用它們，然後試著這麼做！若你怕受騙，那麼樂觀點。你除了被窮人欺騙以外，也曾被許多人騙，例如政府、大機構、理財公司，甚

至宗教團體。

著名大慈善家伯鐸·基利斯（Peter Grace）是「反對政府浪費」公民組織（Citizens Against Government Waste）的創辦人。這個團體估計聯邦政府每年浪費幾十億元。一再被這些高官欺騙，你得設法忍受。你為政府所受的損失，大抵比為了行愛德而受的損失要多得多。換句話說，害怕受騙並不是避免行愛德的合理原因。

仁愛不單單指施予。一個關懷的行動、一句簡單的激勵語、一個憐憫或寬恕的姿態，都是仁愛。仁愛也不局限於有需要的陌生人：你的朋友、親戚都是仁愛的對象。（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怎樣，但許多時我的朋友需要我對他的愛心，他們也不時告訴我，我也需要他們以仁愛待我。）

我們可以從那裡得到仁愛的對待？天主是無限的泉源。祂答應我們，幾時有需要祂會立刻供應。聖保祿致希伯來人書中寫得清楚：「我們要懷著依恃的心，走近恩寵的寶座，以獲得仁慈，尋到恩寵，作及時的扶助。」（希四 16）

仁慈使我們趨於更美好、更真實、更慷慨、更溫和、更屬神的生活。若你要做出身為天主子女所應有的行為，並獲得祂的仁慈，若你想效法仁慈的基督，你便得在生活上實行仁慈，便得接受能使你有仁慈之心的恩寵。

仁慈的人必獲得天主的憐憫，因為他們深知自己對仁慈的渴望。如果仁慈使你為有需要的人敞開心胸，它一定會讓你知道，你自己也非常需要別人的仁慈對待。記住：天主許諾給需要的人無限豐沛的仁慈之恩。

外柔內剛

聖奧斯定說，仁慈的心推動超見之恩。我們因此明白他人的困難，與他們一同分辨他們靈修上的益處而採取行動。超見之恩使我們能幫助他人在最困難的處境中掙扎，找尋出路；亦能協助他人在嚴重問題上，在痛苦的境況中忍耐。因為仁慈具有超見的幅度，所以我們可以伸出援手，幫助陷於愁苦或迷失於極度混亂當中的人。

聖奧斯定又說，天主聖神的超見之恩光照我們的心智，好使我們為他人服務。許多時，在我也不知該如何自處時，竟能對那需要的人說出有幫助的話語，實在叫我感到訝異。天主創造了人類，要我們互相倚靠，使我們彼此幫助，在我們做不到的時候祂親自來幫助我們。

我認識一些誠心幫助窮人的善心人，他們被靈修上先入為主之見影響，做很差的食物給那些有需要的人。某天我和他們一起工作，結果因食物中毒而病倒！他們不明白，我們

不是要給窮人最差的，卻是要給他們最好的，因為他們是基督的代表，這是祂的教訓。天主聖神的明達之恩讓我們明白，應該把最好的一份給予有需要的人——比我們自己所能做到的還要好的一份。

在《造就我們的恩賜》一書中，慕洮博士總結了超見之恩如何透過仁慈運作，她說：「仁慈和愛鼓勵我們超越一個人外在的缺失，去看他無限價值的所在。仁慈打開我們的心靈，讓我們可以去同情，去與受苦的人一起受苦；去憐憫、去客觀地了解並且幫助他人。仁慈衝破了我們一切防範，解除了我們一切偽裝。仁慈幫助我們在他人有需要或極端失敗時，能設身處地去體會。」

達米安神父就是因為得到了仁慈的恩賜，能夠分擔摩洛佳島痲瘋病人的痛苦。在他知道自己染上了痲瘋病的那個可怕的早晨，因為仁慈，使他說出「我們痲瘋病人」這幾個字來。

在我們的生命中，因為有仁慈之心，才產生出深刻而恆久的友誼。如果你不常對人仁慈寬恕，你永不會有足夠的忍耐忍受一個人，直到你超越表面的交情，培養出深厚的情誼。如果你想加入一個宗教團體、堂區小組、社交俱樂部等等，你最好先祈求天主賜你這福份，求天主在你身上施為。你的仁慈也必須伸展到神父身上，請相信我，神父也和別人一樣需要仁慈的對待，許多時我們自己卻做不到仁慈地對待別人。

如果預備結婚、生兒育女，你最好還是祈求天主給你滿缸滿桶的仁慈之恩。因為你會需要許多恩典，好使你能不斷地寬恕配偶和兒女，原諒他們的短處與缺失。如果你較年長，你需要仁慈的心，去了解和接納那你給了長期照顧卻對你忘恩的人。

仁慈的力量

仁慈抵消人生中許多的「欠債」。仁慈就是慷慨地豁免債權，即使是情緒上及心理上的創傷也不例外。仁慈使我們在空白支票上簽名，甚至還把這張支票交給敵人。正確地實踐仁慈，永不會說「我這樣都可以原諒，就是不能原諒這一點」。

幫助我撰寫本書的莫蘭女士，告訴我下面這個荷蘭基督徒譚本女士（Corrie ten Boom）的真人真事。在納粹佔領荷蘭時期，她和家人因為藏匿猶太人被送到奧茨維茲集中營。譚本非常憎恨獄卒嘲諷的嘴臉，每一回帶她們去淋浴時就嘲笑她們赤裸的身體。他那猙獰的面目永遠烙在她的記憶中。

譚本親眼看著姊姊死在集中營裏，她幸得生還，發誓永不再到德國去。可是許多年後，她受邀前去演講，她的第一個講題是寬恕：將天主的仁慈擴展到曾經傷害你的人身上。讓

她極其驚駭的是，在聽眾中竟有當日虐待她們的獄卒！

這人可能不記得當年他凌辱過的囚犯，可是她永遠忘不了他的面目。然而在這場合中，他看來和以前完全不同；他的臉上流露出的表情，好像有一些戲劇性的轉變發生在他身上。即使如此，譚本絕不想與他打招呼。

結果，她沒有選擇的餘地。演講完畢，這人竟笑咪咪地迎向她，伸出手來：「小姐，非常美妙的演講！聽到你說我們的一切罪過都被拋到海底，是多麼安慰人心的事！」

譚本心中對這個曾經給她無限痛苦的人極度憎恨，但她聽到天主叫她伸出手來。她日後描寫道：

於是，我木然地、機械地，伸手向遞過來的手。就在這一刻，難以置信的事出現了，一道電流從頸項發出，透過手臂，一直傳到互相握著的手裏。治癒的溫暖像洪水泛濫般滲透全身，淚水像決堤般湧出。

「我寬恕你！兄弟！」我喊道：「我全心寬恕你！」

多年積存的憎恨，因天主仁慈的膏油，在頃刻間溶化了。若你曾遭受過可怕的凌辱，

能否伸手去握那折磨你的人的手？

我們再從另一角度去想想對方的痛苦。假若在一九四〇年代，你是個二十歲的德國男子，你會不會服從命令，開機關槍掃射猶太人的母親、女兒或嬰孩？無情地把她們的屍體丟進泥沼中？四十年後，這灰暗的問題仍然駭嚇著施行這恐怖事件者的成年子女。因為他們的父親當年曾有系統地消滅了千千萬萬的無辜者，德國人的下一代默默地背負著罪咎與羞辱的重擔。

這些男女原不知道他們父親當年所做的一切，直到戰爭以後才知道真相。有些人甚至在成年後才發現。有位女士獲悉父親所做的一切後，幾十年來都需要安眠藥才能入睡。另一位男士直至接受一群有著同樣歷史背景的人協助，才能接受他的父親。

由於祖先的罪孽，這些人覺得自己多少也負上了謀殺的罪咎。好像靈魂上早就孕著這些邪惡的種子似的。他們把父親看成另一類人，以仁慈與愛憐去對待他們是一段極端困難的歷程。

大屠殺後四十五年，這些受盡折磨的德國人才得以打破沉默。諷刺得很，他們得到一位猶太人的幫助。丹·巴安（Dan Bar On）是位以色列心理醫生，除了他以外，沒有人敢碰觸這些納粹戰犯的成年子女，個別或集體所感到的罪惡感的問題。他把這特別的一群召集

起來，使這些痛苦的人記起並提出痛苦的問題，在所發生的事上求得意義，並且洗滌他們身上從祖先留下的罪債。

這組織中的一份子是馬丁·波曼（Martin Bormann）的兒子，波曼是希特勒的親信。德國納粹敗亡之後，少年波曼在奧國被一個天主教農人家庭收養。他後來決心皈依天主教，成為神父。為表示個人的痛悔，波曼到非洲剛果作傳教士，他在那裏因部落戰爭而深受折磨。他從痛苦的經驗中學到絕對需要寬恕，對敵人廣施天主的仁慈。可是對他來說，最困難的是寬恕自己的父親；這是他成為神父前必需要做的事。

我們都經驗過我們祖先罪惡的後果，儘管他們可能不曾犯過這般滔天大罪，這般埋沒天良的罪行。我們曾否承認，我們也極需天主的仁慈？我們曾否對別人廣施天主的仁慈，包括那最接近的人，或最親愛的人？記著，天主應許賜予我們所需的仁慈，只要我們走到聖寵的寶座前。

近年來，許多天主教友轉向傅天娜修女（Sister Faustina）的指引，尋求天主的仁慈。她是謙微的波蘭籍修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去世，現已列聖品。（註）天主顯示給她，要她宣揚天主的仁慈。這些有力深奧的啟示，可能促使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寫成了《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這偉大的文獻查考天主對祂子民廣施仁慈的神學奧秘，清楚昭示基督徒在他

們的生活中應反映仁慈與憐愛，並致力於整個社會的仁慈。教宗在結束通諭時給我們訊息，明顯指出真福八端是我們今日神修的中心。

因著受釘而復活的耶穌基督之名，按照祂那永留在人類歷史中的救世精神，我們大聲祈求，願那在父內的愛，在歷史的這一階段裡，要再度地顯示出來！願此種愛，藉著聖子和聖神的工作，證明尚在現代世界，並比邪惡更有力量；比罪和死亡更有力量。我們這樣祈求是藉著那不斷宣講「祂的仁慈世世代代賜予敬畏祂的人」的那一位的轉求；同時也是藉著那些業已完全實踐了山中聖訓：「憐憫人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獲得憐憫」那句話的人轉求。



至聖聖神，超見之恩的聖神，教我們交出受傷害的重擔與忿怒的聖神，請幫助我們表現仁慈。指導我們察看需要幫助、需要我慈憫、

了解的人。請讓我們聆聽每天遇到的人，無言地要求仁慈對待的呼聲。在趨向祢的路程中，請幫助我們知道，何時、何地、何人需要我們的慈心。請教我們仁慈的實質：自由。請給我們恩寵，使我們能從受傷與自我陶醉的束縛中解救出來。請賞賜我們仁慈的心，好能在我生命終結之日，獲得所渴望而需要的仁慈。阿們！

註：本書寫成之時，傅天娜修女為真福（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列品）。今年（二千年）四月卅日宣聖。

光照的第二端真福

次等公民

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承受土地。

祈斯神父是嘉布遣會會士，三十多年來照顧病人和有需要的人。他和一般神父很不相同的地方是他從沒有講道或聽告解。三十年來一直在底特律嘉布遣會修院當門房。可是他為窮人服務的謙卑和他特有的撫慰天賦，使他成為當時人們最熟悉的神父之一。上千人在艾略特山大道 (Mount Elliot Avenue) 上成群結隊，只為能在他的葬禮中佔一個小小的位置。

祈斯神父過的是極度簡樸的生活，一生獻身慈善工作。從不曾追尋任何自我表現。事實上，他極力否認自己有任何特殊之處。照顧貧病和有需要的人三十年以後，他被調到印

弟安那州肯廷頓 (Huntington) 的聖菲肋斯隱院 (St. Felix Friary)。那時我恰巧在那裏當初學生。儘管祈斯神父從沒有要求過，可是他的長上希望他安享寧靜的晚年。

一天，我們被外面停車場上的汽車聲嚇了一跳。向窗外望去，但見一輛大型遊覽車停在修院門前，帶來一大群訪客，多數是年紀較大的婦女，看來都是虔誠的教徒。他們正魚貫下車，原來他們乘遊覽車從底特律遠道而來。他們在小聖堂中進進出出，不見到心愛的祈斯神父誓不罷休。

這可引起一個問題。按照會規，修士們可以和個別訪客或家人見面，可是一輛大型遊覽車，載著幾十名訪客就不准了。長上是個相當嚴格的德國人，授意祈斯神父不能到外面接見。整整一天，遊覽車每隔三分鐘發出叭叭響聲，一小時又一小時過去了，神父在小聖堂裏俯首祈禱，一點都沒有想到要違背上命令，但我們可以想像，這個僵局對一個深愛人群的人，是多麼大的考驗。

終於到了下午四時四十五分，長上准許祈斯神父在晚禱前十五分鐘，到外面去降福那些崇拜他的人。我從窗內眺望，老神父走到外面，五、六十人立刻屈膝下跪，其中一位老太太正在欣賞玫瑰花，也連忙跪在泥土上。神父以他特有的謙卑自下的方式，利用這十五分鐘短短的時間，走過每一個跪下的人面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每一位遠道而來的人，

都有機會和他打個招呼，遞給他一張短柬，接受他的祝福。時間似乎停著不動。晚禱的鐘聲響了，祈斯神父已如常地跪在他唱經的老位子上。

對渴望的人廣施慈愛時，仁慈與溫良匯合為一。也許我們這班初學生比任何人都感動，都對這位簡樸謙遜的老神父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教會正在審核立他為真福。他得獲天主的仁慈，並把它廣施給所有的人，因為他本身是仁慈而溫良的。

溫良並非無所作為

溫良比仁慈更難界定。溫良在聖經指的原是一種特質，在英文中沒有相對應的字可以表達。「溫良」(meekness)這個英文字包涵著軟弱(weakness)的意思。很多人認為溫良就是作傻瓜，作任人踐踏的門墊，不單被人踐踏，有時更故意讓人踐踏。至少在西方文化中，溫良不見得是令人仰慕的品德。

記得有一幅漫畫，畫一個留了大把鬍子的男人，他的桌上放著一個牌子，上面寫著斗大的字：「自我肯定訓練班」。坐在他前面的是個愁容慘淡的傢伙，他說：「我只想有足夠的自我肯定，使我不致承受大地。」這可憐的靈魂只擔心要負起重任。這並不是溫良，

只是愚蠢，只是吃力地在人生路上跋涉。

聖經中，梅瑟是最溫良的人（戶十二3），可是當他登西乃山在亞郎和其他以色列人面前，把十誡的石版擲在地上時，我並不覺得他是溫良的。最少，迪米利（Cecil B. De Mille）的電影《十誡》中的梅瑟，並沒有給我他是溫良的感覺。米開朗基羅所雕刻的梅瑟的雲石像，如今在羅馬聖伯多祿受刑堂（St. Peter in Chains Church），這是一尊莊嚴、令人敬畏的英雄像，使人肅然起敬。

吾主耶穌是溫良的，他自己也說：「我是良善心謙的」（瑪十一29）。可是當你讀到他找找換錢幣的人趕出聖殿，或是斥責經師和法利塞人時，你也許不會認為耶穌是溫良的。聖經怎樣詮釋溫良的意義？根據白祈利的說法，主要是接受天主的聖意，擁抱天主給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好使祂能以任何祂喜歡的方式引領我們、堅固我們。這樣謙遜順服於天主的意旨之下，不管天主放置我們於任何境地，我們都可以從中得到救贖和成聖的恩寵；能夠運用祂所給予我們的做出一些事來。換句話說，溫良就是給天主一張簽了名，沒有寫上數目的支票。

溫良的特徵是自認貧窮——真正的貧窮。希伯來文 *anawim*，意指除了天主以外只有很少的東西，甚至什麼也沒有的那種貧窮。溫良的人放棄許多他們喜歡或著重的東西，在這

貪權奪利的社會中，甘願承受次等公民的身分。

希臘人對溫良的意義有著不同的觀念。溫良，在他們來說，是不以自己的需要，不因自己的情緒、意見去強制別人。這種有節制、嚴謹的「中庸之道」和東方的溫良思想相同。例如，日本人的服從及避免任何些微的誇張，被視為理想的民族性，和所謂「醜陋的美國人」的定型不很相符。

希臘或東方具有的溫良觀念，若真正實行的話，固然會推動出人性中的優良品質，可是這服從與中庸之道，並不一定出於超性，在行動方面也不一定是超性的。

猶太人對溫良的觀念又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他們來說，溫良是完全接受天主的安排，不管掙扎以求達到最高境界時，是如何的神秘不可測。這樣的溫良有時可能引起與他人的衝突，使我們和天主間產生劇烈的痛苦，例如聖詠八十八章。我的朋友勃曼圖經師（Rabbi David Blumenthal），是愛默來大學猶太學教授，在他論及納粹大屠殺的著作《面對虐待的神》（*Facing the Abusing God*）一書中，道出了這種衝突。

勃曼圖詳細地考察過善與惡之間的衝突，尤其有關納粹所犯的可怕的大屠殺行為，他作出如下的結論：

我們不能寬恕神，專注於神的美善。反之，我們設法去接納神——好與不好都同樣接納——我們說出心中的悲哀。我們哀悼那邪惡的，悔恨過往的事情在現在也沒什麼不同之處。這種面對面的相處，令我們保持本體的完整，儘管我們與天主之間留下了不可彌補的鴻溝。單單這些步驟已足以使我們大屠殺之後的世代，在對虐殺敏感的世界，仍舊對天主有信心。我們的目標不再是團結及修和；反之，我們尋求肯定我們的差異和恰當之處，以及我們與天主間的關係所在。

勃曼圖經師承認很多大屠殺的生還者並不採取這個立場，他們不願意批判神，寧願用良善與堪當的作為去應付衝突。他又指出，許多認真的基督徒並不同意他所提議的態度。你可以以下結論說，對天主既尊敬順從而又怨惱，完全是猶太人獨有的態度，那是缺乏新約聖經見解的立場。可是這結論下得太輕易了。大部分基督徒都不曾經歷過像大屠殺這樣的東西。在北美洲，被殺死去的人（和在納粹手下死去，整整三分之一那麼多的猶太人口相較，算是少得多），通常是因為他們的信念，而不是他們出生時的種族。

可是，有些基督徒可能以他們自己的經驗去思索勃曼圖的見解。記得一位亞美尼亞主教一段感人甚深的談話。他出生的時代正是他的同胞被虐殺的時代。他告訴我，要劫後餘生的基督徒去寬恕天主是件困難的事。

什麼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痛苦和溫良的意義？簡單的方法是望向十字架上的耶穌。我的印象是基督化的靈修驅使我們認同在痛苦、死亡中的基督。這可以說是個人及所有被拯救的人基於愛的作為——給溫良以新的意義與深度。這並沒剔除其他方式的溫良，例如先知和基督出生前的聖者行為。可是被釘死的天主聖子，像一隻牽進屠房被宰殺的羔羊，對那些視之為他們精神生活焦點的人的世界觀，一定有其效果。

心中有了這意象之後，我們培養兩種明顯的溫良的境界：謙遜地接受天主的聖意；在你的需求上儘量採取中庸之道。下面的問題為準則，衡量你在生活中的溫良到達怎樣的程度。

- 你是否願意接受天主安置給你的任何地位，心平氣和地接納，並在你所處的環境中盡心盡力工作？
- 你是否是個有節制的人，從不做任何過份的事，以至令人覺得不舒服？

• 當你面對正義與基督化的仁愛時，你是否願意效法基督，以至捐棄你的中庸之道去作出克己？

——當你把這種品質成為生活的目標——特別是接受天主的聖意——會發現你在神修生活上邁進，會經驗到深沉的內在平安，幫助你祈禱和承行天主的聖意，也能得到天主更多的光照，引導你行走你的心路歷程。

溫良與忠信

若我們的溫良因忠信和虔誠 (piety) 的神恩而強化時，我們在行走天國的路上會有更大的進展。藉著這恩賜，天主聖神幫助我們以適切而充滿敬意的眼光看待生命的一切，包括死亡之後的生活、永恆的生命以及今生和來世的精神生活。

這項神恩的名稱常使人誤解。Piety 源自拉丁文 pietas，意思和近代英語不同，沒有「宗教熱誠」的意思。當我們說某人很虔誠 (pious)，意指他是熱誠的 (devout)。可是在拉丁文中，piety 含有忠誠 (loyalty) 與忠信 (fidelity) 之意，即使在障礙和不幸中，甚至明顯地

被排斥、拒棄時，也保存忠心。

聖奧斯定說到溫良的人將擁有土地時，視溫良為「某種堅固的特質，永不消滅的產業，當靈魂在良好的情況中安歇，就像肉體在大地上安息於自然環境之中」。他接著又指出溫良的人在邪惡未出現之前已順應，他們不抗拒邪惡，而是以溫良克勝了邪惡。

在一篇特別有見地的文章中，聖奧斯定寫述虔誠或忠信之恩與溫良的關係：溫良的人是「那為了榮耀聖經，而尋求屬神的以及虔誠的心理架構的人，他不去挑剔那些仍未明白的事，因此，他也不反對這事，這就是溫良。」

「溫良」之恩使聖人們在他們所處的境地中尋求天主；溫良使許多大屠殺的受害者在恐懼中不失去希望；當我們覺得被黑暗重重圍困，感覺失望、懊惱時，溫良讓我們相信天主會引導我們走到光明的所在；溫良幫助我們接受自己不滿意的自己，並相信藉著天主的聖寵，我們總有一天能克勝它們。

溫良也讓我們願意聆聽教會的牧民訓導，即使內心不同意。溫良幫助我們去做一些我們不明所以，但必需要做的事。出於真誠的溫良，我們會自願負起別人拒絕的重擔。如此我們將會得到天主的賞報。

回顧過去，許多人不能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猶太人及基督徒都不能抗拒希特勒施行的恐

怖行為。簡單的事實就是，許多虔誠的信徒完全被邪惡勢力所羈絆，他們祇有能力忠信，卻沒有能力反對邪惡。只有那足智多謀的人，也許是更有勇氣的人，才能冒險逃出魔掌或幫助他人逃亡。我希望自己也能有這樣的恩寵，成為他們中的一份子。

可是許多人完全落入邪惡的陷阱。那些藏匿猶太人或協助他們逃亡的人，要冒著被關進集中營的厄運。被蓋世太保逮到的人，稍示抗命會被立時就地槍斃。

千千萬萬人以無限尊嚴和自重去面對死亡，有人卻視之為軟弱無能。我曾讀到一個名叫庇拉勒斯（Belarus）的猶太老人，他知道若納粹發現了他，保護他的人會有怎樣的命運。因此在特務湧入村中大喊：「猶太人出來！出來面對死亡！」時，坦然地走出來。有人會認為這是懦弱的行為，我卻寧願解釋為：這些在納粹暴虐之下的人，表現出非常英勇的溫良美德，他們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站出來接受天主允許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殘酷待遇。

我不否認天主是神秘的，可是我並不認為是天主引起這種慘痛的災禍。但這仍是個不易解釋的問題。邪惡勢力早晚要在可怕的審判時消失，可是我們仍會疑問：為什麼天主不在千萬無辜的人受苦被折磨至死之前解救他們？天主沒有離開天堂來解救無辜者，正如祂沒有下來解救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溫良」沒有回答這玄奧的問題——可是它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們該怎樣做。

有時候，堅定的溫良特質使一個普通人在無可逃避的命運前，能以尊嚴和信心去面對。不少殉道者就做到以死亡戰勝他的敵人。可是，這種溫良行為祇在最惡劣的環境中出現。即使在人生普通的挑戰中，溫良是成就有價值事物的有力方法，又是接受更多天主的光照，以及在靈修歷程上走出另外一步的機會。溫良給酗酒的人勇氣，在戒酒會中站起來，第一次說出：「我的名字是王一生，我是個酒徒。」這就是溫良真正的意思。溫良的人不為自己錯誤的行為找藉口。與其花許多時間為自己的罪行或壞表辯護，溫良的人寧願尋求改過遷善和日進於德的機會。

有時候，忠誠地保持我們所知道的，不為所不知的焦躁不安，更能反映出溫良的品質。瑞典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拉爵偉（Lagerkvist）寫了一篇動人的小說《西貝爾》（*The Sybil*），描寫的是古代異教神廟中一名僕役，他察覺自己朝拜的偶像和天主相去億萬里，可是，他不知道其他接近神的方法。事實上，他根本不同意那神廟的許多外教儀式——就像我們也會對某些偶而滲入教會的事物感到特別疑懼一般。然而，這是神廟司事唯一知道的事奉天主的方法，因此他跟隨著這些儀式。他是個溫良的人，讀者會覺得他得到天主的祝福。他是否就是那「從東從西，從南從北而來的人，在天主的國裏坐席」（路十三29）？

溫良最重要的特點是使我們忠於所知道的，順應天主聖神的德能，引領我們到我們所

不知道的。

「我不事奉」

我們討論真福八端至今，我認為這一端對我們的靈性成長最為需要。缺少了溫良的品德，會顯露出一個人最差的地方：幼稚、自我中心，使我們不是牢騷不停就是大聲叫喊：「我不事奉！」

根據聖經以及聖人如聖奧斯定、聖方濟的話語，驕傲是人類最大的敵人，祇有藉溫良才可以克勝驕傲。溫良似乎是區分天使和魔鬼最大的利器，路濟弗爾驕傲地拒絕服侍天主使他失去天堂，彌額爾天使的願意服從得獲永恆的福份（默十二7ff）。新約提到這兩個遠超出我們經驗的神秘形體，提醒我們為承受天國，需要溫良和忠信。

天主不會強迫說「我不事奉」的人。另一方面，拒絕事奉不會改變天主的意旨，正如從窗口跳出去不會影響地心引力的定律一樣。你和天主意見不合，很容易看出誰有更大的力量。你不會破壞天主的意願，只是徒然粉身碎骨。溫良的人不會躍進驕傲的門限去和天主對抗。

無可否認，我以嫌惡的眼光去看今日世界上發生的一切。正如我在前面提過，我對二十世紀所發生的事，一般來說並沒有很好的印象。無論哪一個世代，在戰爭中至少有二十多萬人死去，都不會是怎麼偉大的歷史時代。然而，在各種事情上，我仍然充滿希望、喜樂與感恩，因為我看見周圍顯然有許多人仍舊竭力日臻於善，並且實行溫良的真福教導。如果魔鬼要在我們這世代被打敗的話，首先將是被溫良的人打敗。

我看到許多人在努力對抗婚姻生活崩潰所引起的弊陋，在對抗不忠婚姻的瘟疫。我看到父母們在努力對抗異教文化對兒童的破壞，他們沒有放棄跟隨基督，繼續盡力所能地去愛。

我看到不少年青人在對抗傳播媒介及反文化的衝擊，對抗毫無約束地傳播給他們地獄般的資料。我看到不同生活階層的成年人，放棄罪惡的享受，讓天主塑造他們；看到宗教團體的成員，面對聖召減少，甚至某些修會結束的無比失望，仍繼續保持忠貞。我看到不少人有同性戀的傾向或其他性關係上的困難，儘管並非他們所願，仍舊照福音的教訓生活。

身為神父，我聽過不少告解，人們帶著種種可怕的靈修與道德困境來到我跟前，說：「神父，我是個罪人，我有非常嚴重的問題。」不錯，他們有問題實在不好，可是最少他們肯承認自己有問題。我覺得高興，因為他們是溫良謙虛的。我深信溫良是崇高的德行，是所有德行的起點。我對一個人的努力是否成功不那麼重視，但我對以溫良之心不斷努力

作戰的人卻深感敬佩。

天主教徒來到神父前辦告解就是溫良的表現，他們在創造他們的天主面前謙卑地承認自己有所需要。天主寬恕了千千萬萬人的罪，當然會繼續寬恕億兆人的罪。為什麼？因為祂的仁愛永遠常存。可是有個罪是天主絕不寬赦的：不痛悔的罪。溫良的德行讓我們痛悔，好使天主把祂的仁愛傾注在我們身上。

承受土地是什麼意思？

聖經上說溫良的人要承受大地。這承諾聽來多麼誇張，有點言過其實。但所承受的大地並不是我們現在住著的土地，而是天主的世界。溫良的報酬也包括靈修領域上永遠長存的祝福。

即使如此，溫良的人在奇特的方式下真正承受了人世間的某一部分土地。這話怎麼說？它是指溫良的人經過了人世間種種磨難仍然生存。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不管事情變得怎樣可怕，不管哪一種災禍來到他們身上，他們總會繼續努力，在惡劣的境況中尋求天主的聖意；總會繼續努力下去。

如果你是個信徒，在神修生活上努力掙扎以求進步，你已經有著某些溫良之恩了，否則你不會繼續努力下去的。不管情況如何惡劣，天主自會給你恩寵，讓你打完一場又一場好仗，直至你的時日已盡，賽跑已完。

不溫良的人往往因忿怒或失望以至完全絕望而死。由於他們不能忍受事物如其實在，他們可能在每一方面都違背溫良的觀點。不願天主的手引領他們度過生命中最惡劣的境況，他們可能由於忿怒而變得思緒混亂。我的朋友魯直克蒙席（Msgr. Arthur Rojek）在奧斯維茨和達邱（Dachau）監獄熬了四年半之久，他告訴我，許多沒能在苦獄中生還的人，多死於極度的忿怒和怒恨。

因忿怒怨恨而死的人缺少了基督的溫良。基督雖是天主，但以最溫良的心走遍世界。祂看到祂一生的工作在那最後晚餐之夜被毀了，仍毅然走上加爾瓦略山的苦路。在十字架上最後的話仍表露出一貫的溫良：「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廿三 34）「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你手中。」（路廿三 46）這是最純粹的溫良的典範。

溫良的人要改變世界

天主教在任何細微或樸素的情形下，都會引領溫良的人，祂常常引領他們在某個地方，做出一些別人不會或不能做得像他那麼好的事。現在讓我提一個例子說明。這個人是個無名英雄，對世界和教會的歷史都有極大的影響，其影響力遠在他死後仍清晰可見。

這人在他所生活的國度中最困難的時刻出現，納粹黨人以殘暴的軍事行動佔領了波蘭，用盡各種方法摧殘波蘭的文化和宗教。有些地方甚至不准兒童入學及參加宗教禮儀。人們被操縱成沒有意志的奴隸，任由政府擺佈的棋子。

華沙總主教格林甫樞機（Cardinal Glemp）回憶童年時黯淡的生活。他小時候，五年只參加過五次彌撒。除了母親在家的教導外，完全沒有得著任何教育，而在家庭中私下教導是違反政府法令的。

在這黯淡的時期中，有個人決定要組織一個討論小組，研究的是教會初期教父和神秘主義的著作。他不是神學家或神父，也不是修道人。他是個裁縫師，名叫泰拉諾夫斯基（Jan Tyranowski），以縫衣維生。他其實只受過幾年正規教育，但會讀古典文學，對於聖十字若望的著作很有心得。

他喜歡看到人們接受文化薰陶，於是介紹青年們加入一個話劇團體，這團體中演員與觀眾打成一片。他們夜間在秘密地方集合，因為納粹黨除了極有限的崇拜儀式外，絕對禁止公開的集會，波蘭人民祇准在用餐時敘集。

儘管極端危險，泰拉諾夫斯基一再冒生命危險，招募人們參加研究並學習默想的方法。一天，他向坐在聖堂後面的青年走去，自我介紹說：「我看到你在聖堂好幾次了，不知閣下可有興趣參加我們的研討小組？」

那青年大吃一驚，這陌生人可能是納粹間諜或是蓋世太保，因此對泰氏的邀約冷然不應。可是我們這故事的英雄並不氣餒，由於他們住處相近，裁縫師堅持與他一同步行回家，最後青年經不起他不斷要求，同意參加。畢竟他對戲劇和神秘主義極感興趣。

一經加入研究之後，那青年人的生活開始改變了。儘管在納粹的淫威之下，這名叫卡羅爾（Karol Wojtyła）的青年決心加入神父陶成的行列。他後來成了今日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他的聖召顯然來自一個極平凡的人，一個裁縫師，願意在可怖的處境中，發掘出行善的機會。他在困苦的環境中沒有失望，反而有勇氣去創造、去改善。他光照了那極有潛質的青年的路向。

有些波蘭人冒生命危險起來反抗，但炸掉火車和橋樑不是泰拉諾夫斯基的手法。這溫

良的裁縫師不相信暴力，他教導人；他打開人的心智；在嚴冬裏播下種子，在他人看來絕望的情景下繼續行善。

殘暴不仁降落在他的祖國時，泰拉諾夫斯基沒有把精神浪費在埋怨天主。他沒有因恐懼和戰慄而呻吟，反而溫良地主持研討小組。他在世界的舞台上當個小角色，做的是小事情，可是透過這些改變了教會和世界的歷史。

教會選出波蘭籍的教宗，特別是這位才智和精力超凡的卡羅爾，因此打開了世界改革的大門。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溫良對抗政府兇猛的極權統治，堅持公民應有自由與基本人權。如今，鐵幕終被扯下，而教宗繼續對世界每一階段的邪惡勢力挑戰。

沒有槍砲、沒有武力，除了來自天主的恩寵，沒有其他力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創造了世界歷史，為什麼？因為曾有一位裁縫師，他是個溫良的人，發現天主的旨意就在其中。泰拉諾夫斯基在卡羅爾於羅馬讀研究院時逝世，他絕沒有想到自己一個小小的邀請，會大大影響世界的歷史。

如果我們有機會遇到泰拉諾夫斯基，讚美他影響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當神父，他大概會大笑起來，或者聳聳肩說：「除非天主召叫，沒有人會做神父，我不是個分施聖召恩寵的人，我只主持小組討論罷了。」又若我們告訴他，這學識淵博的青年的博士論文正是關於

聖十字若望，他也許仍會聳聳肩說：「卡羅爾可能在其他地方聽過聖十字若望吧！」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在奮鬥與失敗，在我們的善行，甚至在不斷犯罪與悔改當中，願天主聖神賜我們慈悲與溫良。願天主賜予忠心，好能知道即使沒有人發覺我們所做的一切，即使我們生死於絕對默默無聞之中，但若有溫良之德，我們真的承受大地，也得享天堂。



至聖聖神，溫文的天主之神，請教導我們良善心謙，幫助我們從耶穌身上學到祂獨自留在十字架上，仍然具有的德行。一切似乎都失去了，仍然溫良對人，忠於天父的意旨，願意被釘在十字架上。環繞著祂的是溫良的象徵，在復活火一樣的閃光出現之前，有的是溫良柔和的光，鼓勵受苦者，堅強懺悔者，呼召有罪者。

請幫助我們在受試探時忠信，在困難時堅定，在疾病和死亡時勇敢，好使我們在天主大能之手表現溫良，可是天主聖神！請給我們智

慧，使我們能盡所能地抗拒邪惡，使溫良不至成為缺失與懦弱，賜我們以殉道者的溫良，在邪惡的施為中繼續前進，深信天國就在眼前。

阿們！

光照的第三端真福

做天主的工作

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

有時候，我們看到某些人不管別人怎樣對他，即使對他忘恩負義，也總是不為所擾，好像毫不費力便做到這個地步，一點也不像必需真正地忍耐克制。但這種靜穆的模範到底並不多見。

再看看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斷在悔改、祈禱中掙扎，仍未能達到這個地步，早晚會變得煩燥、不安、失望、困擾、惶惑。然而在心靈深處，總會保留著一點點平安，像處於大石的縫隙之中，不管外面如何驚濤駭浪，仍有著小小的平靜。即使有時你會找不到這心

底深沉的內在堡壘，它總會某時某刻再度出現。這「一點點的平安」不是指一瞬間的情緒、短暫的快樂或內在的喜樂，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暴風雨中，使你能安然度過的避風港。這樣的平安不祇是種信念，而是個發現。

朋友寄來一張四十多年前在初學院時的舊照片，那時我年僅十七歲，坐在公園的長椅上和父親談話。初看之下，我立刻發覺自己比起那時，老得多麼難以置信！過了一會，我驚見照片中的我是那麼安詳而滿足。我問自己：「這些年來這小子到底怎樣過的？他看來是那樣的脆弱。」

適者生存，這是我的經驗。我之所以能在人生的洶湧浪濤中生存下來，是因為發現了靈魂中一個小小的避風港。它不是由我自己建造的港口，也不是由我自己築成的避難所。有時在狂風暴雨中，我不能找到這庇蔭之所，可是知道它總在某處。

因為天父是和平之主，所以祂給我們每人一個這樣的港口，一個讓我們在困難的時刻能夠活下去的庇蔭之處，使我們能夠得到聖寵之光的地方。如果拼命緊緊把持著它，天主會讓我們找到這寶貴的和平之所，祂會伸出手來扶持我們。

和平，和平，世上沒有和平

最近，大概因為人類已厭倦了戰爭，所以我們常常聽到談論和平的問題。冷戰逐漸過去，許多人以為一段更平靜的時日將會出現。他們認為蘇聯終結了挑釁，和平已湧現於天邊，而支離破碎的共產政權正面臨驚人的挑戰，要設法重建和平與秩序。

緊張和暴力的衝突使許多民族繼續陷入動盪不安中。數世紀以來累積的種族與宗教爭執，在歐洲、非洲、中東，在波斯尼亞、撒馬利亞、聖地等處不斷散發死亡與毀滅的訊息。種族和國族就在我們眼前分裂。幾年後這些衝突可能成為舊聞，可是其他新聞必會取代它們。人類有時厭倦了戰爭，帶著夢幻的眼神透露心底的希望，願那在人心底蠕動的暴力終就顯露出它的荒謬。我們大膽地以為永久的和平在望了。

在一九四五年中，正如一九一八年那時候，許多人以為從此再不會有戰爭了。如今，儘管各國皆致力於外交努力，世界和平仍舊和以前一樣遙不可及。聯合國堅決警告不守規約的會員不要忽視憲章。除非這種違抗世界秩序的情況改善，否則世界仍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場比第二次世界大戰更可怕的戰爭。

城市的暴力使問題更為嚴重，號稱文化大熔爐的美國不停醞釀出種族的衝突。政府與

法制努力協調不平等的地方，可是受不公義對待的人往往以更直接的方法圓美國之夢，以致暴力行為日漸升級，到了有如戰爭的地步。一九九二年洛杉磯的大暴動，就被某些雜誌視為內戰以來最具破壞力的內部衝突。

有些人每日都得在這種神經失常的狀態中生活。許多時，我因職務上的需要往來位於喧鬧的布朗士區的修院，或從寧靜的聖三退省中心到曼哈頓及紐約市其他地方。搶劫、謀殺有如家常便飯，兒童們很快便學會了一聽到槍聲便伏在地上，大家都習慣了在恐懼中過活。

警務人員極力維持某種程度上的法律與秩序，但這並不是和平。即使一大隊防暴人員也難以把這個大城市的罪案壓下。最近我去參加一個以和平為主題的研討會，途中要穿過一個在大學發生的非常深刻尖銳的衝突場面。我暗想：在這不和平的大城市中講論和平是多麼奇怪的一回事。

耶穌教我們要作締造和平的人。這種話可以像塗上滑油的智慧之珠從唇中溜出，但我們斷不能等閒視之。這端最為人熟知的真福，包含的真理比表面所見更為深入，它叫我們不要祇坐享和平，而是要使和平實現於地。

致力和平的勇者

許多年前，我受邀到西點軍校的畢業彌撒中講道。我覺得這個邀請有點古怪，因為我一向致力於有關和平的活動，但又覺得那些狂熱的和平運動者的做法讓我不解。他們動不動把罪咎歸於軍事當局。（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我和那些自以為是、大聲疾呼的人疏遠，因為他們往往是我所見過最忿怒的人。）於是我決定應邀前往。

軍事人員比任何階層的人負起更獨特的和平責任。軍人主保聖馬爾定（St. Martin of Tours）及聖女貞德（St. Joan of Arc）在這方面樹立了很好的楷模。在服役歲月中，聖馬爾定結交了一位可憐的戰爭受害者，因而成了中世紀仁愛的主保聖人。聖女貞德對敵人表現出極大的仁慈與愛心，並設法去救護他們，在作戰前後，總會為在戰爭中死去的人祈禱。

在西點軍校的講道中，我主要給畢業生指出，不論在戰時或平時，他們的責任是作和平勇士。我以為我的講道辭可能使當事人不滿，可是剛好相反，軍校校監對我的主題相當滿意，甚至要了我的講稿，印成副本分派給士官。儘管他自己不是天主教徒，他對我說：「神父，你今天的和平訊息，是我們所能傳達給學生最重要的訊息。」他說這話並不是出於客氣，而是十分誠懇地說出來的。

那鼓吹非暴力的人有時藉挑剔軍方來舉行抗議活動。我覺得這是荒謬不過的事。滅火員會不會想有火災？警員會不會想有罪案？兵士當然不想有戰事發生！也許在早期歷史中，戰爭被視為光榮的，可是今日電視實地播映一切慘狀，粉碎了人們的幻覺。這驚心動魄的景象提醒世人，不論何時何地，戰爭都是不義的災禍，沉重地落在那些在前線作戰的人，以及被困於其中的悲慘平民身上。

前任掌理三軍教務工作的賴怡恩總主教 (Archbishop John Ryan) 曾提到，沒有一個基督徒可以逃避致力於和平的責任。總主教向教友提出三個可行的方案。他首先提到逃避兵役是反對戰爭的有效方法。事實上，有人正在提議將拒服兵役而被納粹判處斬首的奧國人，虔誠的聖堂管理人方濟各·捷格斯多特 (Franz Jagersdatter) 列入真福。

推動和平的第二個方法是公開抗議。賴怡恩總主教主張這些活動是將這個議題呈現在政府領導者面前的合法手段。第三個方法是加入三軍服役，以確保政府誠心誠意為正義、民權以及世界和平而工作。總主教又強調，士兵不可忘記他的主要責任為締造和平。

我不認為兵士為和平努力是荒謬或牽強的見解。若你身處於武裝衝突中，面對敵方的士兵，我希望你遇到的是和平的兵士，覺得有責任保衛你生而為人的權利，在面對戰爭的災禍時表彰公義與仁愛，視你為戰犯而不殺害你。若你身為父母，子女要上戰場時，當然

會作出同樣的祈禱。你信賴其他國家的人也同樣覺得如此。維護和平的士兵是有福的。

許多人也許不能以上述三種方式致力於和平。也許你不屬於示威那一類型，或者已超過了參加軍隊或因良知反抗服役的年齡。那麼，你該怎樣做？你應該從自己所處的地位做起，在家人、朋友、教友、同事之間開始，然後再在更廣的範圍中致力於和平。

就拿美國來說，它是世界上軍事最強大的國家，有選舉權的人都不能推卸推動和平的責任。不管屬於哪一政黨，你都應該施加適當而有效的壓力，促使所屬的政黨代表為和平工作。有價值的目標包括削減軍備以及在國際上積極追尋正義與和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智的軍人要求和平之際，武器製造商卻要戰爭。名為軍事工業的龐大工業機構，實則是埋沒良知的經濟怪魔，為了攫取金錢，生產一些我們希望永不會用得著的，像核子武器一類的東西。這些怪魔又往往由一些有理性而又守法的人指揮，對國家政策有極大影響力，一種由恐懼而發的影響力。想一想近年來許多小型卻血腥的戰爭，雙方採用的武器都是由沒有注意自己正在支持什麼的美國納稅人供應的，這實在是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想到世界各地不少傳教士、本地神職人員、虔誠而無辜的教友被美國製造或支援的武器、由美國納稅人付錢訓練出來的人所殺害，是令人慚愧而苦惱的事。羅梅洛總主教（Archbishop Oscar Romero）就是受害者之一。

若你是某個小國的公民，如列支敦斯登（Liechtenstein）或托貝哥島（Tobago），在最後審判之日，也許不會被問到你在自己的國家做了什麼，為鼓勵國人尋求和平之道。但若是屬於像美國這樣軍事強大的國家，這類問題就不會不恰當了。你所賺的每一塊錢，可能都有大部分用在製造軍械和維持軍事設施方面。你真得考查自己的良心，應做些什麼以推行解決衝突的非暴力方法。

達至完滿的和平

細看「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底下蘊含的意義，白祈利把它演繹成：「尋求和平或締造和平關係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在實行天主的工作。」這樣的演繹雖然有點驚扭，但它給「締造和平的人」一詞以更深的意義。締造和平的人不單使衝突不再發生，而且更致力於促進深刻而持久的和解。

希臘文的「和平」是 *eirēnē*，出現在新約的每一部書中。基督在與人打招呼或談論和平時，往往用希伯來語 *shalom* 一字。古代猶太人很喜歡用這字來傳達祝福：「天主予你平安」或「平安與你同在」。根據猶太經文，和平不單指「與世界各地沒有衝突」，更重要

的是和天主、家人、朋友保持和諧的關係。

猶太教把正義與和平連在一起，猶太人嚐過淪為奴隸是怎樣的滋味。他們曾經在有勢力的埃及人之下過恐懼的奴隸生活，他們知道單單平靜是不夠的，真正的和平不但是沒有衝突，還包括正義以及與生活上相關的人保持良好的關係。

另一方面，希臘人對和平的觀念不盡相同，或許因為他們從未被人奴役過，所以期望一個控制而沒有衝突的穩定社會，行為不當的人很快便得到公道的處置。比起猶太人來，古希臘人為了解決爭執，情願少計較。由於是個民主國家，他們渴望直接了當地不要爭執；因此有機會去發展、成長。而猶太人所要求的不單是沒有爭執，更要正義和公道。

這兩種和平的觀點都在聖經中反映出來，我們因此知道，今日許多人其實不能想像和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不管是現世的和平或來世的平安。若問一些在靈修及見識的發展方面受到阻礙的人，永遠的和平福樂是什麼，他們大概會形容為「大有收穫的地方」。

我認識一個在酒吧消磨一生的人，除了以酒精為伴別無他物，到死不曾相信任何宗教。出殯之日，他的酒友排隊到墳場去埋葬他僵硬的屍體。哀悼者當中有個口才比較好的，總算能夠清醒地在這場合中說幾句告別的話，他說：「我相信你如今真的在永遠的雞尾酒會中了。」

我以為在我的棺木前說這類話並不會讓我覺得安慰。可惜的是，這種荒唐話反映出人對身後安息的普遍看法。世俗雜誌像《紐約客》（*The New Yorker*）經常登出這類笑話和漫畫，描寫天堂和地獄，有翅膀的天使在軟綿綿的雲端中飛舞，而細小紅色的魔鬼在熊熊的火中打滾。

有個方法可以展現更清晰的和平景象，就是想像它的反面：混亂。在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的圓頂上，米開朗基羅設法描繪最後審判的景象，他把天堂上耶路撒冷的和平，與冥河下的地獄悲慘景象作對比。要想描繪天堂也得描繪地獄。

記得有齣名叫《青青原野》（*Green Pastures*）的戲，作者把天主聖父寫成是個南部的老牧師。他管理天堂好像管理一個小小的黑人浸信教堂，同時又設法幽默地處理世上的事。我覺得這是個可愛的和平景象。

相反地，沙特（*Jean-Paul Sartre*）在《沒有出路》（*No Exit*）一劇中，把地獄的情景形容得非常可怕。他的手法是讓觀眾看到在一個旅館的房間中，三個忿怒的陌生人在互相對罵，永恆地對罵。試想在這絕不屈服的對罵痛苦中是怎樣的生活。在奧尼爾（*Eugene O'Neill*）的《漫漫長夜》（*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一劇中，可以一窺煉獄的景象。一個沮喪失望的婦人染上毒癮，使她和家人痛苦不堪，觀劇的人希望她的痛苦早日完結。

音樂方面也有同樣的對比。音樂家亨利·浦賽爾爵士（Sir Henry Purcell）墓碑上的銘文是：此作曲家必須死去，到天堂上聽聽比他所作更為卓越的音樂。巴哈（Bach）和韓德爾（Handel）的音樂在我聽來有同樣的感覺。由一些不和諧及刺耳的樂音構成的中世紀歌曲（The Carmina Burana）的雜亂音調，和「彌賽亞」（The Messiah）的輝煌光耀，實在是強烈的對比。還有什麼比今日一些青少年所沉迷的，帶著惡魔般歌詞的音樂更像地獄之音？當我們把這些相反物放在一起，就可以想像出一幅更清晰的和平景象。

依撒意亞先知描繪了一幅和平國度的生動圖畫：是流奶與蜜的地方，兒童和動物嬉戲，猛獅和牛羊躺在一起。默示錄中所描寫的和平國度是：樹木一年生長十二次。和平的景象不單是沒有邪惡與混亂，更是善與平靜共存。也許我們偶然會徘徊於短暫的和平邊緣，可是永遠和平的景象不會在此世見到。

「從我開始」

若我們想達到真福八端的景象，應從何處開始？不用說，大家都知道應從自己本身開始。聖歌中有一句是「願世上和平，願和平從我開始」。可是，我不敢說只倚靠我自己的

話，和平會不會到來。

我誠心地看察自己，我看到至少我是渴望和平的。我內心深處有一個靜謐的小港。我又看到內心忿怒的漩渦，以及其他引起內部戰爭的醜惡意念。原罪一切可怕的遺骸——驕傲、佔奪、慾情、嫉妒、貪婪、懶惰，在我心內喧叫著，發出邪惡的訊息。

雖然每個人的曲調不同，但同樣的恐懼合唱存在我們每個人之內。戰爭始自人心，從一個人作出可怖的好戰決定開始，一個人的意志對抗另一意志。有鑒於此，吾主耶穌訓令門徒以和平作個人神修狀況的溫度計。

你們不論進了那一城或那一村，查問其中誰是當得起的，就住在那裏，直到你們離去。你們進那一家時，要向它請安。倘若這一家是堪當的，你們的平安就必降臨到這一家；倘若是不堪當的，你們的平安仍歸於你們。誰若不接待你們，也不聽你們的話，當你們從那一家或那一城出來時，應把塵土由你們的腳上拂去。我實在告訴你們：在審判的日子，索多瑪和哈摩辣地所受的懲罰，比那座城所受的還要輕。看，我派遣你們好像羊進入狼群中，所以你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子。（瑪十11-16）

正如戰爭因個人而起，和平也因個人而生。對基督徒來說，和平根植於透過基督法律而來的天主意旨。白祈利說得好，接受基督就是和平的起始。這一直是自一九三〇年以來，教宗聖誕文告的主題。

若我們要在自己心中有和平，必需接受基督的法律。它是由教會傳下來的。正如世界上沒有公義就沒有和平；個人方面沒有誠實地尋求正義也沒有和平。若我們不接受教會的教導和指引，不脫離自我主義，便不能發現心中的天主聖神和祂的法律。固然某時、某地的神職人員可能無法掌握和平的訊息，但我們的失敗並沒有減弱福音中締造的和平訊息，祇是證明所有人都需要不斷地悔改。

我們該怎樣開始散播和平的種子呢？慕洮博士說這是一種混雜著不安與和平之感的工作。因為工作一旦開始，便自然而然地與某人、某事、某物相對立。自然界往往透過地震、疾病、風暴、饑荒等來反對人類。而人類社會給我們以不和、戰鬥、忿怒等種種障礙。

為瘋狂戰爭所立的紀念碑

一次，在往外地傳教站途中，由於飛機故障，我被迫滯留在火奴魯魯這個大城（我得

承認，待在這兒還算不錯）。好友聖母小昆仲會修士泰倫斯（Brother Terence）在達米安神父紀念學校工作，帶我遊覽該城。我們驅車前往高處一個巨大無比的軍人墳場，這墳場位於環瞰全城的死火山口，裏面埋葬了成千累萬的軍人，包括日本軍人。

巨大的拱門環繞墳場，造成了一道圍牆，牆上是一幅用碎石鑲嵌成的地圖。嵌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上的各場重要戰役。名字讀起來像一篇恐懼的禱文，引起我童年對塔拉瓦島（Tarawa）、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柯里磯多島（Corregidor）、珊瑚海（The Coral Sea）等戰役的回憶。我記得從播音台傳來柯里磯多島淪陷的消息，那地方聽來是那麼遙遠，霎時間，對許多人來說，卻是血腥之地。從那天起，一提到這少為人知的海島時，都引起死難者的父母、妻兒無比的傷痛。

離開紀念碑時，我發現地圖上端刻著：**戰爭，歸根究底，是個靈性上的問題。是的，戰爭的確是個靈性問題。好戰的精神存在一個人的靈魂之內。當有足夠的人有著同樣的精神問題時，戰爭就發生了。**

另一次，訪問日本沖繩島戰爭紀念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有四萬日本海、陸、空軍死在這裏。背景播著柔和的音樂，由極為有禮的義務導遊帶領參觀——他們會一面痛哭流淚。我想：為什麼這些良善的人是我們的敵人，我們也是他們的敵人？五十年前，我們

竟是死對頭，多麼瘋狂！

戰爭是多麼的瘋狂！絕對的瘋狂！我們怎能解釋這種瘋狂？唯一答案是，戰爭畢竟是個靈性上的問題。

奧國著名心理醫生弗蘭克（Victor Frankl）因為是猶太人，被囚在納粹集中營內。他寫了著名的《醫生與靈魂》（*The Doctor and the Soul*）一書，書中他攷查心理學上不公義的精神現象。他認為暴力乃是否認人性方面的精神結構的直接後果，外在的兇暴源於內在鬥爭的經驗。人類缺乏超越物質（肉體）的意義會變得忿怒、兇暴和妒忌。這樣的人，先是自己內在衝突，然後與人衝突。弗蘭克看到這種衝突在德國發生，「奧斯維茨煤氣室就是『人不外是遺傳和環境的產品』，或者納粹黨人所說的『人不外是血和泥土』這種理論的終極結果」。

締造和平的人是天主的兒女

在新約中，最少有六次稱吾主為「和平之主」。耶穌基督是天主之子，實行天父締造和平的工作，被稱為「和平之子」。儘管聖經上這樣清楚地指明，我們基督徒還是覺得締

造和平不容易，也很少有人重視這一點。可是那追隨和平的基督的人，得到的賞報是難以想像的，他們將被稱為天主的子女。

天主的子女和一般合法的領養子女不同。天主的兒女就是做天主工作的人。他不單是天國的一員，而且是積極的一員。是聖父的苗裔。

我們怎樣繼續在此世締造和平？慕洮博士提出非常合理的答案：

若我們靜待天主聖神的施為，接受那指引我們走上正道的啟迪和默感，基督的愛與和平會擴展我們的心神。和平是生活在基督臨在的標記，即使在極度緊張的情況之中，仍舊有一種深沉的平靜。若我們心中對人沒有嫌怨，那麼是基督和我們同在，是祂引領著我們。我們要信任他人的善意，僅可能和他們合作，即使失敗，在拆夥之前努力求取和平。在這種情況下作判斷要出於實際的理由，不觸及那人在天主面前有罪或無罪的問題。

自己沒有的東西不能給人。要作締造和平的人，必需從自己本身開始，找出一些內在

的和平，和最接近的幾個人分享。有時，因為種種原因，我們簡直不能和某人和平相處，他可能是個誠懇的基督徒，可能是個朋友，甚至是你仰慕的人。在這情形下，至少要好好分手。要是對方簡直不給機會，怒氣沖沖地說：「滾開！我恨死你了！」或者拂袖而去，你仍可在內心中培養和平，為那人祈禱而不是滿懷反感。你可以希望有一天，你們之間的分歧能夠解決——若不能在今生，至少能在天堂上，在我們從不幸的痛苦中解放出來以後。

我們也得努力訓練自己，好能特別敏銳地注意到他人的需要，尤其是那受不義之苦壓迫的人、被剝削、被忽略的人——他們雖然生活在自由和勇敢之地，卻要受種種不義的待遇。

不義之下的犧牲者

我所屬的小團體，更新方濟會（註），位於世界最富裕而又最有勢力的大城市之一，可是我們周圍是窮人中的窮人。天主特別要我們為這些無助的、可憐的、受不平等待遇的、窮困的孩子工作。這些孩子從出生之日起簡直一無所有，一生歲月祇是在別人的施予中掙扎求存，他們細小的肩膀上負起令人難以置信的不義重擔。

我們中可能有人曾經像這些兒童一樣受過不義的待遇。我認識許多人被一些禽獸不如

的人搶劫、毒打、精神虐待、恐嚇、威脅。對於這些受害者，我祇能鼓勵他們回顧過去，看看是什麼使這些人表現出這種行為。你會發覺，這些罪惡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千千萬萬的嬰兒在沒有希望之中來到這世界。但願你們不是忿怒與無望的受害者。可是，若你不幸是世界不公義之下的犧牲者，你得知道，你在幫助背負十字架，就是耶穌背得筋疲力竭，以至多次跌倒在地的那個十字架。

我們中誰不是不公義之下的受害者？有時因為自己，有時卻因為他人的作為。隨處都有不公義，雖然我們往往是自己最大的敵人。試看你家人以往所受的困厄，想想那些使你深受創傷的惡劣人際關係，就可以看到端倪了。

難怪基督要我們去追尋和平，去為和平所來自的公義原由挺身而出。過去幾十年，教宗在每篇聖誕文告中都提到和平。而和平，祇在有公義的地方才會出現。紐約總主教奧康納樞機（Cardinal John O'Connor）就選了這題材作紋章上的格言：「沒有正義，沒有愛」。

作天主兒女的意思是時刻讓天主的光自由地照耀我們的靈魂。和平不是由外面來統治我們的心，而是由心內發出。若能夠和別人分享和平，也祇是基督的和平在我們的內心改造我們。我們做天主的工作，因為被天主聖神所感動。

智慧與締造和平

像仁慈與溫良一樣，和平是光照之道的一部分。能夠締造或帶來和平的人已達到靈修生活較高的層次，慕洮博士解釋這和平如何在淨化之道的努力上產生更深刻的景觀：

靈魂因天主臨在，內裡得到光照，完全平安自在。和平的心境使一切在淨化之途上的艱難辛苦都顯得不算一回事。和平的恩賜使排除過分的依戀、分心的思想，以及自我中心的意欲等努力，都變得可以接受。天主藉祂不可言喻的安寧來撫慰這種努力。祂知道，不久之後，我們會多次失去這種和平，我們會再度陷入忿怒、不耐以及沒有必要的掛慮等等陋習中，而我們也一定要有信心，相信我們與主偕行的腳步更穩定，若我們求祂的話，祂一定會繼續賞賜我們和平之恩，這和平象徵我們不止息的心，以及基督之心——我們尋求和平的來源——
——契合。

聖奧斯定認為締造和平的人與被迫害的人都特別得獲智慧之恩，那是所有恩寵中最大的，因為有了智慧，使我們體會到作天主子女的恩寵。神聖的智慧給我們力量，使我們能以超乎人世的方法去實行天主的工作；使我們能清楚決斷地指引，從此世所有的掙扎中趨向永恆。

在解釋智慧與締造和平之間的關係時，聖奧斯定指出人總不能免除此世的一切邪惡。我們希望可以希望自己不受邪惡的引誘，但我們決不能免除不受邪惡後果的影響。智慧之恩使我們能克勝這些後果，好讓天主之光幫助我們在神修旅程上再接再勵，勇敢地走上艱困的和平之途。藉著溫良地順服，我們和天主及世人一同和平地生活，我們展望的是未來的美好世界。

為和平而致命的人是有福的

締造和平的人往往在這戰鬥的世界中受盡種種苦頭。一次，我訪問坎特伯里座堂（Canterbury Cathedral），那是聖多默白克特（St. Thomas a Becket）殉道之處。該聖人是十二世紀的英國人，是國王亨利第二的首相及好友，亨利委任他為坎特伯里總主教，但他卻支持教

會對抗王室。

他拒絕同意修改憲法以限制教會的權力，他和國王之間的裂痕因而無法彌補。他毫不妥協的態度觸怒了亨利第二，於是在聖所入口處被四名效忠國王的武士刺殺。連聖人的墳墓，也被宗教改革的國王亨利第八為消除後人的懷念而毀滅。今日座堂中聖人殉道之處，留下了美麗的紀念碑。

更意外的是，在座堂附近竟有一所紀念二十世紀殉道者的小堂。堂中的紀念碑上刻著大約二十五至三十位為基督而死，或是為追尋和平而死的偉大人物的名字。其中包括聖十字德蘭本篤、國柏、華倫堡等，他們是在對抗納粹暴力時犧牲性命的。這些人當中有些是我曾見過的，像馬丁·路德·金，有些我祇聽過其名，像在南非被殺的英國國教聖公會總主教，及俄國大革命時被殺的俄國東正教人士。

最使我震撼的是，在碑銘上貼著一張寫在羊皮紙上的新名字，那是薩爾瓦多總主教奧斯卡·羅梅洛。許多人或者看過有關他的影片《羅梅洛》(Romero)，一部近期最感人而傷痛的製作。羅梅洛神父是位溫文儒雅，熱愛和平的人，絕不願意捲入社會動盪的旋渦之中，可是窮人所受到的暴力與不公義的待遇，改變了他和他的宗徒工作的整個態度，使他無可避免地牽連其中。

儘管在四面楚歌之中，羅梅洛總主教開始冷靜地暗中走入痛苦的政治衝突裏。影片毫不留情地描述他力抗不義以至於被謀殺，傳達出無可言說的悲壯意識。有人告訴我，總主教知道自己終有一天會橫死在那反對他的人的手上。

更悲慘的是，在坎特伯里座堂內有一個長長的卷軸，上面的每個名字不單代表一百個、一千個、百萬個，而是千千萬萬在本世紀內死於戰爭的無辜者。他們大都像我們一樣，愛好和平，討厭戰爭。而在寫這書之時，波斯尼亞、撒馬利亞，南非……一直在戰爭殺戮之中。

在這紀念名單中，受害者有修道人、傳教士、外交家、政府官員以及英勇的人，然而大部分卻是普通的男女老幼，他們在某時某地，不幸成了瘋狂戰爭的犧牲品，以溫良與和平的精神面對死亡，也因而得知自己實在是天主的子女。

若要在靈修生活上成長，我們必需盡力不顧一切地做個締造和平的人。我們必需尋找因著聖寵藏匿在我們中的和平之港。我們必需與我們親愛的人或不喜歡的人共享和平。寬恕仇人，要為那受迫害及被忽視的人伸張正義。

我們必需和世界上千萬的普羅大眾站在一起為和平祈禱，支持那以非暴力方式為和平工作的人，願我們能熱切地祈禱，好使那祇有天主才能給予的和平，在所有人的心中，

尤其是我們自己心中生根。



智慧的聖神，和平的聖神，祢的聖所隱藏在誠心求和平的人心中，締造和平者的心靈就是祢的聖龕，正當祢慷慨地臨現在我心中時，我的心卻有著各種鬥爭。成了受傷感情的大貯藏庫，滿是不完全寬恕了的怨恨，以及長久以來的舊創。我這心原該是祢潔淨的聖所，因祢臨在的和平之光而顯耀輝煌。我應該去找智慧之金光與愛之馨香時，卻去找暗影與舊創。難怪我不能和我的敵人、批評我的人、甚至我的朋友、我所愛的人修和。我很少有和平的心境——即使在沒有分心而經驗到的平靜中也是如此。

啊！天主聖神！請賜我以智慧，好使我能在祢的臨在和光照下，

看到所有人、事。感動我，使我能清除我的內裏，也就是祢聖所中一切惡劣的記憶，幫助我去協助我所遇到的，要清潔他們內裏的人，使他們也找到和平。當這清除完成之後，幫助我歡迎「和平之子」進入我的心中。唯有這樣，我才可以締造和平，並且被稱為祢的子女。阿們！

註：該會是方濟大家庭中的一個小團體，嘉布遣會的分支，隸屬美國紐約總主教，總會院在紐約。

與天主交融的第一端真福

神貧的力量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很少人知道狄尼爾姆姆的生平，因為她難得離開故鄉紐奧良市。十九世紀初，她還是十多歲的少女時，得到天主的召叫去創立聖家姊妹會（the Sisters of Holy Family）。這是個專為黑人女子而設的修會，完全違反當時的社會成規和看來似乎是先見之明的看法。儘管當時社會根深蒂固的偏見和歧視構成了無限的反對勢力，但在修女的不斷努力下，修會終於成立了。

著名的婦女選舉權運動領導人安多尼（Susan B. Anthony），遠在一八四八年第一次女

權大會舉行之前，便稱道該修會的修女，說她們在街道上、家庭和教堂，努力改善種族的狀況。

當奴隸制度在美國仍然合法時，西班牙籍傳教士影響紐奧良當局，推行西班牙奴隸法制，該法對奴隸的壓迫較少。按照西班牙法規，奴隸的孩子是不准與家庭分開的。他們比較容易獲得自由。法律對他們比較有利，他們可以成立一個新階級，稱為「有色自由人」。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統的人有時被稱為「瓜道聯」(Quadrans)，意即四分之一。

這種獨特的階級——自由的有色人——給紐奧良以特色，使它有獨特的美食、輕鬆的時光、活潑的音樂、優良的舞蹈、精美的社會儀節。那是美國南方唯一可以貧富、黑白、奴隸與自由人一同參與敬拜，在相當程度上和平共處的城市。

即使如此，這些「自由」的有色人仍要抵受不少社會壓力：婦女們往往由於金錢的誘惑，給一些從北方或西班牙、英國、南美洲湧來到的所謂「幸運大兵」作第二家庭的主婦。

狄修女本身是個「自由有色人」，她勇敢地面對社會上各種歧視，她的膚色較白，本來可以使她被看作白種人，不致受到膚色較黑的修女們所受的困擾，然而她卻和她們認同，成為少數「選擇」自己種族的黑人女英雄之一，使得她的勇氣更為特出。

該修會創辦後一段很長的時間，人們對它一直反對不已。雖然狄尼爾修女自認為是天

主教修道人，但由於種族歧視，一直不能穿著會衣到公眾場合，也不能以正式的修女身分出現。可是神貧和謙遜的精神支持她，使她能繼續推行聖家女修會的基本工作——教育奴隸和兒童，普遍改善所有黑人的狀況，堅固他們對基督和聖教會的信德。

修女們的工作在不少白人甚至黑人的眼中不啻是反叛的行為，因為當時社會的狀況是，不少混血的黑人女子做了大兵們的情婦，大大地改善了經濟環境。（這些婦女和她們的女子被該城的風尚所保護，可是她們的命運卻冒著靈魂的危險，奴隸們的真正婚姻是教會承認的，非法結合則得不到教會認可。）

這裏限於篇幅，不能詳述她那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可是我們可以從下面的事實，看到她的勇氣、神貧和謙遜的精神有著不可言喻的力量。一八六二年狄修女去世時，她絕沒有想到她的小團體成長為數百位修女的修會，並成為紐奧良最受尊重的團體之一。當時混血婦女和特定「男伴」相會的舞廳，是個不名譽的地方，如今改為修女們主持的孤兒院。最近，紐奧良總主教請求聖座開始她的列品事宜，狄修女的一生證明了「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這一句話。

「好更多」的門徒

真福八端中最令人困惑的是「神貧的人是有福的」這一端。它在聖教會的歷史和神修歷史中，走過了痛苦的路程。間中有像聖五傷方濟各這類聖者，高舉了神貧的旗幟，給人一點點光照。然而大部分情形下，這一端真福總是被誤解、混亂，以至合理化了。

曾聽過不少人說基督沒有叫我們在「行動上」，祇是要我們在「精神上」貧窮。意思大約是：我可以有無數世俗財產，祇要我真的想成為貧窮就好。我常常奇怪，他們究竟想怎樣成為貧窮，說得正確一點，他們的貧窮究竟包括什麼。許多有這種看法的人，索性放棄了偽裝貧窮而過著追尋財富的生活。

「神貧」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在解答這問題之前，讓我們忘記以往對這問題所知的一切。再看看這令人困惑的詞語在二千年前的人聽來，有什麼樣的意義。

根據白祈利的解釋，耶穌時代的猶太人當中，有兩種人在當時社會被認為是屬於貧窮的：其一是貧農，其二是貧民。貧農靠瘠土生活，過著手作口食的生活。收穫季節過後，他們往往不知道什麼時候再有得吃，哪裡可以找到下一頓飯。

這類勞苦的人通常屬於某個鄉村或氏族。他們有社會性的根源（social roots），儘管極

度貧窮，畢竟屬於一個團體，有基本生存的保障。今日美國很多歐洲移民的後裔屬於這一類的背景，他們的祖先是佃農，祇有一點點或完全沒有金錢，祇是過一天算一天。

第二類窮人是極度貧困的人。他們沒有田地，沒有可以找到工作的固定地點，沒有屬於自己根源的鄉村或氏族，隨處流蕩，找尋短暫的工作，目的在日求一餐夜求一宿。他們比上述的人有更深的絕望感。

今日社會中仍舊有不少這樣的人，他們就算不是過一天算一天，也是過一個禮拜算一個禮拜；有些人靠失業救濟金、社會福利金生活，每月得到的是少得僅堪糊口的一點錢。以我們的生活水準作比較，肯定屬於貧窮之列了。

再看看比他們更貧窮的人。他們是大都市中的露宿者，每晚在不同的教堂為露宿者而設的救濟所過夜，從不同的社團中接受免費餐，從一處流浪到另一處，從不知道下一分鐘是怎樣的。他們一無所有，沒有家庭，有的祇是負在背上的東西，除了在街頭一同露宿的人以外，沒有任何親人。

好了，現在，請非常誠實地問問自己，你會不會願意屬於上述的兩種人？假定你屬於貧農，你是否希望過得比較好一點？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同意電影明星梅蕙施的看法：「我窮過，我富過，但富比貧好。」

即使在富裕繁榮的大都市如紐約，許多拉丁美洲人相當滿意自己的家庭、他們的鄰居，以及每日賺取微薄工資的機會。電視上播映的引人「要多一些」的節目，可能吸引他們的孩子孫兒，但我認識許多西班牙老祖母，並不覺得有離開哈林西班牙區的需要，他們似乎都喜歡那地方。

一九六八年夏天，有些善意的人來到哈林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一位年老的黑人太太對我說：「要知道，窮已經夠差了，如今竟淪落到要被『救濟』！他們不讓我安寧。」在一般情形下，她是我認識最快樂的人之一。如果一大堆人來到哈林，敏感不足熱忱有餘，說要設法改善她的「生活品質」，她有這樣的反應也不足為怪。我以為，那些人應該像她一樣快樂才是。有人想幫助窮人，我很感激，但我們可能沒有看到這些貧窮地區中已有的
一些優點。

神貧

試看吾主耶穌的生活，不能算是極度貧困，除了去世前那段時間，耶穌過著農村木匠儉樸的生活。後來甚至放棄了它，過著更儉樸的行遊宣道者的生活。雖然沒有房子，但他

屬於為人所知的職業階層，在他周圍總有一大堆朋友和敵人。祇看吾主的生活，我們可以假定祂並沒有要我們每一個基督徒生活在絕對貧困中，無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

那麼，「神貧」究竟是什麼意思？我相信最接近的意思是「態度的貧窮」。你也許會覺得奇怪，這和上述「理性化的」貧窮——有多少物質都無所謂，祇要我們內心是真正希望貧窮的——有什麼分別。「態度的貧窮」的意義來得更深。它涵蓋著一種深深覺察的意識——極度貧窮的、空虛的、近乎絕境的、不知何處得到下一口精神食糧，下一口精神氣息。

這種深奧的神貧和人類天性相抵觸。世俗精神鼓動人急躁、不耐、反叛，這樣，就等於宣稱不需依靠天主。在這端真福中，耶穌叫我們以完全不同的態度來生活：不斷地警覺並承認，我們在天主前絕對貧乏與虛幻，在普世之前絕對一無所有。

由於神貧和驕傲絕對相反，這端真福展現出精神生活的第三階段：結合之道的特徵。追尋天主的人在他們的存在中深深的體驗到，自己實在是困乏、空虛、貧窮、軟弱、虛無。他們覺得完全失去了天主，然而卻又知道天主就是他的一切。他們好像超然於世，對一般人忿怒的生活瑣碎無動於中。

真正神貧的人以吾主耶穌的十字架為榮，視十字架為寶，是無價的珍珠。十字架對他們來說不是空言而是實有。

聖保祿宗徒談到神貧的本質時，說天主在他身上扎了一根刺，免得他因得到太多啟示而得意洋洋。他所指的不單是外在的不便、無能、障礙、弱智或迫害，更是指深藏在心內的神貧：

但主對我說：「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全顯出來。」所以我甘心情願誇耀我的軟弱，好叫基督的德能常在我身上。為此，我為基督的緣故，喜歡在軟弱中，在凌辱中，在艱難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為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格後十二9-10）

你有沒有勇氣承認自己是貧乏的？甚至承認你在學識方面或在成就方面都是貧乏的？比如說，你辛辛苦苦地整頓自己的生活，建立起積極及天主寵愛的子女的形象。然後，有人來對你說，如果你要在神修生活上有進步，你一定得有神貧的精神。先是有人說你是天主的子女，是神父鍾愛的，你將承受天國的產業；但另一方面你又得相信自己是極端貧乏的。你會不會覺得基督的信徒走的是一條相當複雜的路？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

為了克服人類本性上的驕傲，在許多方面都得承認我們是困乏的。但我們總喜歡覺得自己重要無比，獨特非常，整個世界都要跟著我們旋轉。在夜空中看到熟悉的星辰，差不多感覺到我們對它有主權。

但你可知道即使最近的星辰實際離我們有多遠？半人馬星座是四又二分之一光年。美國射出太空船到太陽系時，時速幾千哩，又沒有大氣阻慢它，放射這太空船的工程師們計算，即使如此，也需要經過二萬四千年才可駛近距離最近的一顆星——那是以基督為紀元的十又二分之一倍的時光。多麼奇妙，我們又是多麼渺小！

生活在這似乎漫長的歲月中，我們自覺在自己細小的勢力範圍內是那麼重要。然而實際上，我們只是朝生夕死的蜉蝣，實在短暫不過。當我們仰望天際的星辰，真的可以吟唱出聖詠的章句：「世人算什麼，你竟對他懷念不忘？人子算什麼，你竟對他眷顧周詳？」

（詠八 5）

你可曾想到，即使以人類環境而言，我們是多麼渺小？我們並沒有在太空龐大的空間建立家庭，而是在有限的世界。我們都認識某些人，也祇有某些人認識我們：例如我們的

親戚、朋友、鄰居、上司、下屬、子女的老師、附近的店員、熟悉飯館的侍者，或者理髮店的師傅。

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細小環節。事實上，我們是人海中的一小部分。當生命完結時，有人會哀悼哭泣，可是大部分人並不察覺到我們的存在。就此世而言，我們是從暗晦走向湮滅。

有一年暑假，我在澳洲雪梨教書。在那裏，地圖上指頭般大小的太平洋海水流入城中間。如果你走一段短短的路程，走到環繞著海洋的山崖，你可以從欄杆往下望，腳下一千多呎的海灘上嬉戲的兒童看來像昆蟲，遠望無涯的汪洋別無其他，祇是水連天，天連水的一片，像無涯的孤寂。

然而，我們知道一個事實，奇妙無比的宇宙就躺在這平面之下：巨鯨、成千累萬的魚群，不同形狀，不同大小，無法想像的生物在這深不可測的黑暗的海水中浮游。在淺水中嬉戲潑水的兒童，會不會察覺到不遠之處，有無數的生命品種？絕不會！

人類也像個大洋。廿五代以前不過是五百年左右而已，你自己已經有二十七萬一千個直系祖先了，你可曾知道多少關於他們的事？同樣，從你的一代數起，廿五代以後，人們回望我們的時代，也不會記得你是他們二十七萬一千個祖先之一。

我們是多麼渺小，小得像螻蟻，又像顯微鏡下的微生物。祇有一件事讓我們不覺得毫

無意義微不足道：「你使他稍微遜於天神，以尊貴光榮作他的冠冕。」（詠八 6）

人世生命不致消滅，成為殘忍而冷澀的笑話的唯一原因，是天主無限的慷慨寬宏，祂使我們和其他受造物不同，祂給了我們永恆的終向。超乎人類理解的天主，從祂的無限永恆進入我們像顯微鏡之下的微生物般渺小的存在中。召叫我們朝向祂本身，藉著聖寵的神秘現實，使我們成了祂的子女。

我相信，祇有神貧的人才能認識他們實在是如何富有。祇有那些警覺到自己的無限渺小，把心神的深處完全開放給天主的人，才會知道做天主子女有什麼意義。

聖方濟常常說，要是人們知道他們的精神財富，便會放棄其他事物；他們祇要能擁有一點點聖寵所給的，非金錢可換得的內在財富，就會視其他一切為廢物。

望向永恆的窗子

馮剛神父在好幾篇文章中給我們指出，服從天主、崇敬之愛以及神貧是認識到自己絕對依賴、絕對孤獨、絕對脆弱而達至的。我們不管眺望星辰、探入深海，或是看到人世種族的龐大，都可以領悟到生命的一切，在在給我們指示出天主的無限美善，以及我們若沒

有了祂，便淪於一無所有。馮神父稱這種經驗為「自我疏離之感」，是走向神修旅程重要的一步。

細探自身，你發現最大的宇宙，最深的海洋就存在你靈之中。事實上，天空和大海比起你心內的天空和海洋要細小得多。為甚麼？因為天空要消失，大海總有一天要乾涸，世界要變成虛無。可是天主在你內放入靈魂，開啟一個透向無窮的窗戶。當你因著聖寵的幫助，藉祈禱和默想去窺探這窗戶時，你便可以看到你到底是什麼。

啊！人的靈魂是多麼無限！然而又是多麼可憐的受造物！看到自己許多時都未能善用內在永恆的財富，覺得自己多麼渺小卑微！一次，我在曼哈頓區嘉布遣會的聖若翰洗者堂第一次談到真福八端的道理。在宏偉而古老的聖堂內，有不少美麗的宗教古蹟，其中有一張為神父而設的古舊的雲石椅。我談到這端真福時，不禁想：「人們來聽你講神貧之道，而你自己卻在他們之前，坐在這把中古時代傳下來，幾百年歷史的美麗雲石座椅上向他們講神貧。他們將會說：『他是個人們要聽他講話，對他脫帽致敬的神父，他對於神貧到底知道得多少？』」

有時，在晨光熹微中，心神還未被當天的需求所擾亂的時候，察看自己的靈魂，但覺竟是無可言說的貧乏、可憐、罪惡感、愁苦——一種因身為神父的職責所引起的愁苦。每

當我施行聖事，格外走近聖寵之火時，我覺得像害怕被吸入火燄的燈蛾一般。

我相信，主教想到身為教會的主要牧者之一時，一定更感貧乏。我認識不少主教，覺得自己非常不配，極其謙卑，對於和他們職守相關的個人貧乏，深為警惕。

至於被選為教宗的人，一定極其謙卑。身為教宗，站在灰暗的曙光中，又將感覺何等警惕！有句意大利諺語一語道破精神領袖付出的昂高代價：「大大的披肩，重重地掛在緊防著不讓它掉在泥濘上的人肩膀上。」我相信，就是這種現實取去教宗若望保祿一世的生靈，他是個多麼謙遜的人，承受不了那莊嚴的召叫。

沒有人會不需要神貧的精神。要保守它，我們必需查察自己的靈魂，看看那浪費或沒有善用的恩典，那拒絕了的恩典，那沒有回應一切行善的召叫。藉著天主的助佑，體認到這一切，讓人有一種超脫自我，絕對神貧的精神。

一次我對德蕾莎修女說，我因為沒有做好交給我的任務而深覺羞恥，又悔恨從沒有真正的做到謙遜。她說：「振作吧！羞恥可以是到謙遜之路。」羞恥也是走向神貧之路！

在智慧中成長

神貧的人是有福的，為什麼？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聖奧斯定說天主教我們神貧，尤其是藉上智之恩學習神貧。藉著這恩賜，我學到如何在天主的光照下評估我們周圍的事物——我們的恩典、才智、失敗、成功、機會、喜樂與憂苦。

人怎樣從天主獲得更多智慧以明白神貧的意義？比如，你像我一般，是個還未走上「結合之道」的人，又怎能開始回應這令人震撼的召回？

我建議的第一件事是嘗試假裝神貧。「戒酒會」對那些想要放棄飲酒而覺得畏縮不前的人建議：「假裝你已經戒了酒，直到你真的戒了酒為止」。我想這方法可用在大部分基督的命令之上。我們的腳必需要長到可以穿大號鞋的時候，穿了大號鞋走起路來才會覺得舒服。

我可不是說我們要偽裝，要看起來像謙遜；我只是建議，做出謙遜的樣子，你也許慢慢地成為真正的謙遜。狄尼爾姆姆的行實中在這點上，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例子。她抵受一切不義，並積極地去消除它。她一定會覺得很忿怒，可是從不抱怨。為什麼？因為她是神貧的。

若你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神貧，可以問問自己下列的問題：

你能否割捨？

你是否能擺脫自己所擁有的物質，如汽車、房子、家具之類？這些物質是否是你注意力的中心？你是否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放棄生活上的一些東西？例如：你的工作、特長、天份、你個人的收入、健康、你對未來的夢想，以至你在慈善工作上的努力？更重要的，甚至你生命中更寶貴、更可愛的部分？包括你的配偶、子女、摯友？

對朋友及家庭的愛，往往給我們勇氣割捨世上的權力和財產。然而，唯獨受苦可以幫助我們和所愛的人分離。我見過父母因子女病逝或意外死亡之後，完全重新籌劃他們生命的重心——但那也祇是接受了天主准許他們暫時失去最親愛的人這個事實之後。

我們必需時時刻刻讓天主自由地在我們身上運作，哪怕是和最純全的愛有關。神貧的意思是，即使在忍受失去最親愛的人時，仍舊保持某種程度的平安。若我們不能從割捨中學到放鬆，我們將要終生被可能失去所愛的恐懼所威嚇。況且，如果我們依附得太緊，往往會把所愛的人嚇跑。

參與堂區或教會團體的工作也需要有同樣的割捨態度。我們不必經常想到死亡、悲哀、

分離等痛苦，但要明白此世每一美好的事物都有終結的一天。聖經說到永遠長存的神修寶藏之一是神貧的賞報。我們深信神貧決不會使人陷於絕境，因為耶穌說過，神貧的人將得天國。

捨棄的意思是儘管我們愛、享受並感激所有的一切，但知道一切來自天主，要歸還給天主。也就是說，盡力避免自私和耽戀。世俗和基督徒的宗徒事業水火不相容。利用與享受事物的傾向，即使在祈禱與精神安慰上，如果不和天主的意旨相合，始終是個陷阱。有時在看來似乎瀕臨一無所有的絕境之中，如果我們懂得捨棄，決不會失去永恆的東西，例如天主的仁慈。

你是否願意為那些有需要的人，放棄你辛辛苦苦得來的東西？

測驗是否能真正達到神貧地步的有效方法是，查看自己是否在許多情形下表現得慷慨。我們應該對窮人和有需要的人永遠感激，因為他們像鏡子一樣，反映出我們在天主面前的貧乏。

沒有天主，我們比世界上最淒涼的人都淒涼。傲慢的百萬富翁在不耐煩地等候司機為他開車門時，不會認識到自己的貧乏無助，也許非到無助地病倒在醫生候診室或精神病醫

生的醫務所時才有所體會。

人生的境況矛盾之處在於窮人與富人在各方面同樣地愚笨。衣衫襤褸的乞丐站在行人道上，看著百萬富翁從豪華的房車中鑽出來，可能心中充滿妒忌。可能祇有司機知道那富人是多麼貧乏的人。

從上述的嘲諷中，我們可以看到真福八端突出人性固有的矛盾。乞丐可能富於慾望，而富人可能因愚笨地信賴財富而貧窮，那有著神貧精神的司機可能才是天國中真正富有的人。我當然不是說富人都沒有做到神貧，也不是說所有窮人都是妒忌的。正如我以前提過的，我認識許多相當滿足的窮人，也見過不少十分慷慨的富人，他們不在乎自己的財產，但我也遇到許多並不富有，也沒有神貧精神的人。

你是否感覺天國在你心靈內？

第一個問題，關於捨棄物質，不執著於人與人的關係相當簡單。第二個問題要我們反省自己是否慷慨，令人有點不自在。第三個問題測驗我們神貧的程度。

儘管內心一片淒涼、分心、緊張、壓迫，你是否仍覺得天主國在心底展現？不管你在神修旅途上的境況如何，你應該這樣覺得。

天國在心內展現，不一定會使你覺得自己像美麗的玫瑰在初陽下開放，柔軟的花瓣沾著清露。不少基督徒感覺到的祇是一團骯髒的毛線，一段一段鬆解開來，或者被一頭頑皮的小貓踢來踢去，又或者像一件織好的毛衣被拆開來似的。

幸運的人可能探測到深深的內裡有著宏深的靈性，哪怕是多麼微弱也好。無論如何，你知道天主國來到你靈魂中，因為它要在聖善中成長。它要你每日多走一步趨向天主，否則不管你做什麼，都會覺得困擾，心神不安。它不斷叩著你的心扉，直到你答應為止。

下面一段話是慕洮博士談到通過聖寵在我們靈魂內運作所得的福份：

從人世的觀點來看，神貧使我們重獲自由，成為我們原本真正之所是：倚賴的、孤獨的、會腐朽的受造物，但我們又因有這種知識而得蒙祝福。並以此為基礎，追尋昇華的意義、愛的關係、為公共的利益而獲致高尚的成就。由於我們所擁有的不是永遠的，我們可能是，也實在是人和事物可憐的伴侶。沒有神貧的精神，我們是掠奪者，有了神貧，我們是守護者。

若你對窮人表示關懷，你便會知道，天主國已臨到你心內。一般來說，窮人的高貴及忍耐苦痛的深度，祇有少數接近天主的人才會體驗出來。

要增進神貧精神的實際方法之一，是和早已生活在這種真福的人交往。記得一次和推動家庭玫瑰經的裴頓神父（Fr. Patrick Peyton）（註）共進午餐。這位謙遜的神父八十三歲時去世，一生對千萬人宣道，從不承認自己有神貧的精神，可是你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極守神貧的人。

裴神父以簡樸、動人的方式談到他的農家出身，他虔誠的父母在一個小農莊中養育子女。他有許多政治領袖和新聞界朋友，但他總以最謙遜開放的態度和他們交往，他們也以衷心的熱愛與感激回應。感激有一位聖善的人來向他們求助。

窮困而熱愛天主的人

我最喜歡的神貧模範之一是位名叫譚遜（Francis Thompson）的十九世紀青年詩人。一次，我到 he 以前就讀的烏疏學院（Ushaw College）參觀，該校座落於英國對威郡（Durham）郊外。我慢慢地觀看滿掛在走廊壁上的照片。

靠近入口處掛了英國早期的主教像，他們是在面對迫害時勇敢不屈的傳教士。此外又有一八二九年，解除了以往對天主教徒的各種民事懲罰後，英國第一批冊立的主教的肖像。

再過去又是好幾幅巨大的主教像，他們的袍服比前面主教所穿的更貴重，好像英國貴族一般。他們的外表直到今日仍給人深刻的印象。我可以肯定他們大都是好人，他們中一定有許多是儘管外表衣著華麗，內心卻充滿神貧的精神。

走廊盡頭有一張明信片大小的照片，放在一個比它大許多的鏡框內，為了使這照片不致在這些寶貴的藏品中失去了注意力。湊近一看，但見一張從未見過那般愁苦而又滿臉病容的十六歲青年的肖像，看來好像缺乏營養而又孤獨的人。照片底下寫著：「方濟·譚遜」。有人認為他是英國文學界中最偉大的宗教詩人之一。

譚遜在一八七〇年進入修院，但稍後院長認為這個藝術家的靈魂不是為作神父而生的。譚遜輾轉努力追尋召叫所在，在醫學院待了一陣，改作推銷員又失敗了，入伍參軍又被拒，母親去世後染上鴉片毒癮。顛沛流離了八年後，瀕臨死亡的絕境，一位編輯把他救起送到療養院。戒除毒癮後，這位蓋世詩才開始潛心寫作，詩篇陸續發表。

譚遜多年來淪落街頭，家人因他吸毒而不相認。多少個徹骨的寒夜裏，他瑟縮在倫敦皮卡堤里廣場（Piccadilly Circus）附近食肆林立、行人熙攘的公園長椅上，貧病潦倒卻又充

滿美感，望著泰晤士河，把美麗的詩句寫在小紙頭上。

淒苦的詩人除了公園的長椅外，沒有任何枕首之處。可是他擁有了天國的一些東西。這同樣的奇蹟也可能發生在你身上。

在皮卡堤里廣場附近，名叫查陵渡（Charing Cross）的橋樑和紀念碑橫跨泰晤士河上，譚遜描寫出天主國怎樣來到一個貧困的人身上。他的確可以看到天主環抱著他。

啊！不可見的世界，我們看到你，

啊！不可觸摸的世界，我們觸到你，

啊！不可知的世界，我們認識你，

不可理解的，我們掌握到你。

魚兒何曾高飛去找尋大海，

兀鷹何曾俯衝以求天空——

我們何曾問問流動的星辰

可有你去向的傳言？

不在那摩天輪暗下之所，

我們給麻木了的想法要高飛！——

我們可曾聽到飄蕩著的羽毛，

拍打在我們自己用泥土阻塞的門廊。

天使們緊守著他們古老的位置，——

祇轉開一塊石頭，祇張開一翅！

「是你，是你陌生的臉孔，

錯過了許多輝煌的情事。」

可是當你悲傷得不能再悲傷之時，

呼喊吧！在你如此痛切的失落中，

橫跨天堂與查陵渡之間，
雅各伯天梯的交通閃著光芒。

是啊！在夜裏，我的靈魂，我的女兒，

呼喊吧！緊靠著天堂的邊際，

看！基督在水上，

不在革乃撒勒，

而是在泰晤士河！

本身是天主教作家的美奈爾（Wilfred Meynell）把譚遜的詩文輯集起來，他和妻子雅麗絲（Alice）二人都是譚遜的朋友。美奈爾在譚遜的一首長詩後附了一條發人深省的註腳：

譚遜死後在他的文稿中發現這首長詩。他可能還想刪除某些不協調的音韻，
補足某些音節，可是他絕不會改動他以前發表的作品中所預見的「天堂在大地，

天主在人間」的主旨。在本詩中，他把個人對當時當地的感受更深刻地表現出來。在這幾段詩句中，他回顧當日在倫敦河畔，人世飄零的悲慘歲月，而在陰影之下，卻是光輝耀目的查陵渡。

當譚遜望向流經偉大的倫敦城的泰晤士河時，感到無比的孤獨——那種祇在一大群陌生人所經驗到的特別孤獨之感。然而，溫文的詩人走到橋上的欄杆時，看到在水上神聖的臨現，他再也不孤獨了。

你也可以得見天國的一瞥，擁抱你內在的神貧吧，讓它改變你的生活，讓它干預那逐漸進入你眼前的局限與缺失，讓它幫你去接受年事已高、疾病纏身、挫折和孤獨。然後，在橫越水際的黑暗中，你要看見那永遠長存的唯一臨在。



天主聖神，祢創造萬有，一切都是祢的，然而，祢卻是靜默的，

深藏的，使我們從想不到祢完全擁有和支配整個宇宙。祢和聖父及聖子創造一切，統御一切，祢要我們把一切回歸於祢作為我們終極的目標。萬物因祢的智慧而受造，拯救我們免於愚笨的思想、佔有慾及權力慾。使我們時刻不忘我們祇暫時保管所有的物質，主人重來之日要交還一切。願智慧教我們慷慨、捨棄、樂於給予，以及小心接受。而最重要的，智慧的神，求祢以喜樂和愁苦，在美好或不幸的時刻中，喚起我們的心神，好使能時刻記得首先尋求永不消逝的天國。阿們！

註：斐頓神父主張，玫瑰經不僅是連續誦念的祈禱，而且是一系列凝思，善念玫瑰經者會因思想改變而應用於日常生活。參考爾斯著，蔣平權譯，《玫瑰經祈禱——現代默想》，台北：光啟，民89。

與天主交融的第二端真福

從黑暗中向玻璃窗外望去

心靈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

一位猶太籍聖女

最近列聖品的聖女十字德蘭本篤（艾笛思坦）將以色列的歷史和十字架的奧秘結合起來。對不同宗派的基督徒來說，勇敢的修女給抗拒邪惡的人樹立了美好的模範。下面是她一生有點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蹟。

艾笛思坦生於一八九一年，祖先是德籍猶太人。一九一六年，她以優異的成績在佛萊

堡大學 (Freiburg University) 取得博士學位，一度認為自己是無神論且熱心追求真理的人。她第一次和基督接觸是讀到天主經，經過一大段內心的衝突之後，因為讀到聖女大德蘭的自傳而深受感動。聖女的著作引領她到天主教會的門檻，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領洗，一個月後領了堅振。

艾笛思坦在天主教大學教學十多年，教的是哲學與靈修，最後加入哥隆 (Cologne) 的加爾默羅隱修院，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四日，取名十字德蘭本篤修女。她的決定使母親大為傷心，因為她認為女兒的修道身分違反猶太傳統，修女為了達成修道的意願，不得不忍痛離開母親。那時納粹反閃族主義迅速發展，但十字德蘭本篤修女對同胞忠心不渝，拒絕離棄他們，造成了日後被關進煤氣室接受死刑的慘劇。

德國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人都鄙視納粹所為，但不少人很早便隨波逐流，他們以為希特勒不會長久得勢，反抗他徒然被禁閉甚至被判死刑。一九三九年大選，納粹下令一切有權選舉的人都得投票。固然政府「鼓勵」他們「選」希特勒作元首，格拉芙 (Hilda Graef) 在她所著的艾笛思坦傳《學者與十字架》(The Scholar and the Cross) 中，描寫了當日修院中發生的一場辯論：

不少男女修院都關了門，修道人大都被逐出修院，一些好心人勸告修女們絕不要投票，但她們從沒有這麼做，因為她們獲准離開修院就是為了去投票……。

大部分修女有著同樣的意見：投希特勒一票，以免日後受反擊。因為在德國，投票者的名字是不保密的，若不投他一票，將引起極嚴重的惡果。此外，修女們又認為，不管投誰一票，結果總是一樣的。事實上，人人都知道，希特勒當元首已成定局。百分之九十八的選票一定是屬於他的了……。

可是，本篤修女堅決反對此舉，通常她總是溫文而又易於相與的，但這次卻一反常態。她一次又一次地勸修女們不要選希特勒，認為不管對她個人或修院的後果如何，希特勒是天主的敵人，他要德國同他自己一同毀滅。

結果，選舉那天大清早，選舉委員會來到修院收集修女們的選票，發覺本篤修女不是亞利安人。從那天起，她成了受注意的人物。長上調派她到荷蘭比較安全的修院去，但納粹仍跟蹤不捨。荷蘭主教極力反對把猶太人驅逐出境，然而納粹當局不久便拘捕一切有猶太血統的天主教徒。

以下是傳記作者詳述一九四二年，本篤修女抵達奧斯維茨集中營的情形。在那之後幾天，本篤修女和她的姊妹被關入煤氣室，和數不盡的無辜者死於大屠殺中。

八月五日，抵達集中營時，本篤修女的平和與鎮定給人極深刻的印象。集中營的悲慘難以描述，修女在婦女中不停安慰、幫助她們，活像一位自天而降的使者。

不少母親好像瘋了似的，整天不言不動，陷於失望沉思中，忘記理會自己的子女。修女照顧可憐的弱小者，為他們洗濯，關照他們。祇要她在集中營，便把洗濯、清潔作為主要的愛德工作，她的作為令所有人驚奇不已。

不論環境如何，艾笛思坦表現出對真理的熱愛。這使她潛心研修哲學，並且在日後加入她以前一無所知的天主教會。追尋真理的熱忱給她力量，給她勇氣在反猶太主義折磨最厲害時，成了加爾默羅隱修會修女。她熱愛的真理給她智慧去反對投票給希特勒。最後在面對死亡之時，使她忠於基督。

心靈潔淨是什麼意思？

熱切追尋真理是心靈潔淨的重要面向之一，也是精神生活成長的主要因素，尤其是達到最高境界——結合之道——的時候；不能追尋的人，不能期望趨近天主。耶穌說：「心地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得見天主」。

我們這些尚在心路歷程最初階段上掙扎的人，要從這端真福中多多學習。天主絕不會命令我們做難以實現的事。祂要開導我們有限度的心智，潔淨我們，提高我們低沉的精神。

這端真福首先指出人可以怎樣在心路歷程上邁開腳步，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必需有潔淨的心靈。吾主耶穌說「心地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得見天主」時，用的大抵是今日許多猶太人熟悉的希伯來語。在紐約，每一間猶太人開的肉店櫺窗上，總有重覆 kosher 的標誌。在希伯來語中重覆兩次的意思是加重語氣，表示這肉店賣的是極端潔淨的肉，是按猶太法律屠宰，小心處理過的肉。耶穌談到心地潔淨時，用了同一詞彙：kosher。

這個詞可用於形容一個人的品格及靈魂。有一次我聽到一個猶太經師說，祇有猶太人才可以有一張「潔淨的桌子」(kosher table)，但所有人都可以有一顆「潔淨的心」(kosher heart)，純潔的品格。希臘文的新約譯文把這個希伯來字譯成 katharos，意思是「潔淨」，

與英文的 cathartic 來自同樣的字根。

逾越節前夕，正統猶太人會把一切含有酵母的食物都清除掉。（不少人有幸從他們的辛苦中得益。一次，在逾越節前夕，經師的妻子來到我們的退省所，帶了好幾袋食物來，又用許多塑膠盒盛滿了湯，要我們分給窮人。）

為了要使房子絕對清潔，猶太人還把碗盤刀叉洗三次。經師的妻子曾經幽默地問我：「你看我們比得上洗碗機嗎？」這些風俗千多年來使猶太人保存了禮儀上的潔淨。

這裏，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件題外趣事：一位猶太女士告訴我，某次她們準備過逾越節時，偶然聽到他們的廚師，一位浸信會教徒，在把刀叉浸到水盆時，有她特別的方法。由於每個餐具都要浸到水裏三次，她每浸一件便有韻律地唱道：「因父、及子、及聖神。」我想，只有在美國，才有這樣不同種族、宗教、文化的融合。這樣的幽默現象一定讓天主教不禁莞爾。

Kosher 和 kataros 兩字也可以應用到其他定期清潔的工作上。你的房子是否乾淨到永不再需要清潔？假如有人發明了這樣的技巧，可真要發大財了；你的身體修飾得那樣完美，是否以後再也不必修飾？我能否對我的理髮師說：「這髮型真好，一輩子都無需再理髮，我們在黃泉下相見吧？」我們都知道，這是不可能，不永久的事。我們一生都要不斷地清

潔，不斷地修飾。

心靈上的潔淨也是如此。精神上的純潔是不變的狀態，它是個終極的目標，不是此世能達到的，而是一生不斷努力以赴的事。因為我們是人，是墮落的受造物，必須清除我們心智上世俗的成見，必須除去心靈上低賤的慾望。

我們要像猶太家庭在逾越節前夕那樣大掃除一番，清除對天主的冒犯。經過清潔之後，心智和心靈必須浸在天主的真理中一段長時間，好能洗淨任何世俗的污垢。

有時候，心靈祇需定期清潔一次，有時卻需要下大工夫，就像房子經過一場火災或水淹之後，要大事整頓。可惜的是，這種比較嚴重的不潔往往無聲無息地慢慢移動，使我們察覺不到心靈的房屋已陷入失修。火災、水淹的後果顯而易見，然而心路歷程上的指標卻不易辨認。

就以加爾默羅會修女的事實為例，她們以為應該投票給希特勒，儘管他的所作所為令人驚駭。她們都是虔誠的婦女，但環境給她們很大的壓力。有人認為十字德蘭本篤修女是猶太人，她的背景使她看這事比較清楚。事實上，不管原因是什麼，她確實看到真理。德國許多英勇的基督徒拒絕對希特勒表示任何支持，不少人為此付出生命，但多數人隨波逐流，不管心底多不情願，結果在心靈的房子裡留下一大堆殘垣碎瓦。

我並不是說在這種情形下，我會做出與人不同的事，而是要指出我們應該表揚、欽佩這些拒絕在精神的黑暗中隨波逐流的人。應該聽從這些潔淨心靈的指導和啟示。

不同層次的心靈潔淨

心靈潔淨可以分三種不同的狀態：觀念上、理解上以及意願上的潔淨。耶穌談到觀念上的潔淨時說：「眼睛就是身體的燈。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那麼，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該是多麼黑暗！」（瑪六 22 ~ 23）

肉眼可以在一天之內看到許多不同的事物，可是在我們本身心靈的深處，我們實在看到甚麼？例如一個穿著暴露的女子在公園中漫步，坐在旁邊長椅上的青年見到的是她迷人而帶勾引的姿態；另一人卻祇能看到有人經過後的影子；計程車司機看見的是個可能帶來生意的顧客；那年青女子的父親看到的是可愛的女兒；她的男朋友看到的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女子。端莊的女子卻看著她就覺討厭。

同樣的東西對不同的人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觀念。同是一個女子，在不同的人眼中，可

能是個誘惑人的人、一個影子、一宗交易、一個可愛的女孩、一個可能成為妻子的人、一個可恥的妓女；而追尋真理的人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她是天主的子女，被社會文化所支配，正處於可能誤入歧途的危險中，要為她祈禱。

理解上的潔淨是更深一層的潔淨，不單是看到，而且是了解，至少盡力在天主的愛內去了解。聖奧斯定把明達的神恩和心地潔淨的真福連合在一起。天主聖神希望給我們超乎自然的感受力。我們達到明白天主的意旨時，便不易被肉身所左右，不被金錢得失所把持，不在他人面前表現，不那麼幼稚、自私、批判，祇在愛與純潔之中成長。

這樣我們也能漸漸以清明的眼目看到那眼從未看過、耳從未聽過，或從未進入你心的天主國。聖奧斯定以為肉眼是無法看到天主國的，因為它沒有色彩；耳朵也是無法聽到的，因為它沒有聲音；它不進入人心，因為是我們的心要進入它內。

十年前因槍擊紐約警察史提芬·麥唐納（Stephen McDonald）而被判入獄的青年，最近因誤會而被釋放，第二天又再度被囚。受害的警察剛巧是我的朋友，那次槍擊使他終生癱瘓。新聞報導史提芬說他了解那青年再度被捕的失望。他又提到那青年的祖母，是個虔誠的教徒，一直支持她的孫子，和他一起面對這件傷心的事。從史提芬的一番話中，可以看出心地潔淨的一面，明達的恩賜使他體會到別人，甚至敵人的感受。在世俗的眼光中，這

青年是使他今後不能行動的敵人，但聖寵和信仰，令他成了勇氣和仁愛的模範，可是這種明達是不輕易獲得的，那是天主聖神的恩賜。

心地潔淨的最高境界是意願上的潔淨，這是更難達至的境界。要潔淨意願，必需能夠放棄一些東西——這不能以預見的喜樂激勵我們的一種景象。可是沒有受過任何失去的痛苦，沒有失去過更完滿地接近天主的事物，我們永不能達至天主創造我們與祂結合的目的。

從搖籃到墳墓——從生到死

正如我在本書開始時說的，靈修生活是不斷為了更大的益處而放棄較小益處的過程。我們一生都在和自己抗爭，不斷地努力捨棄那些不再需要的、阻礙我們接近天主的東西。這種嬰孩斷乳般的過程，從有生之日已經開始。母親餵我們吃嬰兒食品，為的是要我們逐漸斷離母乳或牛奶。等到我們有了幾顆牙齒，又給我們別的比較硬的食物。學步時，有玩具和兄弟相伴，覺得很安全，可是等到那令人心煩的一天到來，我們被送到幼稚園或小學一年級去，許多孩子會哭會怕。到外面的大千世界去，對年紀小小的孩子實在是件可怕的事。我清楚記得自己入學第一天的興奮和恐懼。

就這樣，我們一生不斷捨棄，不單放棄一些壞的東西，也放棄一些對我們靈性成長不相干的或沒有幫助的東西。這種清洗過程可以是非常痛苦的，可以說是靈性上的大手術，沒有天主的聖寵簡直無法生存，可幸我們不用獨自承受這種手術。

你曾否列出一生之中失去的東西？就以我自己為例，像一些已度過生命的黃金時代的人一樣，我發覺不單頭髮開始稀疏，健康和活力也隨之而減退。我希望年紀愈大愈有智慧，但肯定的是我體力日差，離開此世的最終的淨化之日為期不遠。要小心，不削減天主賞給我們的日子才好。我希望能集中所有的熱忱，去擁抱死亡的終極淨化。

在第一章中，我們談到在一生當中，可能有某些特別美好的事物，它們甚至可能有長存不朽的價值，但它們本身並不會長存，這些都是不可靠的東西。例如，你住在一個寬敞舒適的農莊，是養兒育女最理想的地方，可是總有一天你不能再擁有它。又或者，你和我一個深深愛著的人結婚，你屬於一個非常團結的堂區，你享受到持久的友誼，但早晚你要離開這些在你生命中有著重大意義的人、地、事、物。你不要覺得驚奇和害怕——最少，不要太害怕。

即使耶穌自己，以最潔淨的心去愛世人的耶穌基督，也要經歷這種淨化的過程。祂要離開兒時居所納匝肋的家。沒有任何家庭可以比聖家更聖潔；然而按照傳統說法，聖若瑟

在耶穌未出外傳教時去世，事實上，我們奉他為善終的主保。若瑟離世之時，我深信聖母和耶穌都為此而哭泣，因為他們畢竟是人啊！

人類之中最純全的耶穌，祂本身可曾留在世上？祂塵世的肉身並沒有。聖母瑪利亞忍受了可怕的痛傷苦楚，她得親眼看著最無辜的愛子死在十字架上。而聖家三口最後變成祇剩下一人，聖母成了沒有人可以完全了解、令人困惑的人。聖母瑪利亞經歷了人世間沒有人經歷過的事，而她在靜默中等待著自己的去世之日。我們稱聖母為憂苦之母，因為她要忍受失去一切之苦。求她幫助你逐漸捨棄你生命中的一切，是最有效的。

面對這種淨化的過程，你可以頓足捶胸，大叫大嚷，或是安靜地接受。你可以忿怒地緊握你所愛的死命不放，將怨怒投向上天；或者安然接受：儘管淚眼汪汪，滿心悲哀地接受，但卻帶著深深的內在平安，因為你明白，天主愛你，以最完美的父愛來愛你。

你要循哪一條路走？不管你以何種方式，你到底都要失去一切，可是若安然地逐漸捨棄，你會獲得心靈潔淨的賞報，而趨向心靈潔淨的每一步，都讓你在心路歷程上前進，使你逐漸成長，使你越接近天主的心神和意願。

痛苦中的平安

即使處於最惡劣的環境中，如果把一切順服於天主，願意失去一切以得到一切（借用聖十字架若望的話），會得到一種內在的平安。有人看到聖十字德蘭本篤死前不久的情形寫道：

我個人的印象是，她極為悲傷，但沒有焦慮。除了說她給我的印象是她承受著巨大的悲哀的重擔，使她即使在微笑，也祇能令人更為悲哀，再沒有更好的形容了。她很少說話，祇以難以形容的感傷望著她的妹妹羅莎（Rosa）……她在想到所預見的悲劇，並不是她自己的悲劇，她對這些已泰然處之了；而是想到那正在臨近別人的悲劇。在我的記憶中，她坐在小屋內，整個外貌給我的印象簡直是一幅「憂苦之母」圖像。

你曾否想過一個在達到最高的第三種結合之道的人，是個不動情感、淡泊，對世事世

物淡然視之，好像是個毫無感情與人性的人？事實並不如此。下面是一位名叫維那斯（Johannes Wieners）的德國士兵述說本篤修女去世前幾天和他相遇的景象：

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他和幾個同袍在庇里斯羅（Breslau）火車站接軌處等候，因為他們的車要修理。這時，一列火車從相鄰的鐵軌上駛入月台。大約一分鐘左右，一名衛兵把其中一車的門打開，維那斯看到令人喪膽的一幕：車中塞滿了人，哆嗦地蹲在地上，車內傳來一陣惡臭，使車外的人差不多要暈倒。

一個穿了修女服裝的婦女站到空曠的地方。維那斯憐憫地望著她，她於是對他說：「可怕極了，我們沒有什麼容器可供衛生需要。」她望向遠方之後，又望向城鎮的那邊說：「這是我可愛的家鄉，我永不會再見到它了。」

他滿臉疑問地望著她，她猶疑地加上一句：「我們在駛向死亡之路。」
他心頭一震，凝重地問道：「你的同伴們都以為是這樣嗎？」

她的答覆來得更遲疑了：「他們不知道更好。」

維那斯的隊友因為他與猶太女子談話顯得生氣，開口斥責他。但其中一直

在旁邊聽著的另一個兵士加入談話。二人在忿怒的隊友面前細聲地討論能否給那些人一點幫助。

聖十字德蘭本篤聽到其他人的反對。因此當二人問她需否給她的同伴一些吃喝的。她答道：「不！謝了，我們什麼也不接受。」

火車上清楚地寫著那是從荷蘭開來的列車。這時候，坐滿德軍的火車鍋爐已重新裝滿了水，車廂再度接上，士兵都上了車，離開庇里斯羅車站。

十字德蘭本篤修女的外表可能十分平靜，可是我絕對相信她內心充滿最深沉的人性。她關懷的似乎不是自己的痛苦，而是她同伴的痛苦，那些遭受不人道待遇以及對於他們最終的命運缺乏了解的人。潔淨的心靈使她可以看到、想像到那最可怕的事情，但仍然親密地接近天主。

我們生活在普通環境中，和天主結合的最好方法是享受天主所給的一切美好的東西，但時刻準備放棄它，如果天主要我們交出時，高高興興地交出來。

我們經過這段心靈潔淨的過程時，會得到一種成長的能力，以識別天主要我們放棄的

東西，知道什麼是短暫的，什麼是永恆的。天主聖神會幫助我們走過這最高的途徑，一部分是藉明達的神恩，超性的明辨，使我們有能力去分辨出天主要我們放棄的東西。

那追尋真理，努力不斷地希望以潔淨的心靈成長的人，他們的最高指標是希望——那是說，不是他們永不會失去東西，而是在失去之中，他們會得到一些永遠的好處。他們隨時準備、隨時願意失去所愛的人、或任何事物，並且深信終有一天，會再得到它們。

這其中蘊涵著聖善的偉大秘密。我們每人終有一天會走到生命的盡頭，而當我們趨向死亡的門檻時，那誠心地要增長心靈的純潔的人，便能安然地把所有放下，對上主說：

「主！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您手中。」

即使在失去時也能找到天主

有些人終日愁眉苦臉，好像每天都在苦難之中。連見到他的人都變得黯然悲愁。不知什麼原因，他們覺得作為一個好的基督徒，就是什麼也不要喜歡，任何享受都是不好的。我覺得這樣的靈修生活是可悲的。

天主創造我們並不是要我們什麼也不享受，終日愁眉苦臉。祂要我們日漸成長為心靈

潔淨的人，從著眼於較小的事物轉移到更重大的事，從聖善變成更聖善。祂的確要我們以值得喜愛和珍惜的東西，取代罪惡的生活。當祂要我們這樣做時，我們要甘心情願地去做。

千萬不要聽信那說靈修是除了天主之外什麼也不要愛的人。反之，愛天主是愛天主內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位聖人都有著共通之處：有偉大的心靈。我們其餘人的靈魂都壅塞著一大堆東西，其中有些是壞的，有些是不再有用的，有些是與純潔地愛天主毫無關係的。

透過明達的恩賜，天主聖神慢慢地領我們到智慧的最高境界。我們開始領悟到在心路歷程的盡頭，每一事一物開始匯合。超然與順服同信德的富饒與望德的喜樂聚合在一起；成功或失敗、健康或疾病，生存或去世，一切都朝獨一的方向進行。我們存在的每一方面都趨向唯一的現實——天主之愛在召叫我們，而我們的本體必需回應。

這是個事實根源的問題。當失去不可復得而又極其珍貴的東西時，你有怎樣的反應？若你失去了一位堅強而可靠，沒有任何人可以取代他的位置的人，他的消逝令你隨著時日過去而更為寂寞，你怎樣自處？忿怒心灰意冷？瘋狂地活動？退隱？這些反應都是自發的，而在罕有的時候才是「錯誤」的。然而它們通常也不是對痛苦與損失最佳的靈性見解。

若你想長成潔淨的心靈，千萬別反抗天主。在痛苦悲傷與損失之時，設法以你靈性的眼目去看天主的臨現。在失去你所珍愛時，便最能成長而趨向天主，當你知道即使失去所

有，天主仍舊存在，便不需要害怕了。這就是純潔的心靈的意義。當你失去最珍愛的東西時，是你成長而趨向天主的時刻，而當你知道即使失去一切，仍然有天主，那麼，便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了。這也就是心靈潔淨的意義。

人生中什麼是最好、最完美、最有價值、最可貴的東西？是與人有堅實而親愛的關係。一個富有的人如果不能愛人或沒有朋友，其實是個貧窮到極點的人。而一個貧窮的人能夠愛人及被人所愛，是個富敵天下的人。

格林多前書第十三章告訴我們，若我們有能力、有全備的信心、犧牲的精神，但沒有愛，對我是毫無益處的。除了愛以外，其他每一事物都是不完美而註定要過去的。然而即使這最大的好處，有時候不也好像是脆弱得驚人嗎？在我們一生的過程中，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受到失去所愛的痛苦嗎？

當你失去最親密的友人——哪怕是因死亡或別離，甚至失和，痛苦總是深入心脾的。你要和雙親告別，即使他們已得享高壽，仍是痛苦不足為外人道的。若你失去所愛的配偶、兒女，那種永訣的痛苦又是怎樣的劇烈！它似乎一日比一日增長而不是日漸減弱的。即使歲月過去，絕不消失，祇是被內在深處的痛楚所取代罷了。

可是身為基督徒，我們知道，這種失落不會是永遠的。我們知道，有一天，超越墳墓

之外，我們將與所愛的人重逢。因此，在此生中我們所做的一切應該在某一方式之下，和
人世最高利益相關連。可是在某一段時間之中，我們應該願意犧牲，即使是最寶貴的東西。
耶穌，天主聖父所愛者以及愛人靈者會給我們指示應走的途徑。

心裏潔淨的人要看見天主

最後的一端真福總結靈修生活的挑戰。它是人類成就的最高境界：得見天主。若你覺
得自己尚未達到這境界，不要覺得驚奇。通常，我們在世上的人都看不清楚自己究竟到達
了什麼境界。相信我們大部分人離開這種靈修的頂峰——默觀的領域還有好一段距離。

然而我們也不要失望，因為這端真福應許我們驚人賞報：永遠以愛的目光注視著那生
命與愛的泉源——神聖的那位，而這正是我們人類生命的最終目標，也是我們精神上永遠
休息之所。

我一生之中有幸親眼從一個人的臉上，見到這種似乎見到天主的幸福注視。那是我
十八歲那年，一個晨光熹微的早上，在初學院的小聖堂裏，看到天主謙遜的僕人祈斯神父
沉浸在神樂之中，目不轉睛地注視著聖體龕。我整個人被這景象懾住了，我絕對相信，眼

前的景像就是舊約中梅瑟所祈求的：「上主啊！我渴望見到祢的聖容！」

耶穌應許我們，「我必不留下你們為孤兒；我要回到你們這裏來……到那一天，你們便知道我在我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若十四18，20）。聖奧斯定說，愛天主、愛世人，祇能在與基督結合之中——藉著祂的出生、祂的生活、祂的痛苦與聖死，以及祂所做的一切——才可以做到。如果我們要真正的愛人，又能在時間到了，甘心情願地棄捨他們。如果我們要享受天主真正的臨在，一定要不斷地追求心靈的潔淨。

我們一旦以真正不自私的愛去愛人時，才是真正漸漸愛天主。我們必需愛那給我們禮物的一位，而不是所給的禮物。天主的禮物是寶貴及令人高興的，它吸引我們向天主。高深的默觀的靈魂，經驗到人心所感受到最美妙的福份，但不管福份如何寶貴，必需不要阻礙心靈的發展。

要體認到真福八端中得見天主的承諾，心靈中必需毫無阻滯，澄澈無一物。這是聖五傷方濟的極度神貧，十字架若望的絕對虛下。心靈潔淨的人總不免會有一種空虛之感，一種想像中的貧窮，使我們在初期的神修歷程中充滿恐懼。詩人譚遜在他的〈天國的獵犬〉（*The Hound of Heaven*）一詩中寫道：「我深怕有了你我便再沒有其他了」。

當我們努力在靈修歷程開始求取進步時，我們需要一些保證，保證我們達到最高峰時

會得到一些東西，最好甚至是得到——個人的保證。但有經驗而誠懇的基督徒會立刻告訴我們，我們要依靠的是基督的十字架，那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十字架的矛盾可能令我們更迷惑而不是安慰。默西亞似乎一時間和天主聖父失去了聯繫。他說：「祢為什麼捨棄我？」稍後，在他氣息尚存時又順命地說：「我把我的靈魂交在祢的手裏。」表面上失去天主，其實正是找到祂的方法。這不是單單一個美好的想法，而是要清楚地緊記的事實，因為在重病或死亡時，你可能要不斷提醒自己這個事實。

基督徒的靈魂走上加爾瓦略山時，需要各種支持。耶穌本身在耶路撒冷及加里肋亞聖善的婦女中，在他的母親和他的門徒中，以及十字架下的婦女中，得到一些支持。我們一生竭力以純潔的心神去愛天主，也可以緊靠這些朋友。像基督一樣，我們也可以從站在十字架下，他忠心慈愛的母親身上得到最有力的支持。

基督一定會做到

真福八端是我們心路歷程上可靠的嚮導。說得好一點，我們恆久的伴侶是耶穌自己。和他在一起，我們的努力和奮鬥讓他在我們身上施為。固然，聖寵絕不是廉價的，它需要

我們逐漸回應，即使在最黑暗之夜和最痛苦的考驗中，都能忍耐地追隨真福的途徑。這樣，我們會開始明白一個深沉的奧秘：我們每一個人的靈修生活是基督的苦難、聖死與復活的另一面。

下面一段是聖十字德蘭本篤所寫，道出了基督徒整個靈修歷程和基督救贖行動相吻合：

在基督的苦難與聖死中，我們的罪過被煉淨了。若我們以信德去接受它，若我們忠信地奉獻自己去接受基督，也就是說，藉著效法基督，祂會引領我們「通過苦難和十字架，到復活的光榮」。這正是默觀生活的經驗：通過補贖之火，到蒙福的愛之結合。

祇有基督才能拯救我們，祂以祂的聖寵引領我們前進。祇有祂才能打開永生之門，在我們此世的旅途終結之日，祇有祂才能消除我們的罪過，使我們能趨向天主御座之前，完全與祂和我們的兄弟姊妹永遠結合，而祇有基督才能使我們即使生活在世上也可趨向天堂。祂會幫助我們，即使在今世，也能開始把天國掌握在手中。



吾主耶穌基督，祢是可讚美的，因為祢本身來自永恆無窮的福份，祢一直與我們同在。我們無法明白祢「空虛自己，取了奴隸的形體」的意義，然而為了我們的得救，祢永生之言，卻為我們這樣做了。祢來到我們之間，祝福我們，卻被我們咒罵；祢療治我們，卻被我們所傷；祢提升我們，卻被我們推倒；祢締造和平，卻被釘在十字架。祢接受死亡的背後隱藏著天堂上多大的奧秘！祢本身是生命卻要死亡，比起祢的復活和永生，對我來說更為神秘，因為祢來自一個沒有死亡祇有生命之泉的地方。祢是福樂之泉卻要被咒詛和被釘死，比祢復活受光榮，對我來說更為神秘。可是祢的溫良力量無比，能克勝一切邪惡的力量。祢的謙遜擊敗一切邪惡可怕的力量。

上主，天主！我們不能了解此世既可怕而又能消逝的邪惡力量。

我們看到它像失去了控制似的在加爾瓦略山及奧斯維茨集中營以及其
他無數地方肆意活動，我們一生和邪惡鬥爭，甚至在心中和它戰爭。

而祢，充滿福樂者！祢是我們這場戰爭的總司令，是我們這場原
本無望的戰爭的護衛者。請派遣祢的聖神，給我們戰鬥的武器，使我
們能繼續作戰，贏得那沒有祢難以希望打贏的好仗。請把祢的真福八
端寫在我們的心版和靈魂上，使我們能像祢，和平之子那樣作戰。願
我們不致軟弱膽怯，願我們在被召作戰時，不致臨陣退縮，在正義與
和平武裝之下，不惜代價跟隨祢，因為祇有這樣，祢的國才會來臨。

阿們！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天堂在我心：領受渴望已久的真福 / 葛羅謝爾
(Benedict J. Groeschel) 著；梁偉德譯。--
初版。-- 臺北市：光啓，2000[民 89]

面： 公分

譯自：Heaven in our hands：receiving
the blessings we long for
ISBN 957-546-411-7(平裝)

1. 天主教 - 靈修

244.9

89011200

天堂在我心

領受渴望已久的真福

二〇〇〇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 者：葛羅謝爾 (Benedict J. Groeschel)

譯 者：梁偉德

准 印 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狄 剛

出 版 者：光啓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100)辛亥路一段 24 號

電 話：編輯部(02)2367-1750 門市(02)2367-6024

發行部(02)2368-4922 傳真(02)2367-2050

郵政劃撥：0768999-1 (光啓出版社)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 行 者：甘國棟

E-mail kcpres@tpts4.seed.net.tw

中文網址：<http://www.tec.org.tw/kc>

英文網址：<http://www.tec.org.tw/english/kc>

文字編排：協你成彩色印刷企業有限公司

承 印 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 話：(02)23680350 23673627

定 價：190 元

205236

ISBN 957-546-411-7



本書簡介

真福八端是承諾，也是挑戰！

葛羅謝爾神父按照傳統神修三階段——煉淨、光照、結合，逐一說明八端真福在我們生命當中的挑戰和許諾，刻畫出趨向聖善的生命歷程。作者特別強調聖神之恩的運作，唯有聖神以兀鷹般的翅膀提攜，我們才可能領受渴望已久的真福。

你在神修的旅程上處於什麼境界？儘管向前走罷！天主會引領你走近祂，以真福八端的恩賜帶給你生命和力量。天堂不在別處，就在你的心中。

ISBN 957-546-411-7 \$190



205236